

仙篮奇剑（中）

第十五回

荐桥集彭元再卖剑

盈福巷萧菱三试锋

当日彭元、秃子出去察看动静，果然大街上戒备森严，凡是年轻女人行路，都受盘查。相府门前防范更紧。高围墙外，带刀的护卫密密麻麻。

原来吴骥向秦桧禀报夜间之事，不说仇人寻他，只讲刺客越墙是来杀相爷，被他打伤逃遁。那秦桧正得高宗信任，在朝中权倾一时，哪里容得这等事？又闻得刺客虽是女流，却武艺超群，出入相府高墙如履平地。他刚刚杀害岳飞父子不久，心怀鬼胎，猜想是岳飞旧部派高手寻上门来，又觉胆战心惊。秦桧厚赏了吴骥，表彰他退敌之功，命他府里日夜巡查，又派了军队驻守，并下令在京城挨门挨户搜查刺客。

萧菱听了这情况，又兼彭元、秃子劝阻，也不再想贸然去闯，一连十数日，就在家里教秃子武艺。秃子学彭元奇术虽然不成，学萧姐姐武功却一点就明，每日都有长进。不只彭元，就是萧菱也觉惊异。秃子又勤奋，萧姐姐教了，他就练个不停，夜里也独自在院里演习，不是萧菱来拉他，断不肯回去睡觉。

最令萧菱惊奇的却是秃子的力气。她教秃子伊始就看出他力大无穷。“这孩子力气不仅远在我之上，就是武林中那

些出名的力大人物，怕也无法同他相比。凡力气都由筋骨上来，他年幼矮小，又骨瘦如柴，怎么会有这样力气？这或与彭元的指点有些关系，但那又是个什么关系？”萧菱百思不得其解。因已向秃子传授本门派真实功夫，与他有师徒之谊，也就不再避嫌，一次问秃子说：“你是哪里来的这力气？”

秃子张口就说：“是吃了小元哥哥给的大仙桃！”

萧菱一听，心中不快：我教你功夫，毫无保留，你对我却少一些真意，明明在那里胡扯一气，还一本正经，不觉丝毫羞愧！秃子见他“师父姐姐”脸上露出不悦神色，着急地说：

“要骗你，我是个大王八！那桃子极大，见也没见过，也不知我小元哥哥哪里弄来的，就装在他小篮子里。也不知怎么回事，那么个小篮子竟装了好几个，还能放别的东西，不是亲眼看见，我都不信！他第一次把与我吃，我一场大病好了；他后来又给我吃一个，我就把那个石头狮子搬进院里来顶门，还把这棵树结拔出来了——你别看它现在好好地长在这里那天可是让我连根拔起，整棵倒在地上！”

萧菱见秃子说得认真，彭元小篮子有些奇异东西她也亲自领教过，便有些信了。看看师父姐姐颜色缓和，秃子又说：“可惜那桃子都给我们吃光了，要不，我准定向我小元哥哥讨一个，给师父姐姐尝尝鲜！”

萧菱灿然一笑：“你少拿空话讨人欢喜！要是桃子还有，你还不跟我说呢！”

话说这一日彭元出门去了，萧菱执着一把竹剑，在院里教秃子峨嵋正宗七十六路剑法。教了几式，指点一番之后，让秃子自己在那里练习，她回到房中，坐下出神。想到日子

一天天过去，父母兄弟惨遭杀害的深仇不知何日得报，心中十分郁闷。吴骥那个恶鬼龟缩在相府，相府又守得铁桶一般，如何进去？那夜在客店，彭元告诉她，他出入相府自如，要替她报仇。彭元到底是个孩子，他也不知，这报仇的事是别人代替得了的么？自己谢绝帮助，是理所当然的。但没有彭元的帮助，单凭自己，确实又一筹莫展，想来想去，心中悲伤，眼泪不觉流了下来。

那秃子练得头上见汗，停下来喘口气，却觉屋中有啜泣之声，屏了气息细听，正是他师父在屋里哀哭。秃子惊慌，直跑进里间，拉住萧菱的手说：“姐姐，你怎么啦？”

萧菱用手将脸掩住，并不回答。秃子说：“姐姐的心事我也知道。你想出去，不能出去；我们要替你去办，你又不让。这样大的事放在那里，心中怎么不急？可是你空着急也于事无补，急坏了身子，就什么也办不成了。”

劝说了一番，看看萧菱还哭，秃子想想，站起来说：“你不让我们替你办，我就听话，也不去办。我只出去替你打探一下消息，要是吴骥那老小子出来，我回来告诉你，你就拿了宝剑找他，把他脑袋削下来……”

秃子说着，转身朝外走。萧菱急了，上去抓住他胳膊。秃子力大，只一甩就挣脱了她手，一直跑出大门去了。

到了大街之上，秃子有些茫然。说两句话劝劝人，这事容易，当真去做，就如登天一般了！先说这个吴骥，他就不认识，就算他迎面走来，他也不知道是谁。再说吴骥住在宰相府，宰相府在哪儿，虽说鼻子底下有个嘴，可以打听，自己是个穷叫化子，眼下问相府在哪儿，不惹人生疑？坏了事，一查这个小叫化子住在哪儿，反把萧姐姐隐藏处暴露了。就算找到宰相府，

又怎么进去？在大门口叫唤？说“吴骥老小子你出来，在这儿等着，我回去叫我姐姐，让她把你脑袋削下来！”简直是没边儿的事！

秃子在大街上没头的苍蝇一般胡撞了一气，撞到荐侨集上，也没撞出什么结果来。他站住愣了一会儿，一抬头正看见彭元在人群里站着，怀里抱着一把剑，剑上插着草标。

秃子一见就乐了，挤上去说：“你已经骗了姐姐一大块银子，还嫌不够本儿是怎么着？什么时候又把她宝剑偷出来了？”

彭元也笑着说：“我赚了银子也是你的，你就少跟我废话！”说着，凑到秃子耳朵上，如此这般，说了一番。秃子听了，喜从天降，一溜烟走了。

彭元怎么又跑到集市上卖剑来了？他跟秃子究竟说了些什么？

书中交代：彭元心里头也搁着萧菱的事，他见这两日街上盘查得松了，想把吴骥调动出巢，让萧菱报仇。他早上同秃子、萧菱一起吃过早饭，信步走出。拐出巷子，脚步加快，直奔宰相府，在僻巷里取出小花篮，掏出那套阔公子的行头，穿戴好了，背上个包袱，隐起身形，就站在相府门口等候。

工夫不大，大门内走出一个人来。彭元一见，转身就走。走出的人是秦府一个家将，名叫秦孝。这些日子相府里紧张，秦孝一直不得脱身。这几日略有些松动，他告假一天，到街上寻那热闹去处闲逛。

走出相府大门没几步，他见前头有个衣著华丽的小公子，背着个包袱，摇摇摆摆地向前走，看样子包袱沉重，有些吃力。秦孝急着要去街上寻开心，步履轻快，看看就要赶

过那个小公子，却见那小公子把滑下肩去的包袱向上一颠，只这一颠，一块闪亮的东西掉了出来。秦孝见了，心中一动。那小公子并未察觉，只管向前走。

秦孝放慢步子，低头细看，果然是个金镫子！秦孝弯腰拾起，攥在手中，心里怦怦直跳，幸喜那孩子一直不曾回头。看看左边有条小巷，秦孝悄悄拐了进去，撒腿就跑。跑了一段，回头看看无人，放下心来，仔细看金镫子，见有“足赤”字样和银号印记，秦孝心花怒放：

“我拿去打双金镯子送我婆娘，不知她会多么欢喜呢！”

他把金镫子揣入怀中，紧走几步，忽然又生新念：“那包袱不大，却显得十分沉重，里边定然都是金子！再往前走就是陋巷，我脑后一拳把那娃娃打昏，拿走包袱，他们哪里去寻我！”

想到这里，秦孝掉转身大踏步往回走，边走边后悔：“怕是那娃娃已去得远了……我先前怎么就没想出这主意呢！”

走出巷口，秦孝又突然缩回巷来——原来那小公子就在巷口外不远处一个石阶上坐着喘气。秦孝高兴，躲在巷口外等。只听那小公子叹了口气，自言自语说：“我父亲也忒老得胡徐了，这许多金子，让我一个人拿！他不怕把我累坏，也还罢了，就不怕有人一拳把我打昏，把金子抢去？”

秦孝听了，心里一惊。又听那公子说：“离家还那么远，我得选一条路走。走人多的地方，准会有人看出我背的是金子。挤来挤去，谁把手伸进我包袱，偷一个金锭子出去，我连知道也不知道。他得了便宜，我回去定会挨骂！我还是挑僻静的小巷走才好。僻静小巷里没人，谁也不知道我带着金子呢……”

秦孝听了，心里暗自高兴，再听听没有动静，他从巷里探出头去，见那小公子已经背起包袱，朝前走去，便也随着拐出小巷，悄悄跟在后头。

那小公子走了一段，果然钻进陋巷。秦孝四顾无人，紧行几步，就想下手。不想追到离那小公子五六尺光景，再也无法靠近——也不知怎么回事，看着那孩子就在前面不远处慢慢悠悠地晃，自己拚命奔走也追不上！

追了一阵，出了巷子，却是荐桥街的闹市，那小公子挤进人群，竟不见了。秦孝想，他出了集市，或者还要穿巷，因舍不得丢下，就挤进去找。秦孝在人流里撞来撞去，撞得头昏眼花，也没见他，想到找不见的不是个孩子，倒是一大包金子，心中十分懊丧，只好自己安慰自己：总算拾到个金锭，也不算枉跑了这一遭。心里想着，手不由去腰间摸，这一摸不打紧，头上冷汗立刻冒了出来：原来那一锭金子竟不翼而飞！秦孝发疯一般，将自己身上搜了不知几遍，哪里有踪影？

秦孝猜想恐是适才挤来挤去找那孩子时，被人掏了去，这才是“黄雀在后”呢！也无可奈何，叹了口气，转身要出集市，忽听得一声吆喝：

“谁要买宝剑？秋水宝剑嘞！”

秦孝听了，心中猛一动，扭头去看，见一个衣衫褴褛的孩子，怀中抱着一把插着草标的长剑，看那剑柄、剑鞘上都镶着宝石，古香古色。秦孝一喜：财神爷又回来了！那一夜刺客闯进相府，吴大人得了一把宝剑，我在火把下看见了，剑柄就是这模样，只是没有剑鞘，那剑身发出青幽幽的光来。后来那剑在混乱中又不见了，吴大人万分惋惜，说那剑叫做“秋水”，是件极难得的宝物，那贵重似还在他的宝刀之上。如果这穷孩子卖的剑果真就是刺客失落的那一把，将它弄到手中，吴大人

准要赏赐一笔银子。况且刺客失剑并不曾失落剑鞘，这剑鞘是哪里来的？倘再能从剑鞘上再追出刺客下落，怕是连相爷大人也要赏赐了！

秦孝急忙上前，对那穷孩子说：“拿你剑来我看！”

那穷孩子递过剑来。秦孝接了，拔剑出鞘，只见青光闪闪，寒气逼人，上头果真“秋水宝剑”四个篆字。秦孝不问剑价，却问那穷孩子：“你叫什么名字？干什么的？”

那穷孩子说：“你买剑自管买剑，问我名字，问我干什么的又是何意？”

秦孝说：“你莫非不敢讲么？”

穷孩子说：“敢讲，敢讲！我叫彭元，是专打看门狗的。”

秦孝一愣。他为什么发愣？原来秦府家丁一向对相府四邻作威作福，被四邻骂作“看门狗”，他听了“看门狗”三字就扎耳朵。这里忽然出了个“专打看门狗”的，他心里不能不犯疑。秦孝用眼盯住彭元问：

“你说你是干什么的？”

彭元龇牙一乐说：“我是个要饭的。我们沿街乞讨，看门狗见着就咬大腿，就须预备个打狗棍儿，专作打看门狗之用。因此这要饭的，也就是‘专打看门狗’的。”

秦孝说：“这也罢了。你这剑我买下了，你跟我去拿银子吧！”

彭元说：“你还没问我这剑卖多少钱呢！”

秦孝看看手中剑说：“我这人最爱的是刀剑，我看你这剑是把好剑，也不拘多少，我就留下了。只是不曾想到集上会碰到这样好东西，身上没带许多银子。你跟我到得我家里，要多少银子，我都付与你。”

彭元说：“听你这话，是个大大的好人。越是好人，我就越不该不跟你讲清。有道是‘漫天要价，就地还钱’。我在这里索你一万贯，你还我十贯，我也许就卖与你了。到了你家，我索一万贯，你已同我讲了‘不拘多少银子，我都付与你’，你只好给我一万贯，岂不吃了大亏？”

秦孝心想：“这孩子难缠！”他拿出蛮横劲儿，一挥手说：“我让你跟我走，你就跟我走！”说完，自己转身就走。他心里很有把握：“我拿着你的剑，也不由你不走！”

走了几步，秦孝回头看，那穷孩子依然站在那里，怀里抱着宝剑。秦孝猛省：“我的剑呢？”也不知何时，他早变得两手空空！秦孝不解：方才明明剑在我手中，怎么一时又回到他那里去了？

秦孝也不信有这种怪事，或许他又交还那穷孩子，自己狂喜，一时忘了。他转身回去，一把夺了，又向前走。走了几步，剑又没了，回头看那孩子，若无其事地抱着剑，脸朝着人群，嘴里说：

“有要买宝剑的没有？”

秦孝大骇。他是个习武的，武功虽稀松平常，武林绝技倒也闻知一二，料定这孩子武功高强，剑是他夺回的。凭这样快的身手，自己一个怕不易对付，况且大庭广众，也不宜用强。他若有同党在场，更是打草惊蛇，还不如立即回府去，禀报吴大人，也是自己一桩功劳。

想到这里，秦孝对那穷孩子一笑说：“你既不愿跟我去拿钱，也就作罢。你告诉我你这剑要卖多少，我回去取银子，你就在这里等我，不要离开。”

彭元说：“这样才好。我这剑索钱一万贯，若付银子，你

就给三千两。我适才说过‘就地还钱’的话，你也不用带那许多，有一千两就差不多了。想拿二三百两银子就买了去，我却不会卖的，你也休生这打算！”

秦孝听了点头，料他为了一千两银子，也不会轻易离去，飞一般回相府去找吴骥了。

彭元看着大鱼就要上钩，待要转身回去告诉萧菱，远远看见秃子过来，就站住等他。他告诉秃子让他带着萧菱。去僻静的盈福巷等候仇人。

书归正传。却说秃子走了不久，彭元就见秦孝挎着口腰刀，拨开众人，挤了过来。后头跟着个红脸大汉，也挂着腰刀。彭元一见他，心中不由好笑：“你怎么又跟着起哄来了，就不怕我再拿箭射你？”

原来这人就是武艺高强、那夜因缠住萧菱不放被彭元小惩的方赤龙。再看稍远处，还有一人身躯高大，浓眉虎目，留着三络须髯，却是吴骥本人。

彭元看着他们走近，掉头就走。秦孝见彭元仍站在那里，心中高兴，见他转身，立即加快脚步，还回头告诉吴骥：“那小子要溜！”

吴骥早看见那抱剑的穷孩子快步走在秦孝之前。秦孝这话没讲出，吴骥已冷笑一声，按住腰上宝刀。一个“旱地拔葱”，从人丛中跃了起来。他越过人群头顶，落在一道长墙般摊床之外，向前紧赶几步，守住市集的出口处。

他停住脚步用眼在人群中搜寻，不见了那抱剑的穷孩子，猛回头，却见那孩子早出了集市，正向远处走去。吴骥诧异：“他是怎么挤出去的呢？比我还快！”也无暇细想，直追了上去。

彭元扭头看看，见吴骥追上来，撒腿就跑。虽说出了集市，街上行人仍旧不少，吴骥觉得碍手碍脚，不得施展，看前头那穷孩子却十分灵活，如同水草间一条游鱼，穿来穿去，全无阻碍。看看就要追赶不上，幸喜那穷孩子有些发慌，竟摔了个大马趴，一时挣扎不起，剑也抛出去很远。

吴骥暗自高兴，追上去一把按住。不想那孩子泥鳅一般滑溜溜，一下子滑出他手，跑了几步，从地上抓起宝剑，拐弯进了一条巷子。

吴骥追进巷子，又欢喜起来。原来那巷虽宽，却是条死巷，尽头处是一段高墙。吴骥心说：“也是这小子慌不择路，这回我看你往哪里逃！”

看看要到尽头，那穷孩子叫喊：“姐姐快来，强盗要抢我的宝剑！”

喊声未落，靠尽头处一个门洞里忽然闪出一个着紧身衣裳的少女和一个小叫化子。穷孩子叫嚷着将手中宝剑扔给那少女，那少女“唰”一下亮出三尺青锋。吴骥脑里一闪，“果然追到根子上了！”

吴骥一眼就识出那个少女正是深夜间入相府寻他的不速之客。搜查这许多日子如同大海捞针，今日见她就在面前，吴骥就同获得奇珍异宝一般。他虽口口声声称这姑娘是“要害宰相的刺客”，心里却明明白白。这些天来借相爷的威力除她未成，吴骥夜里睡觉都不安稳，也不知她宝剑几时又送到自己项上来。想起那夜他不曾亲自出马除去这祸患，吴骥后悔不迭。适才秦孝禀报“秋水宝剑”有了下落，他欣喜万分，得那口剑固然是他心愿，由剑而追出仇人下落更令他关心。原以为抓住那卖剑的孩子，要追出剑的主人还须费一番周折，不想那孩子

慌乱，竟奔回老巢，自引了剑主人出来！秦孝还说那卖剑的小叫化子有些不寻常，凭自己过人的眼力看，他也不过手脚敏捷些，全不像个练过武功的人。一个毛丫头，两个小叫化子，自己一口宝刀足够收拾他们的了，何况今日还带来了方赤龙！

却说萧菱拔出剑来一横，以左手握的剑鞘一点来说：

“你可就是吴骥？”

吴骥微微一笑道：“毛丫头连个老少尊卑也不分，先报你姓名上来！”

那穷孩子跑得累了，此时正蹲在地上喘大气，听得吴骥如此说，在一旁插嘴：“姐姐你别理他，他就是吴骥那老小子，错了包换！他没有一丝丈夫气，连自己姓什么都不敢告诉人，白惹他祖宗生气！”

吴骥听得心头火起，却并不动声色，觑着脚旁一块三角石头，猛然飞脚踢起，石头直奔彭元飞去。彭元嬉皮笑脸蹲在那里没有防备，“噗”一声响，正中他前额，鲜血登时流了满脸。彭元“哇呀”一声怪叫，站起来就朝巷外跑。秃子一见慌了手脚，也跟着他跑，想给他堵住伤口。

这里，萧菱火往上冒，新仇旧恨一齐灌入剑尖，也不言语，直取吴骥心窝，迅如闪电。吴骥早有准备，身形不变，只用刀轻轻一拨，左臂同时突然伸出，似是要夺萧菱的剑，右手却又刀锋一转，削向萧菱左肩。萧菱把剑一顺，削他夺剑的左臂，吴骥这一招却是虚的，左手早撤回，右手的刀却带着风声削来。萧菱左肩一侧，撤剑搪刀，想要乘机毁他兵刃，谁知“当”一声响，只觉左臂一阵酸麻。

萧菱不知吴骥用的也是件宝物。这刀是吴骥前年协助临安府办案，杀了一个著名的江湖侠士，从他手中得到的。吴

骥欺萧菱力薄，刀并不抽回，早抢上一步，刀锋陡转，刀尖向下一划。只听“嚓”一声轻响，竟把萧菱胸前十字结划断，不是她收腹急速，怕是要来个大开膛。

吴骥三刀过去，萧菱头上见汗，只觉脸上阵阵发热。吴骥却一刀紧似一刀，刀刀指向要害处。萧菱本有兵器的优势，偏吴骥用的也是宝刀，而且力气远大过萧菱。萧菱不敢轻易与他兵刃相撞，一时只能施展闪、缩、腾、挪的功夫，暂且避开他锋芒。幸而武功根底还好，又兼年轻灵活，防守中偶尔也使出险招，迫使吴骥进攻时有所忌惮。

再说彭元捂住脑袋往巷口跑，秃子急得在后头追赶。跑到了巷口，彭元靠墙蹲下，放下两只手来，向秃子龇牙一乐。秃子看时，他前额上那个血洞竟一丝痕迹也没有了，一时呆住。彭元说：“你小子白白跟我在一起这么久。怎么连我的障眼法儿也不晓？”

秃子也乐了，问他：“那你跑什么呢？”

彭元说：“我怕我管不住自己，上去把姓吴的老小子掐死。那老小子实在太可恶，我一见他就气得慌。可我要是上去把他掐死，萧姐姐拿什么报仇啊？再说，我到这儿来还有事情。”

秃子问：“你还有什么事情？”

彭元用手一指说：“你看，事情来了！”

秃子扭头，见一个汉子飞快地跑来。那汉子见巷里刀剑相交，打得正热闹，向后摆摆手说：“在这里！”

说着，拔出腰刀就朝巷子里跑。彭元靠墙蹲着，这时忽然往前边一扑，恰好扑到那汉子脚下。那汉子没有防备，“哎哟”一声，重重地摔在地上，挣扎起来看看，勃然大怒：

“原来是你这个小贼！”

彭元说：“你说回去拿钱买我宝剑，却带人拿着刀来抢！我要是贼，你不是强盗？”

那汉子正是秦孝，听得骂他，更是火冒三丈，正待收拾彭元，方赤龙也赶到了。这两个集市里被人群阻挡，跌跌撞撞，一时不得施展，是以此刻才到。

秃子见方赤龙拐进巷口朝里奔跑，也学彭元，来了那么一手儿。不想方赤龙突然跃起，从他身上跃过后还转身踢了秃子屁股一脚。这一脚把秃子踢疼了，秃子一生气，跳起来直扑方赤龙，打算像扔大将军似的，把这个红脸大汉也扔到墙里头去。方赤龙一闪身，秃子扑了个空，方赤龙就势照他屁股又是一脚，秃子“噗通”一声趴下了。

方赤龙也不理他，拔出刀来，直朝巷子里跑。秃子气极了，指指地上半截子灰砖，又一指方赤龙说：“照着他屁股给我砸！”

砖头“呼”一声飞起，直砸方赤龙。方赤龙听得身后有动静，知道暗器打来，急向侧面一跃。他不知遇上的是秃子的绝招儿，这一跃还不如不跃：因为双脚离地，砖头狠砸在他屁股上，把他砸得在空中翻了个个儿，头朝下直戳到地上。连砸带摔，他晕过去了。

秃子跑近了，蹲下看看，心里有些害怕，喊道：“小元哥哥，他死了！”

彭元在那边回答：“没死！他拿刀砍我，没砍着，也不知怎么回事，自己反倒脑袋撞到墙上，撞了个大窟窿。我拿泥巴把窟窿糊上，他又活啦！”

秃子着急地喊：“我没说你那个，我说我这个哪！他怎么不动弹，也不说话？”

彭元问：“他还喘气儿不？”

秃子喊：“你等我试试……小元哥哥，他还喘气儿哪！”

彭元喊：“喘气儿就是没死！你像我这样，把他拖到墙边上去，省着他挡道！”

秃子听了，拉住那大汉的两条腿，把他拖到墙边。扭头看看，他师父姐姐跟那个大汉斗得正酣，他也顾不上看管自己那个俘虏，凑近了去观战。

彭元却守在巷口，离不得。原来巷口外已挤满了过路人，都探头探脑，想挤进来看。彭元怕有官兵混入，在巷口地上划了一条横线，两手各抓起一块石头说：

“谁过这条线，我就拿石头砍他脑袋！看见没有？墙根上躺着的那两个，就是让我砍倒的！”

那些人又想看热闹，又不乐意挨石头，都挤在那条线的外头，伸长脖子，张大嘴巴，呆头呆脑地朝巷里看。

却说萧菱和吴骥战了三五十个回合，摸清了他的刀路，将自己的七十六路峨眉剑逐渐施展出来。吴骥那夜虽然偷看了她的剑法，却忘了那夜她无意滥杀，剑锋收敛。今日她一心杀死仇人，招招指向致命处，又加上左手的剑鞘也充作利器，频频点往要害穴位，一时逼得吴骥处于守势。

吴骥暗自吃惊：到底她是哪家仇人，竟有这样武艺？一边拆招，一边问她：“你究竟是什么人，我怎么得罪了你，要置我于死地？”

萧菱从牙缝中一字字进出：“你忘了你无耻地杀害萧家满门！”

吴骥脑里顿时闪出萧承业面影。原来她是萧承业的后人！十年前我送他一家上西天，只一个六岁的小丫头子侥幸

脱逃，莫非眼前这个姑娘就是？

吴骥略一分神，萧菱宝剑已经扫到他咽喉前头，要退身来不及了，只好将头向后一仰，右臂早被划上，“嗤”地一声，衣袖似略向下一坠，臂上有些发痒，想是伤着了皮肉。吴骥不敢怠慢，振作精神，再次挺刀向前。

秃子已来观阵，见他师父姐姐伤了吴骥，不由鼓掌喝彩：“好！把他割了个大口子，他出血了！”又不断吵吵嚷嚷出主意：“扎他肚子！对，削他胳膊！使劲儿……”只因为来时师父姐姐叮嘱他不要插手，他不敢违拗，在一旁空着急。

吴骥并不慌张，右臂也仍然挥洒自如。他看出萧家那个丫头力气已经渐弱，又不愿和他兵刃相撞，他就以逸待劳，暂不进招儿，凡有剑来，他就推、挡、闭、搪。萧菱求胜心切，此时已不再避开对手兵器，牙根一咬，剑柄牢握，每次递剑，都有“当”一声响。

又战了十几个回合，吴骥觉自己兵刃有些不对，偷机会暗觑时，却见刀锋上都是小缺口，好端端一把宝刀，竟变成锯子了！他早已瞥见两个小叫化子将方赤龙、秦孝收拾了，此时宝刀又成这般模样，也不敢再恋战，身形一变，改守为攻，又拿出他吴三刀的蛮劲儿，刷刷刷，一刀紧似一刀。秃子在一旁喊：

“姐姐你别着急，这老小子是想跑！”

萧菱被迫连连后退，一步踩在洼处，身于一歪，吴骥这时又正好使出“泰山压顶”，一刀兜头劈下。萧菱无法躲避，用剑一搪。因为身体已经歪倒，没有支撑得住，一下子坐到地上。吴骥宝刀二次举起，就要劈下。秃子急了，一眼看见地上仍着那块三角石头，用手一指吴骥举刀的手说：“给我打！”

说时迟，那时快，吴骥正要下毒手，忽然腕上狠狠中了一下，疼入骨髓，胳膊一震，宝刀脱手，“当啷”一声掉在地上。吴骥心惊，弓腰捞起宝刀，纵身上了高墙。萧菱早一个“鲤鱼打挺”跳起，也将身一弓，要追上去，不料力不从心，一纵身竟又落了下来，萧菱宝剑入鞘，二次纵起，一手攀住墙头，爬了上去。

待她墙上站起，看见吴骥已在远处屋脊上奔跑，三纵两跳，就不见了。

萧菱片时呆立不动，接着抽剑出鞘，顺势就向自己颈上抹去。

第十六回

亲作仇刘七打魏志

甜变辣彭元戏小秃

十年习武，含辛茹苦，好不容易找到仇人，自己竟不是对手，萧菱又是羞愧，又是绝望，拔剑就要自刎。

剑拉出鞘，却再拉不动了，萧菱睁开眼看，一只小脏手紧紧握住剑锋！她又闪目，看清那手是彭元的，也不知他什么时候站到高墙上来。他抓着剑锋，萧菱自然不敢再动。

彭元拿去宝剑，替她插入剑鞘，笑嘻嘻说：“姐姐好剑法！他今天要躲得稍迟些，脖子早漏气儿了。宝剑也没的说：我看他那刀已经残破不堪，再不能用。下回交手，定取他头颅！”

两句话说得萧菱死念全消，叹了口气，睁大了眼睛盯住彭元额头。彭元哈哈笑：“我的脑袋没事儿，姐姐忘了我有十两银子一包儿的好药了！”萧菱又拉起彭元抓过剑锋的手来看。彭元说：“我天天给我舅娘子粗活儿，这手上的老茧也就厚得很！”

秃子在墙下头仰着脖儿喊：“姐姐别信他鬼话，他歪门邪道的招数多着呢，不知又弄了什么‘障眼法儿’唬你，你要是心疼他，就上当了！”

彭元听了哈哈笑，忽然又板起面孔，一指巷里说：“他们过了我划的线了，我拿石头砍他们去！”说着，跳下高墙，

捡起那两块石头。围上来看热闹的人见彭元冲过来，一哄而散。墙根下挺着的那两位也不知什么时候苏醒过来，早就溜之大吉了。

三人回到家里，彭元说：“我看今天这事没办好，怕是要有变，我们需要防备些个！”

秃子说：“我回来路上悄悄看了，并没有人跟在后头。”

彭元说：“秃子兄弟大有长进，这心就细得多了。可惜窥探得太露形迹，倒有些像钻进店去偷鸡的模样。”

秃子叫嚷：“你就没有一句好话说我！”

彭元说道：“说你心细了，怎么不是好话？”

秃子说：“且不管你好话坏话，你倒说说，你为什么担心？”

彭元说：“你没见人群里混着大将军？”

秃子听了，反倒欢喜：“这么说，他并没有被摔死！”

彭元说：“如今这事怕比摔死了他还要麻烦。他见了今日这事，必然回去告诉魏志。前次萧姐姐去宰相府，已经满城风雨了，利爪鹰耳目灵通，听大将军讲了这事，不会猜出萧姐姐同我们一起？魏志又恨死了我，倘他为泄私愤告到官府里去，我们就再无法在这里藏身了！”

秃子站起来说：“我趁他还没告到利爪鹰那里，去找大将军，问他告不告诉，倘他说要告诉利爪鹰，我就把他摔死！”

彭元听了好笑，看萧菱却神情黯然，便说：“你们都不用管了，这事我去办。我看那王豹倒不像个坏人。利爪鹰要干这事，须找他商量，他或者不至于为虎作伥。”

彭元留了秃子在家照看萧菱，自己迈步出门。

却说大将军刘七那日被秃子抛起，只觉忽悠一下子飞起，重重地摔到了一家院子里。幸而他是习过武艺的人，只

摔断一条腿，挫伤了左腕，麻烦的是惊动了那一家人，说他企图越墙行窃，绑了要送官府。大将军苦苦哀求，也不顾脸面，实说自己是被人举起，扔过墙来的。那家看出他伤得不轻，也就将他放了。王豹给他请了郎中接上断骨，他又将息了十余日，才爬下床来。

这天他辞了王豹出门，说是要活动一下筋骨，一瘸一拐到了街上，正碰上盈福巷里厮杀。此人最喜打架，如何能不挤上去看？及至看到秃子拖着个大汉如拖一捆稻草，他心中害怕，掉头就走。挤出人群回头看看，秃子倒也不曾追出来。大将军心想：

“那个大汉是不是让秃子打死了？倒要看个究竟！”

大将军壮了壮胆子，又挤回人群。听得人群里有人说，里头有个舞剑的小姑娘就是这些日子到处搜查的贼人，要刺杀宰相的。大将军有些幸灾乐祸起来：看来秃子、彭元都是乱党的同伙，怕是要保不住项上的人头了！

人群一散，大将军立即赶到利爪鹰家。利爪鹰伤愈之后深居简出，也不再去看盈福巷里晒太阳，日日盘算着惩治彭元，报仇雪恨。大将军来了把事情一说，利爪鹰精神一振，黄眼珠子瞪大了说：

“我就看这小子来路不明，原来是个小反贼。他藏进你那宅子，怕就是为躲避官兵搜查。若知如此，早告到官府里去了！等一等老三就来，看看他是什么主意。”

话还未毕，王豹果然进来了。

自误伤了利爪鹰，王豹每日里都来照看。近日虽然利爪鹰已能自己在院子里活动，他还是要来探视。这天进来，见利爪鹰不似往日那样面色阴沉，倒有几分喜色，也不知发生了什么

事。大将军早走上来，把今日事说了。利爪鹰对王豹说：

“就算是你说的，那彭元有些来头，料他也无法同官府抗衡。就告到官府里去，把彭元连同那个反贼一起抓了，也让我这地盘里清静清静！”

王豹听了沉吟片刻。二哥一向仇视官府，怎么今日里倒要去帮助他们？他也不敢直接说出，只说：“不要说彭元，照老四那天被摔的事看，连那个秃子也不是寻常人物……”

利爪鹰不待王豹说完，冷笑一声说：“那个秃崽子，我还不知他是个什么‘人物’？剥去皮，我认识他瓢儿！就说彭元，也不过读过几日书、认识几个字，豆儿大的一个人，就想在我这里捞好处。先是弄了几文铜钱去收买人心，被我识破了，他怀恨在心，故意装了条毒蛇来害我，想除去我，好在荐桥街上充个人物！”

王豹说：“这些就算是如此，那日在老四家的事却不好说了。彭元装在袋里，一路踢打，安然无恙，而且言语之中，都是戏耍之意。最令人不解的是，原是他装进袋子里打的……”

王豹说到这里停住。利爪鹰说：“分明是老四的宅子不干净，院里鬼魂嫌我们搅扰了它清静。你原也这样说的！”

大将军说：“不过秃子力气却是真的。今日我又见他扯着一个大汉，如同扯一捆稻草！”

王豹说：“我要说的正是这话。江湖上的事，我虽所见不如二哥多，到底也还有些耳闻。那些异人平日不露什么形迹，有的倒装作受苦受难的模样，到了紧要的关头，却显出非凡身手，放出大异彩来。我看彭元、秃子，怕就是这样人物，对他们须刮目相待的。如果告到官府，官府奈何他们不

得，他们岂不要同我们算帐？倒是自己招惹是非了。”

利爪鹰吃彭元两次大苦头，大将军被掷进墙里的事他也知道，虽然嘴硬，心中也不无疑惧，一时犹豫。

王豹见他不语，又说：“况且那女子要刺杀的是秦桧宰相。我们虽不知就里，但那秦桧在朝中独揽大权，一味向金人屈膝，早惹得朝中哗然，百姓中腹诽的也正多。岳公父子被害，传说也是那秦桧丞相所为。我们去助秦桧，岂不惹人唾骂？”

利爪鹰不悦，扬声说：“我要灭彭元，怎么就是助秦桧？你和我一般，也不过是个叫化子头儿，哪里有许多道理好讲？什么‘岳公’、‘岳母’，不过你和秦府有些仇隙，就来帮我的对头说话！”

王豹不敢再说，只叹了口气。利爪鹰又说：“我也不便出面，这事就由老四去办；你呢，即刻就去官府里禀报！”

利爪鹰这话刚一出口，就见大将军腾地跳上去，照准利爪鹰的脸，“啪”地一声，打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大耳光。那利爪鹰魏志万没料公有这等事，一时呆住。大将军自己也愣了一下，接着“噗通”一声跪下，嘴里叫着：“二哥饶我，是小弟一时错了念头！”

利爪鹰原以为他的大将军疯了，听他这一叫，反倒怒吼道：“就算你听信了王豹的狗屁，也不许你这样放肆！”

话犹未了，大将军突然间二目圆睁，跳了上来，照着利爪鹰的脸又是一记耳光。利爪鹰气极，霍地站起，一手护住腹部，一手直取大将军咽喉，要下毒手。岂知利爪刚刚触及大将军喉头，却变得僵直，再无法合拢。

大将军一边心里想着：“我怎么跟二哥打起来了？”一边

用右臂猛地拨开鹰爪，左手兜胸一拳，把他二哥打了个仰面朝天，接着跳上去骑到他肚子上，大拳头雨点一般向他头上落去，他猛击不算，嘴里还骂：

“你这畜生，全无一丝羞耻之心！只为排除异己，是非不分到如此地步。那秦桧是甚等样人，你倒为虎作伥，甘心替他效力！难道你就忘了，你自己也是被官府逼得走投无路？我今天不狠狠教训你，谅你也不懂得应该如何做人！”

王豹站在一旁，惊得手足失措。大将军历来对魏志百依百顺，从无半点违拗处，今天居然会跳上去扇他大耳光，这事就透着新鲜。彭元是反贼是他来禀报的，他却忽然出尔反尔，毫不合情理。他打了个耳光跪下去说“错了念头”，也还说得过去，怎么突然又大挥拳头？再说他指责魏志的那一番话，根本就不像出自他本人口。刘七是个浑人，晓什么道理！他又目不识丁，哪里来的“为虎作伥”之类言词？

王豹上前，拼命扯起了大将军。大将军犹不肯罢休，挣扎着用脚去踹。利爪鹰眼下虽体力未全恢复，功夫也仍不在大将军之下，只是手脚都有无形的绳索捆绑着一般，动弹不得，任凭老四踢打。此刻大将军口里仍旧叫喊，不过话却变了：“二哥，你饶了我！我不想揍你，撒谎我不是人！我的脚不听我话，它硬要往你肚子上踹，我拦不住它！哎哟，这是怎么啦？这还是不是我的腿呀！”

他嘴里边叫着“二哥我不想踢你”，双脚却不停地狠踹魏志，整个儿的一个疯子！王豹猛然省悟：“莫非又是那话儿来了？”

王豹用眼向四下里搜寻，并不见别人，推开门看，却见彭元正在院里，冲着他们窗子乐呢！

王豹跨出门去，向彭元深深一揖说：“我二哥不晓事，今日得罪了公子。我前番有眼不识泰山，也多有冒犯了！深望公子不与我们一般见识，且饶过他这一次！”

彭元也还他一揖说：“大哥客气！我并不是什么公子，你们自家兄弟打架，也不关我事。你要是心疼你二哥，就别怕你们老四耳朵疼。等你们老二醒了，你就告诉他日后好自为之吧！”

彭元说完，转身出门。王豹急忙回房，见大将军依然在那里起劲踢着。王豹去拉，无论如何拉不动，想着“老四耳朵疼”的话，揣摩着：这是何意呢？莫非让我揪老四的耳朵？试着去揪，刘七依旧踢打不休。“他说要疼的！”这样想着，王豹抓住他耳朵，拼命揪扯，果然大将军立刻停住了手脚，愕然问他说：

“你揪我耳朵做什么呢？”

两人蹲下去看，见利爪鹰遍体鳞伤，已然昏厥过去。两人七手八脚，将他抬到床上。

却说彭元回到家，只告诉萧菱、秃子，说看来他们似乎无意告官，不过吴骥断不会甘心，必然派人四处打探，这次又知我们三个一处，倒要格外小心些。

他又问秃子：“你可知道你们那个王豹跟秦府有什么仇隙？”

秃子说：“我只听说三爷原来并不是个穷汉，倒在花市街有个不小的店铺，他的店铺被秦府占了，从此流落街头，也跟我们一样了。”

彭元说：“原来如此！”觑着萧菱出去，又对秃子说：

“我看萧姐姐剑法精奇，吴骥老小子一口刀似并不是她对

手，只是那老小子力大，萧姐姐显得忒柔弱了些。她又不许我们帮忙，照这样下去，就是再将吴骥引出来，也依旧没什么指望。”

秃子说：“你若还有那样大桃子，不要小里小气，拿给我师父姐姐吃一个就是。不然放烂了，白白扔掉！”

彭元笑道：“三个挑子，你倒吃了两个，还说我‘小气’。就是我有，也无法给姐姐吃啦，这也都是你闹坏的——是你多嘴，说吃了桃子力大。”

秃子说：“我几时说过？”

彭元说：“你休要耍赖！‘又吃了一个，就把石头狮子搬进来顶门，把树也拔了’，这话是谁讲的？”

秃子这话原是背着他说的，也不知他怎么听了去。秃子眨眨巴眨眼睛：“就算我讲了，怎么就‘闹坏了’？”

彭元说：“倘你不讲，只说请姐姐尝尝鲜，她自然吃了。你说吃了桃子增力，再让她吃，分明说她力小无法胜过敌手，姐姐是个气盛的人，如何肯吃？何况刚刚因为力气败在吴骥手下。”

秃子说：“你的招数多的是，要不是小气，总有办法让她吃下！”

彭元又好气又好笑，看见萧菱进来，也不便再说。

到了晚上，萧菱争着要去买饭食，秃子说：“这使不得！姐姐出去被人识破，就惹大麻烦了！”

萧菱笑着说：“总是讨扰你们二位，我心也不安。天色黑了，我穿着家常衣衫。谁会识得？你们放心就是！”

彭元说：“我们用的也是姐姐买剑的钱。这钱不用，秃子又要说我小气。”萧菱仍旧要去，彭元只好由她。秃子也要跟

去，彭元说：“这样也好。除了饭食，不要再买那些胡桃、瓜子之类，要买，买些鲜果。”

秃子说：“你坐在家里吃现成的，倒挑剔得很！”说说笑笑，同萧菱出去了。两个到了街上，买些包子，还有烤鹅、牛肉之类，果然还买了些鲜果子来。三人吃饱了，又吃果子。萧菱买的是香梨，还有三个大柚子，每人分得一个，秃子自拣了一个大的。萧菱拿起柚子，刚剥下一片皮，就有汁水流出，放到嘴上去吸，觉得诧异，不由说：“这柚子怎么这样味道？”

秃子问：“什么味道？”

萧菱说：“倒像是桃子！”

秃子见她剥了薄薄一小片皮就流汁液，一旁看了也有些纳闷，听萧菱这样一讲，心中顿时明白，立即说：

“这个姐姐就不懂了！这里有一种叫做‘桃子柚’的，是罕见的珍贵品种，里边满是汁水，味道就和桃子一样！也不消剥皮，只须咬一个洞，用嘴吮吸就是！”

彭元在一旁说：“这个倒不曾听说过，想是你吃过这东西的，我倒要尝一尝！”说着，就在柚皮上咬一个小洞，吮了一口，叫一声：“果然是桃子味道，好吃得很！”

秃子伸长脖子，把头探过来说：“也让我尝尝！”

彭元说：“你这人无赖！每人都有一个，你抱着自己的，倒要来吃别人的！”

萧菱也照彭元的样子，双手捧住柚子吮吸起来，只觉得那汁液清香爽口、沁人肺脾，一时间把一个大柚子竟吸空了，摇了摇，里边像有个什么东西。剥开柚皮看，却是个红色的桃核。萧菱惊异说：

“早知是这样珍奇之物，倒应该多买几只！”

秃子诡秘地笑笑说：“怕你再买不来了！”又对彭元说：“刚才你们馋我，这回轮到馋你们了！”

秃子说罢，得意洋洋地在柚皮上咬个洞，猛吮了一口。这一口不吮还罢，刚吮进口里，就见他把个小瘦脸儿皱得胡桃皮一般，随即“哟”一声叫，“呸呸”地朝地下乱吐。彭元问他：

“怎么这般模样？”

秃子伸出舌头，用手扇着，又叫：“怎么火烧一样地辣！”

彭元说：“这个你就不懂了！这里有一种柚子，叫作‘辣子柚’的，是罕见的品种。吃了这种柚子，再不用去买辣椒的！”

秃子叫嚷说：“岂但是辣，还苦得很呢！”叫嚷着，又“呸呸”地吐。

彭元点头说：“这样说来，竟是个‘苦瓜辣子柚’了！”

秃子朝着萧菱叫屈：“根本就没什么‘辣子柚’、‘苦瓜辣子柚’！皆因我说他小气，他就变着法儿整治我，你们都吃甜的，倒让我吃辣的！”

萧菱也不知究里，见秃子可怜巴巴的样子，笑对彭元说：“你到底是个哥哥，不该欺负弟弟。怎么我们都吃甜的，却让他吃辣的？”

彭元笑着说：“姐姐偏心！那柚子是姐姐买来的，又是他自己挑的一个。他的还比我们的大，何以我们都说好吃，他要叫‘辣’？我看他是吃了几天饱饭，忘了原先挨饿的日子，把甜也当作苦了！”

秃子叫：“姐姐别听他胡说！是甜是苦，就摆在这里，姐姐不信，不妨尝尝！”

萧菱拿过秃子的柚子，从那里吮了一口，觉得甜凉可口，

清香满颊，和她自己吃的一样。萧菱摇摇头，对秃子说：

“你这样子，我就无法替你讲话了。怎么吃这样甜的果子还叫‘苦’呢？那‘辣’就更不知从何说起！”

秃子细看萧菱的脸，倒也不像是骗他，就从萧菱手里接过柚子，小心地啜了一口，正是前日吃过的桃子。秃子也不再说话，“咕咚咕咚”猛喝了起来。

彭元一旁说：“你慢些个，不要呛着了！”

秃子说：“我要是慢了，谁知它几时又变成了‘苦瓜辣子柚’！”说完“咕咚咕咚”又喝。

彭元哈哈笑，萧菱看他俩开心，也笑了起来。

第十七回

吴三刀恶念滋新事

王先登好心换驴肝

话分两头。却说吴骥腕上吃了一石，逃回相府，胳膊已肿得大腿一般粗细，由肩至手指，都通红发亮，只疼得他坐卧不宁，额上冷汗滴滴答答落下。

吴三刀咬着牙关思量：“看伤口，血污之中混着泥沙，我也看着落地的似是一块石头，并不是喂了毒药的暗器。那样一块小小石头，竟打成这般模样，这放暗器的人，腕力也就实在大得惊人！那个痢痢头的小叫化子虽然在一旁比比划划，却未见他挥手掷物，这石头该是卖剑的那野娃子所为。那小贼当时远在巷口，他飞石打我手腕竟能打中，力气又如此之大，实在令人不解……”

又忽地想起自己纵出人丛集市外拦截那个小贼，竟没有拦截住，“他是怎么跑到我前头去的呢，莫非会‘土遁’不成！两个小孩子竟轻而易举地将方赤龙也收拾了……”

吴骥把今日事前前后后一想，不禁摇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我吴骥居然也有失算的时候。今天荐桥市上卖剑的事，分明是个圈套，意在引我出去，置我于死地。也是利令智昏，我居然就上了当。那个女贼虽从巷内那个门里走出，看来并非隐居在那里，只是临时埋伏的罢了。方赤龙、秦孝两个又吃了暗算，竟没有一个去跟踪这伙贼人，白白让他们溜掉，他们也

依旧藏在暗处，无法查找，谁知什么时候，会从背后刺我一剑？想到十年前事，心中后悔：我既杀他全家，怎么还留下个活的？就没想到小娃子还会长大？就算是个小丫头子，这样血海深仇，她就不思报复？我已对相爷说杀得萧家一个活口未留，如今讲也讲不得，只好吃哑巴亏……

想到此处，吴三刀又咬咬牙：再不能忘了这教训，我今番杀了她除根不算，还要寻访出她亲人，一概除去！那两个小叫化子也一并送他们上西天，用石头打我的那个眉眼清秀的，我还要亲手刷了他，取出他心肝来！

他并不知道那一石头是秃子打的。

吴骥又将方赤龙、秦孝唤来，仔细问了他们同两个小叫化子周旋的情况。方赤龙两个觉得被打得窝囊，不敢实说，只讲一拐进巷子就吃暗算，被大块的砖头砸昏。吴骥也未深责，命秦孝拿了他宝刀去一个老匠师那里修磨，留下方赤龙，与他商议道：

“我曾听你言讲，这临安城内的叫化子，都有各自头目管着的，你似又与总管各头目的那人相识。不知赤龙贤弟能否查访出那两个小叫化子的行踪？我想如能找出他们，找到那小女贼也就不难。”

方赤龙恨恨地说：“这事都交与我办，保准一二日内就有消息，吴爷但请放心！”

方赤龙即刻去寻褚杰。

那褚杰绰号“过街龙”，原是个市井流氓，吃喝嫖赌，坑蒙拐骗，无所不为。他父亲去世时也曾给他留下三五万贯家财，都被他挥霍尽了。他却广交朋友，并不以金钱为意，自说是：“我父亲经商，他那一贯变得十贯；我交朋友花去一贯，这朋

友却值千金！”

果然他的朋友上至临安官员，下至讨饭化子，三教九流，七十二行，无所不有。先是各街市的叫化子头儿都来尊奉他做“大爷”，每年孝敬银子供他花用，让他成了个逍遥自在的无冕皇帝，继而又有朋友荐他在临安府里当公差。

褚杰进了衙门，竟成了衙门破案必须借重的人物。皆因他在临安城内交游极广，耳目众多，又有以他手下几十个“二爷”为纲编织而成的叫化子网，多次破了疑难的大案。他在受到提拔重用之后，也不肯放掉“皇帝”的宝座。方赤龙先前是个打家劝舍的绿林好汉，虽然进了秦府，哪里就肯安分？两年前他卷入了一场谋财害命的官司之中。褚杰查明这案子的有关案犯之后，独对他手下留情。一则因方赤龙是相府中人，不便得罪；二则此人武艺高强，又有些智谋，倘由此结交了，也算在相府里踏进一只脚去，日后自有便当处。褚杰因此私自将此案破获情况告诉了方赤龙，又不断给他出谋划策，教他审理时如何摆脱干系。花了些钱，出了些力，竟将方赤龙开脱得干干净净。两人自此结为至交，时有往来。

这是前情，略略表过不提。却说方赤龙来至临安府衙门找到过街龙褚杰，将来意讲明。褚杰笑着说：

“你这条龙还是不如我这条龙，这样屁大的事也消你亲自老远地奔了来！”

方赤龙也笑道：“有句话，道是‘强龙不压地头龙’，你难道不曾听说过？”

褚杰说：“你讲错了——该说‘地头蛇’。”

方赤龙说：“我就等你自己说出呢！”

褚杰用手指着他大笑：“中你圈套了！”又正色说：“既

在荐桥市上，想是魏志的人了。我还有些公务在身，你不必急，包今晚就替你问个水落石出。”

因是方赤龙的嘱托，褚杰当晚亲自去利爪鹰那里。不料去了却见利爪鹰用大棉被蒙得严严地卧在床上，王豹在床头忙着照料。王豹见是大爷来了，慌忙让座、献茶。褚杰问利爪鹰：

“魏贤弟这是怎么了？”

利爪鹰长叹一声，正待说话，王豹捧上茶来，说道：“我二哥偶感风寒，已派刘七去抓药，想来服上两剂，发出一身汗来，自然就好了。”

褚杰说：“这就是了。我今日来了除看看魏贤弟，还想问你件事。你这地段里可有两个娃娃：一个头上长着痢痢，一个细皮嫩肉，眉眼略清秀些？这两个有时混在一起，似都有些武艺的……”

利爪鹰闻听，脸上显出惊恐，王豹插嘴说：“痢痢头的小兄弟倒有几个，却没有一个通晓武艺的，‘细皮嫩肉’的怕是一个也找不出，更不见有混在一处的两个……不知二哥可曾见过？”

利爪鹰魏志摇摇头说：“我这地段里，确无这样两个孩子！”

王豹赔笑问褚杰：“敢问大爷何以要寻这样两个孩子？如果事情要紧，可将这两个孩子的事指点得详尽些，我们好设法去查找。”

褚杰说：“也没什么要紧的，不过随便问问。我今日来还有别的要紧事同魏贤弟说，王贤弟自去忙你自己的，这里自有我照料。”

王豹明白是让他回避，不敢再留，说了两句客套话，自出

门去了。

褚杰等他去远，低声问利爪鹰说：“我看你有些支支吾吾，那个王豹又不尴不尬，莫非里头有什么隐情？”

利爪鹰说：“大爷不要多心。我有什么话不能与大爷讲的？只不过我偶感了风寒，头昏脑胀，说话有些个吃力。王豹在这里也有两三年了，从来尽心，谅他也不会有什么事瞒我们。”

褚杰说：“有个女子图谋刺杀秦丞相，还闯入相府，这事你可知道？”

利爪鹰说：“这个却早听说了。官兵还到我这里搜查过。”

褚杰说：“我适才讲的两个孩子，正是她的同党！他们今日还在你的地段里同丞相府的人厮杀过，这个你竟不知道么？”

利爪鹰说：“有这样的事？还真不曾听说。或者明日就会有弟兄来告诉我了。”

褚杰无奈，心说：这一个比那一个还要口紧！看来不肯说出那两个孩子，倒是他的主意了……

褚杰却不知利爪鹰并非受了风寒，不知这里刚刚演了一出自家人打自家人的戏。不讲出两个孩子，自然还是王豹的主意。大将军一顿拳脚，把利爪鹰打了个脑袋发昏，王豹安顿他躺下，命大将军买药来，与他调治，然后打发大将军回去。待到利爪鹰清醒了，王豹就将大将军打他时，彭元在院子里弄鬼的事同他讲了。

利爪鹰这才心惊胆战。王豹又说：“如此看来，前番的蛇毒咬人以及在四弟宅中错打二哥，也都是那孩子施的异术无疑了！这个彭元绝非寻常人物。他用了毒蛇之后又奉药治愈，打了二哥也就轻易放过，总还是不念旧恶，手下留情。

就以眼前这事说，倘不是他撒了异术，只让老四一味蛮打下去，岂不断送了二哥性命？老四即使打死二哥，他也并不担干系，自有老四抵命。他能饶过我们，分明是存着怜悯之心的。二哥且不可一错再错，和他作对了！”

利爪鹰听了，口中不言，心里却觉王豹所说，句句都合实情。王豹见他有些开窍了，又趁热打铁说：

“今日盈福巷的事，官府恐是要追查。打伤秦府的人是两个荐桥的小叫化子，或者要找到我们头上来查问他们下落。倘他们来问我们，我看这事就不便讲出。彭元今日寻上门来，分明就为告诫我们。倘我们不听告诫，将他们落脚处泄露，他岂肯同我们善罢甘休？事不过三，他已放过我们多次，怕这次再也不肯轻饶我们了！”

魏志听了这话，倒吸一口凉气，心想：“那彭元要想置我于死地，也不消别的手段，只要再让大将军疯癫一次，就把我送上西天了！”

恰在这时，过街龙褚杰突然登门。魏志见王豹遮掩，又听着那过街龙话头果然不对，他如何还敢讲出真情来？

却说褚杰告辞回去，次日清早就让他手下的各化子头儿都在自己辖管的地段内查访，查了一整天也没有找出那两个小叫化子下落，只好找来方赤龙，将此事告他，又对方赤龙说：

“依我看，这事要弄清还在魏志、王豹两人身上。事情出在荐桥，看光景，那个利爪鹰怕是知情的。他不肯说，多半是因与这事有牵连。王豹那家伙颇有心计，利爪鹰一向把他当作军师，或者不肯讲出就是他的主意。倘这事与魏志有重大干系，他自然死也不肯讲，即或关系不大，王豹不让他

讲，他也就不讲。因此，要把这事弄清，还须在王豹身上下些功夫。”

方赤龙回去，一五一十，都向吴骥禀明。吴骥问他：“你说的那个王豹，可是先前瑞祥首饰店的那个少掌柜？”

方赤龙说：“听褚杰讲，王豹的父亲原是在花市街开金银铺的。”

吴骥沉吟片刻，不由自语道：“怎么他还在临安！”

方赤龙问他：“吴爷认识此人？”

吴骥一怔，抬头说：“噢，你先去歇息吧，这事回头再议。”方赤龙出去，吴骥独自坐着发呆。一个仇人已搅得他日夜不宁，如今又凭空跳出一个仇人来！

何以王豹又是吴骥的仇人呢？书中交代，原来，吴骥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叫作吴骅，在临安城内花市街上开着一爿首饰店，兼作金银器皿的买卖。与他毗邻的一家也是首饰店，掌柜的姓王名先登，就是王豹的父亲。吴、王两位掌柜的虽然见面打拱作揖，和和和气，暗地里可都较着劲儿。

那吴骅吴掌柜，人称“铁算盘”，虽然家财累万，除京师这一处买卖，还有邻县开着许多分号，却总嫌手中钱少，整日里一张瘦脸上挂着愁苦，手捻着八字胡儿盘算，看如何还能多捞几贯进来。他这几处买卖，以京城里的这一处为最大，偏偏这里盈利并不甚多。看着毗邻的瑞祥号生意兴隆，他心中总觉得不解：“我看那姓王的并不似我这般操心费力，他的店又不比我的大，也没什么分店来捞进些便宜货，怎么他的岁收倒像是比我六处店铺的收入还多？可怜我一年到头，四处奔走，直累得瘦成这般模样，倒不如他！”

一味气恼也于事无补，便想去摸摸那王掌柜的生意经，

看他有什么诀窍。

铁算盘自己门庭冷落，并没什么事干，瑞祥号店铺里顾客出出入入，十分忙碌。他也不管人家嫌与不嫌，常常出了柜台去找那王先登攀谈，一边偷偷察看他那几个伙计在那里如何应对顾客。那王掌柜倒并不嫌他，每次都让伙计捧茶送点心，由着他在那里胡缠。王先登也知他来意，心想，虽有“同行是冤家”的话，到底还有一句“远亲不如近邻”抵着。都是做生意的，总以和睦相处为好，平日相安无事，善意对待，到有什么急难之事时，也好彼此有个照应。

铁算盘留神着王掌柜一举一动，却也没看出他有什么特别手段，和他闲谈时扯到生意经，王掌柜便说些经商之道，听听，并没什么高明之处，不过几句老生常谈。铁算盘看那王先登倒不像个藏奸耍滑的刁钻人物，心想或是我平日轻慢，只东一句西一句地闲说，没有恭敬地请教过，他的诀窍不愿讲与我。看看新春佳节到了，铁算盘咬了咬牙，到状元楼要了一桌丰盛的酒席，就在家里摆了，写了请柬邀王掌柜携他公子王豹来吃酒。王掌柜欣然应邀前来，王豹也陪同父亲，以晚辈身份坐在下席。

席间叙了些闲话后，铁算盘将话转入正题，把自己的疑惑说了，请王掌柜指点。王先登呵呵笑着谦逊了几句，然后说：

“做生意也要讲天时、地利、人和。这‘天时’是天下太平，市面繁荣。一则这事不是你我生意人做得了主的，二则天时好坏对每个生意人统是一样，这个就姑且不去说它。讲到‘地利’，这条花市街是临安府最繁华的所在，由早至夜，行人如云，要做生意，何处比得上这里？但你定要说你生意不如我好，这事就又与地利无关了：你我不仅同在这花市街上，还是近邻，

将墙拆去了就是一家，有什么地利的不同？如此说来，这事就都出在‘人和’上了！”

铁算盘道：“就听听你这个‘人和’！”

王先登说：“要做生意，我看这‘人和’恰恰是第一条。你不晓‘和气生财’这话？这个‘和’字，正是‘人和’的‘和’。头一桩，先要同你店里的人和好。我常见你伙计离店时你搜他身上，这个就不妥了。如是手脚不干净的，你不要用他，倘用了，你就信任他。人心换人心，即使他有些个贪小，见你把他当作自家人，事事信得过他，他哪里就忍心坑害你？反过来说，你将他看作是贼，处处戒备，他能心里不气？就是原无心偷你的，怕也要寻机报复。我们的东西多是极细小的，他有意拿走你的，就是你日日搜他身上，就一定能搜得出？也不知我说的是与不是。”

铁算盘一边斟酒给他，一边连连点头：“这话说得有理！”

王掌柜又说：“失几件东西倒还在其次，弄成这样关系，还能指望谁会将店铺看作自己的家，真心要它兴旺？你看我店里伙计，个个都卖力气，就是我不在店里，他们也同我在店里一般，一心把店弄好。一来是我把他们当作自己家里的人看待，二来店里盈利多了，也不用他们张口，我就多把些钱与他们。他们见店里得的好处愈多，他们自己得的好处也愈多，如何不为店里尽心力？这个就是人和的第一桩。再一桩人和，是与客官和好。你那些钱统是他们送来的，如何不与他们和好？他来你店里买东西，一是要东西好，二是要花钱少，再没一个例外的。你想同他们和好，只赔上一副不要本钱的笑脸怕是不够，还须赔上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我是说，还须赔上一些金钱……”

铁算盘忍不住叫道：“你莫非是要我做亏本儿的生意？”

王掌柜呵呵笑着说：“你看我可亏了本儿？做生意的都要赚钱，谁肯亏本儿呢！我只是说你比别的店里少索些钱，他买同样东西少花了钱，就觉欢喜，自然与你和好。譬如这支金钗，金价是两贯，手工费用是四百钱，别家店里都要三贯二百钱，我却只索三贯，看着我白饶他两百，我仍旧赚着他六百钱。一样的货色，他省了二百钱也是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他自然高兴。有了客官这个‘人和’，就多有人来，别家卖出一支金钗，你却卖出两支，不是仍比别家多赚了四百钱？”

铁算盘听着不服，心里说：我却三贯八百钱一支也卖得出去！原是卖的手工钱，我只说我的东西手工好，“你看三贯的便宜，你自去买！”这些人里，有几个是懂得我们这行业的？“隔行如隔山”，况且买金银首饰的又都是有钱的人，他见那里三贯二，我这里三贯八，自然以为是我的好，反倒要来我这里买！

王掌柜见他捻着两撇小胡子不语，接着说：“购进旧首饰，也是一样。他拿着东西出了那家店铺，又进了这一家，无非是想多卖几文。别家不肯多给，你就多给他几文，他自然卖与你了。你再卖出，自然也少赚几文。赚得虽少，毕竟做成了这桩买卖，别家不是一文也不曾赚得？这样一来，买你东西的客官欢喜，卖你东西的客官也欢喜。他再买再卖，依旧来寻你。他自己寻你不算，还要去传扬，说是某某铺子买卖公平，讲求信义，日久天长，传扬开来，众人都愿来你店里，这就是最大的‘人和’了！我瑞祥店到今日能够出入客官川流不息，就是这个缘故……”

铁算盘听了，心中有气：说你胖，你还真就喘起来了！

你就是吹到天上去，也不过就这一处门面，论起家财，你还比我差得远着呢！我花了那么多钱叫来这桌酒席，请了你们父子来，就为了听你这几句屁话呀？讲了半天，不过“和气生财”四个字！这话我早听得耳朵都磨起老茧了，还有个什么“不晓”？那几个狗才，我如不每晚搜身，还不把我的店铺偷个精光？你不让我搜他们，安的是什么心呢？你一桩买卖赚一贯钱，算你一天做成八桩，我一桩就赚十贯，比你多，还是比你少？说到头来，你自己真是这么干的呢，还是拿这话来蒙我呢？

看看王先登不肯把赚钱的真正诀窍告诉他，铁算盘有心草草收了宴席。几个算盘珠儿在肚里噼啪一响，他又心疼起这桌酒席来。“酒后吐真言”，或者把这个姓王的灌醉，他会传出真经……

这样一盘算，他又将心耐下，拼命向王先登劝酒。那个王先登被他灌得酩酊大醉，话儿出口，滔滔不绝，不料仍旧是那一套老生常谈，一点新鲜玩意儿也没有。铁算盘想不到世上还有这般刁滑之人，只恨得牙根子直痒。

其实王掌柜也并没有什么诀窍藏奸不肯说出。他岁末结帐，今年盈利又大过去年，心中快活，又逢吴掌柜摆了酒席请他，他自己思念：“也难得他一片好心！我的店与他的紧挨着，我生意这样做法儿，不免有些是抢了他的。他六处店铺的收入还不如我的，却也可怜！”因此席间吴掌柜问他做生意之道，他自己也不似平日那样客客气气应付几句，而是将自己的办法没有保留地统说与他了。

开头讲的既都是肺腑之言，酒后说的自然也就没什么出入。他原想把自己的真经都传出，把平日见到吴掌柜不当之处

指点出来，或者他的买卖日后也有起色，两人公平竞争。王掌柜也不知那铁算盘不仅将他多年做生意的经验视作粪土，还认定他讲这些不怀好意，一片好心，换来的倒是驴肝肺。

这一日吴骥来到花市街店铺里看他哥哥，铁算盘留了他吃酒，谈到他店铺生意，铁算盘叹气。吴骥问他：

“哥哥曾讲过隔壁瑞祥号生意甚是兴隆，难道这许久你也看不出他用的什么法儿？”

铁算盘将年下请王掌柜吃饭的事说了一回，又叹口气说：“我也忒存了痴念。有道是‘同行是冤家’，他又与我毗邻，怎肯把真话告诉我！”

吴骥说：“据哥哥所讲，那王掌柜的话，我看还是有些道理。哥哥不妨照他说的试试！”

铁算盘一条苦瓜脸上满是怒气：“我做了十多年首饰生意，连这些也不晓？他讲的就如同放屁一般！他来这里开店之前，我生意也是这个做法儿，几时有过今日这光景！”

吴骥说：“哥哥是有大才干的人，既然如此，我看索性将这店铺盘出，我荐哥哥到秦宰相面前，在相府里谋个职位，强似在这里耗心血。”

铁算盘摇头：“你那里拿的是死钱，我这里却是活钱。我下边几个店里捞来的便宜首饰，都靠这个店卖大价钱呢，如何可以将它盘出？休说盘出，以我眼下的心力和财力，我还想把瑞祥号也买下来呢！他那片店铺风水是极好的，我那日忽悟出个道理：王掌柜那店兴隆，必有特别的缘故，多半是风水好。我就找了个风水先生来看，果然那风水先生说的与我想的一样！他讲出许多道理来，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他那店门口离着财神庙恰是九九八千一百步，正是财神老爷停步歇脚的地方。

也怪不得有那许多人每日里都朝他店里涌了！这样的风水宝地，只怕我出再高的价钱，那姓王的也不肯盘给我！”

吴骥在相府里正自得势，哪里把个什么“王掌柜”看在眼里？他听了哥哥这话，微微一笑说：“买下他店来有什么难！哥哥愿意，我就与哥哥办。我这几日正没事干闲得发慌，恰好去消遣那王掌柜，包他的那个店顺顺当当到得哥哥手里，并不用出什么高价钱！”

铁算盘霍地站起：“你真有这等本事？”

吴骥道：“轻声些！”说着，将椅子拉到铁算盘身旁，两人悄声计议起来。

第十八回

施毒计铁算盘夺店

设伏兵彭公子候敌

却说这日王先登正在柜台里同两个伙计忙着应付顾客，外边走进一个白净面皮，留着三绺黑髯的客官来。一个伙计迎上去招呼，那人也不答话，打开一方丝帕，将两只黄澄澄的大金镯子摆在柜台上。伙计满面堆笑问道：

“客官这镯子……”

下边的话原该是“可是要卖的”，因见这位客官衣着豪华，气宇轩昂，似也不是个缺钱花的，就此打住，笑笑吟吟望着那位客官，等他回答。

那富人慢悠悠说：“贵店这镯子，有人看了，道是外边薄薄一层金子，里边却灌了铅。我虽金银用得不少，并不辨真假，又回贵店来请教。要是真金的呢，就是我轻信了，也忒显得小家子气，没的惹人笑话；要是那人不幸言中，怕是要烦劳宝号了！”

王掌柜虽在那边忙着，却耳听八方，早把这话听得清清楚楚，急忙将自己主顾交与了另一个伙计，走了过来。伙计正在那里说：“客官但请放心，小店最讲的是一个‘信’字。只要是在这里买的，断不会有假……”

王掌柜冷眼看那大金镯，确像他店里的东西，从伙计手中接过一只来，顿时怔住，不由说：“这却不是小店的东西……”

这王掌柜是什么人，还未曾看，先是这分量，一到手中就觉得不对。他拿起细看时，听得那人冷笑一声：“你要说是真金的，我也就无话可讲了。要说不是宝号的东西，似乎就欠妥当。这东西是两月前我亲自在这里买的，卖与我的，恰恰就是这位伙计。”

那位伙计有些茫然。他经手的金镯也就太多，究竟两个月前有无这样一位客官从他手中买了，他也委实说不清楚。王掌柜看这金镯子是假货无疑，令他吃惊的却是里面镌着“瑞祥银号”的印记，侧旁还刻着“足赤”两个四四方方的小字，与他店里的印记毫无二致！王掌柜沉吟，莫非是我店里真有人做了手脚？

王掌柜向那白净脸的客官拱拱手，赔笑说：“小店售出的首饰，都有货票子，想是客官已带来了？”

来说：“这个自然！”说着，袖里取出一张折叠着的纸来。王掌柜打开来看，正是他店里的货票子，称了称金镯的重量，与货票上记的毫厘不爽。“看来确是我店里有人做手脚了！”想想又不信，自己去取了旧帐来翻，票子上写的那日子，帐上并没有记载。王掌柜心想：“却又作怪……只是他手里有东西又有票子，单凭这帐本，如何与他讲得通？就是造了假来诈我钱财的，也只好给他了。”心里这样想，嘴里却自语一般说：“想是有什么失闪，帐上并不曾记着这一笔生意……”那客官听见了，只淡淡一笑：“你那帐须不是我记的！”王先登无奈，向那客官深深一揖说：“这事俱是小店的过错了，我这里向客官谢罪！小店从没有出过这种事，我还要去作坊里查，倘查出来，定要严惩。客官这镯子，或是与客官掉换一副，或是将钱照原价退还，都由客官！”

那白净面皮的客官依旧慢悠悠地说：“那就难为掌柜的，将钱退还我吧——宝号的东西，我也实在不敢再领教。你这样谦和，按说我们这事也该就这样了结，只是我还有一桩为难事要烦劳掌柜：皆因昨夜酒席上我说起要退这对金镯子，一个朋友便说我是‘少了金钱花用，变着法儿把妻妾戴过两个月的东西拿回店里，去卖原来价钱。’这虽是酒后的戏言，也难免有人当真。如今已真地将这对金银子退了，倘有人不明真相，只说我倚仗官势欺负生意人，我如何——分辩得清？故尔你谢罪的话只对我一人言讲并不能解脱我的困境。你索性写个大大的帖儿放到你店铺外面，就说你卖了假金镯子与李大官人——我姓李，你这样写他们自然知道——此事罪责在宝号，已将假金镯子收回，钱退还了李大官人，这样也就将那乱嚼舌头人的嘴巴塞住了。”

王先登听了这话，不啻头顶上响起个焦雷，吓得浑身都软了！原以为即使是来人有诈，也不过是想弄走他一副真金的大镯子，现在看来，竟是人家设好了圈套，要置他于死地的！店门外张出帖子，无异于向众人宣布，我这店里是卖假货骗人的，以前的好名声统统是假！这样一来，谁还敢来我店里买东西？我好端端一个兴旺的金银店，岂不就此断送了？

待要作困兽之斗，挣扎一番，又觉毫无指望。那副镯子显然是假造了来作杀人刀的，既然如此，那里边的商号印记以及那张货票子，都不难找出漏洞。只是自己息事宁人，已将事情弄到这步田地，怎好再翻回去？况且，哪个肯替自己去细辨真伪呢？来者不善，今天这个白净面皮的人说起话来，棉花里藏着钢针，蜜糖里包着毒药，绝不是个好对付的

家伙。而且听那口气，看那神态，多半是官府中人物，我一个生意人，如何与他抗衡？要去打官司，怕是弄个倾家荡产，也无法打赢的！王先登一时心乱如麻，只好频频向那人打躬作揖，口中说：“这个却于小店声誉相关，就请大官人高抬贵手，饶过小人这一次！倘能宽恕小人，免去帖儿的事，小人情愿偿付黄金十倍于这副镯子……”

那李大官人微微一笑说：“你也忒小觑了我，休说十副金镯，就是将你这店铺送我，我可觉稀罕么！你说你的声誉要紧，我的声誉就不管了？须知你的声誉留着也是假的，我的声誉却是真的。我还有些公务，无暇同你啰嗦。你如觉张帖儿冤屈，我们就去官府里了断。倘他们说你弄假镯子骗人有理，你自然也就不必张帖儿了。”

果然一句“官府”就奏效。王掌柜两眼含泪问他：“只不知这帖儿要张几日？”

那李大官人说：“要按你的心意，自然张一日最好。我却要我的朋友都能知道，谁晓他们几时才能都到这花市街上来过？你只等我告诉你就是。你也不必急，等到我的朋友都见过你的招帖了，我自然派人来让你撤回。”

说毕，就让王先登即刻写那帖子，他要亲自过目。这位李大官人也忘了他的公务，在一旁指指点点。王先登写了又改，改了又写，总算李大官人点头，将大张的帖儿粘在一块木牌上，抬到店门外去。

当晚王先登也无心茶饭，到了掌灯时分，兀自坐在案前，对着那副金镯与一张货票子出神。他满腹冤枉愤懑，单等儿子回来，对他诉说。偏偏儿子又出去闲逛，直至三更时分也未返回。

那王先登原有两个儿子，长子早夭，次子就是王豹，因成了独苗，又怜他年幼丧母，不免溺爱了些，读书怕他累着，习武怕他摔了，虽曾望子成龙，一改经商的门楣，却把儿子骄纵得文也不成，武也不就，弄到后来，只不过写写算算，使几路拳脚而已。看看也没有做官的指望，王先登便常领了儿子到店里，教他经营店铺，以便继承祖业，做个规规矩矩的生意人。

不想那王豹早已浪荡惯了，让他管帐，他就如同屁股上长了疖子一般，哪里坐得下来？不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但凡能脱身他就溜之大吉，依旧出入酒肆茶楼，同那些纨绔子弟与市井流氓厮混。

这一夜他又同那伙狐朋狗友吃酒赌博，直到天明方散，回到家里，倒头便睡。也不知睡到了几时，他睁开眼看，见父亲两眼红肿，在他床前呆呆地坐着。王豹心中诧异，问道：“爹爹这是怎么了？”

王先登叹了口气，把昨日店中的事源源本本同他说了。说过之后，又叹了口气，摇摇头说：“也不知什么时候，得罪了什么人，这样摆布我……”

王豹只气得浑身冒火，七窍生烟，跳起来说：“爹爹好性情，忍得这般凌辱！我倒要看看他是不是生着三头六臂！”

王先登阻拦不住，王豹早跑到店前，将那大帖子扯得粉碎，连木牌也砸烂了。王掌柜刚刚赶到店里，外边就进来个獐头鼠目的家伙，用手一指王掌柜说：“你这老儿好不刁滑，昨日刚张出帖子，今天就不见了！你道是无人知晓吗？我就是专到这街上来看守你那牌子的。你即刻把帖子重新张出便罢，如若不然，我即刻演一出好戏给你看，到那时你休要后悔！”

王掌柜慌忙向那人一躬，未及开口，里边闪出王豹来，一阵旋风般到了那人面前，也不说话，兜脸就是一拳。那人“嗷”一声怪叫倒在地上，王豹又抢上去，狠狠一脚，竟把那人踢出店门去了。

王掌柜叫苦不迭：“你坑了我也！”

果然午后刚交申时，店铺外边来了一伙人，有站着的，也有躺着的一一原来还用一扇门板抬着个人，因浑身上下用布缠着，也不知是死是活。一条黑大汉命人将躺着的那个摆在瑞祥号门口，一挥手，那群人闹嚷嚷拥进店里，说是“弄了假金镯子诈人钱财，还将人打成重伤！”黑大汉一声唿哨，几个人一齐动手砸店。王豹正在店里候着，见他们撒野，哪里容得？上去扯那黑大汉。那黑大汉反揪住他手，只一拉就将王豹拉翻，嘴里说：“打伤人的就是你这小子吧！”拳头早飞上去，只五七下就把王豹打得昏了过去。

砸烂了店，打伤了人，黑大汉又逼王先登重写认罪的帖子张出，这次要连打伤顾客也一并写入。王掌柜哪里敢违拗？忍气吞声，将帖子写了。

自此以后，瑞祥号生意一蹶不振，把个铁算盘喜得抓耳挠腮。偏他还要狗戴念珠假充善人，时而到王掌柜那里惋惜几句，劝慰一番。王掌柜见江河日下，又气又急，一病卧床不起。看看门面也支撑不下去了，又兼怕王豹再惹事，索性将店铺低价盘与了吴掌柜，铁算盘至此如愿以偿。

王先登直到盘出店铺也不知究竟是谁、为了什么暗算他，心中十分郁闷。

也是事有凑巧，一日铁算盘见他店里一个伙计怀中有几文铜钱，硬诬那钱是偷他柜里的，伙计不服，说：“你卖出的货

都记了帐，柜里的钱又只有今日的，清点一下，自然知道我清白！”

铁算盘不去清查，反将那伙计痛打一顿，收走了铜钱。那个伙计名叫乔德仁，原与王豹一起赌过钱、吃过酒，相识的。那些日子他一连几天见吴骥来找他掌柜的，两人鬼鬼祟祟，心中生疑，设法偷听过他们讲话，知道一些底细。有心告诉王豹，又觉此事关系重大，弄不好反招大祸，耐下了。这日无故挨打，心中实在忍不下，去找了王豹，将他们掌柜如何与相府的兄弟吴骥定计，如何在他店的作坊里制造假金镯，又如何派了相府总管穿了华丽衣服去诈骗，派了家将去砸店等等，一五一十，说了一遍。

王豹听了暴跳如雷，怒不可遏，立刻将这事对他父亲讲了。这个王豹也不晓事，他只想讲出这事让父亲心中明白，却不想想那生病的老人如何吃得消？王先登听了这事，只气得两眼翻白，一口气闭过去，待到救醒，又大口大口吐起血来。

王豹忍不下这口气，袖着一把尖刀去寻铁算盘，途中忽然转念：听乔德仁那话，这事主谋倒是相府里那个姓吴的，我若先杀了铁算盘，他须有了戒备，他又是个武将，不如乘他不防先拿他开刀……

一连几日，王豹身藏尖刀在相府门前一带逡巡，几番见到吴骥，总是机会欠佳，不得下手。那吴骥何等机敏，早看出王豹在那里打他主意，心想，他又如何得知这事是我的手段？倒要设法除掉他，免生后患！

在这期间，王先登的病一日重似一日，看看自己就要不行了，将儿子叫到床前，流着眼泪说道：“我这一世，从来息事宁人，对人不存恶念，并无一个冤家对头。不想仍旧有人暗算

我，弄了这样一个下场，也是前生的冤孽，天意如此了！我已四十八岁，并不算夭亡。也无别的憾事，只一件，没有与你完婚。虽然是你自己推之再三，也是我全把心思用到瑞祥号上，没有尽到心力。你是我王家独根的苗苗，倘有个三长两短，就是我对祖先不起了，因此，我死之后，绝不许你去吴家寻仇……”

王豹含泪说：“爹爹放宽心养病，不要说不吉祥的话，安心服药，这病自然渐渐痊愈。爹爹一生与人为善，却被恶人用这般卑鄙手段陷害，我岂能饶得过他？定要杀了那一对恶棍，与爹爹报仇！”

王先登听了这话，一时喘起大气来，挣扎着说：“不行！我死之后，你即刻送我灵柩返里，永世不要回临安，你……你一定答应，我求求，求求你了……”

王豹跪下，哭道：“我听爹爹的话，绝不惹事，永生不回临安！”

王先登死后，王豹果然返回原籍去了。吴骥打听清楚后，心中不免好笑：“这个王豹也并非真豹，不过是个书生，‘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说的就是这号人物了！”

王豹将父亲在原籍安葬之后，时隔不久，又回临安。他回临安，并非要报父仇，只不过是临安过惯了逍遥快活的日子，耐不住乡间的冷清寂寞。到得临安后依旧寻他那帮酒肉朋友，每日闲荡，原先用钱由他老子源源不断送上来，如今拿着留给他的一笔死钱，能够挥霍多久？终于堕落成了荐桥街上的一个叫化子头儿。

这是两年前一段旧事，表过不提。却说吴骥听方赤龙讲了找过街龙褚杰的始末，偶然闻得王豹还在临安城内，心中

十分不宁，连被打的手臂都重新疼痛起来。吴三刀历来不把王豹放在眼里，但是眼前这事，分明是王豹与那个丫头这两家大仇人勾结起来对付他了。既然两个小叫化子出没于荐桥，那个王豹又是荐桥的叫化子头儿，显见他俩是王豹指使的。王豹不足畏——据方赤龙讲，是败在利爪鹰魏志的手下，这才屈居“三爷”的地位，但那两个小叫化子却令人生惧。那个眉眼清秀些的，头上吃了我一石，不但没躺下，还能飞跑去打秦孝，将他打得不能动转，后来又还了我一石，让我受这般苦楚。那小痢痢头看着似只猴子一般，竟然连方赤龙也收拾了。王豹手下这两名小卒再加上个剑法出众的狠丫头，这事就变得比当初想的要麻烦得多！

吴骥盘算了一番，决定先从王豹下手。如若把王豹先悄悄抓来，一顿狠打，让他供出萧家那丫头和两个小叫化子隐匿之处，就好禀报相爷，派兵去捉，好歹除去这几个。

主意已定，他将方赤龙唤来，说道：“虽然小叫化子未曾访到，寻出这个王豹，也是赤龙贤弟一件大功劳。我想要找出那三个，就从王豹下手最妥。这件事本该我亲自前去，皆因我这只手仍有些不便，就再烦劳方贤弟，先将王豹的行踪，他同那三个的来往查清。或者那个女贼就藏在他家也未可知。你暂且不要兴师动众，免得打草惊蛇。干这事你是个高手，也无须我多说。”方赤龙答应，自去办理。

却说那天夜晚过街龙去找利爪鹰，打听两个小叫化子下落，言谈之间看出王豹似在阻拦利爪鹰，不让他讲出，于是将王豹支走。王豹知过街龙是个极精明的人，心黑手辣又远在利爪鹰之上，也不敢存偷听的念头，一直朝外走，出了大门也仍一步不敢停留。他边走边担心，不知道利爪鹰会不会

被过街龙套得说出彭元、秃子的下落来。

走了一段，王豹灵机一动：我何不去找彭元，给他通个消息呢！虽说我助纣为虐，伤害过他，他今日见了我，似也没有怀恨之意。江湖上的奇人我也只是听说了一些，却未亲见过，想接近这个彭元，本无缘由，今晚倒正是个绝好的机会。

想到这里，王豹高兴起来，直奔萧宅。到了大门口，不敢造次，用手轻轻扣门。恰好彭元三个刚刚吃过了“桃子柚”，正在那里说笑。彭元忽然低声说：

“我听着像是有人在敲门。萧姐姐最好避一避，秃子守在屋里，我出去看看。”

萧菱站起，移步到了里间，彭元出去开门。

秃子坐着不动，不一时见彭元领着王豹进来，不由得一愣，赶紧站起，上去一拜，口里说：“给三爷请安！”

王豹并不知道是秃子拜惯了，一见着他们这伙人就害怕，反当是拿他寻开心，耍着玩儿。王豹心说：“你又来那一手儿，先是‘请安’，完了好把我扔到人家院子里头去……”一时也怔住。

彭元心中明白，向王豹一笑说：“王兄不必在意，我秃子兄弟是跟你闹着玩儿呢！”

彭元给了台阶儿，秃子赶紧下：“是啊，你也给我请个安，不就完啦！”

王豹果然一拜：“也给秃子兄弟请安！”

三人哈哈一笑。

王豹在大门口已向彭元说明了来意，此时坐下来，将过街龙找他们的事源源本本讲了。

彭元点头说：“这个过街龙的背后，必然就是吴骥。倘若今晚魏志对过街龙说了实情，明日吴骥和官兵定要来这里；倘若他不说，明日怕是要寻到王兄头上。这两处地方，都不能不防。今晚料来也无事了，明日秃子兄弟在这里看家，我去王兄那里，这样，两处都有人，且看他们如何行动！”

王豹听了欢喜。秃子知道彭元说的“秃子兄弟”里头必然还有萧菱，心中踏实，摩拳擦掌，盼着吴骥到这里来，专等师父姐姐拿剑削他，自己再伺机飞石头，决定这回要朝他脑袋上打。

次日早饭后，秃子、萧菱留在家中，严阵以待，彭元却去王豹家里。

王豹父亲的旧宅，早在王豹扶柩还乡之前就卖掉了，现在他租了别人院中一间东厢房落脚。大将军失了萧宅，也挤到王豹这里住，王豹两个来时，他正独自在房中喝酒。他见彭元来了，心中害怕，一溜烟走了。

王豹笑对彭元说：“彭公子也不必管他。原是说好了今夜他住魏志那里，照看他的。我能结识彭公子，也不容易，好歹在我这里盘桓两口，也算我向公子赔罪！”

彭元看看自己一身衣服，同秃子一样，虽经萧姐姐一番努力，洗涤干净，又缝补连缀了一番，却依旧不脱叫化子形态。听了王豹的称呼，心中好笑：“也不知何以他竟看着我像个‘公子’”！

那个王豹也不只是口上称道，真的就将他当作贵公子一样款待，这一日好酒好菜，殷勤备至。彭元见他一片真心，也就由他。闲谈时彭元问起他与相府的纠葛，王豹并不愿说，支支吾吾过去了。直到彭元讲起萧菱的血海深仇，王豹胸中才重燃

起已熄灭了的怒火，用拳头一击桌子说：“这个吴骥作恶太多！还让他活在世上，天理良心也就全都没有了！”

到了此时，王豹才忍不住将自己老父的遭遇，从头至尾，细细讲述了一遍。彭元一听，认真动了气，暗想道：“天下竟然有恶毒如吴骥，狡诈如那铁算盘的！可怜王先登这样忠厚老实的人，白白屈死。这样不平之事，我焉能不管！”

他心中这样想，口中并未说出，只是叹息：“原来你做了荐桥市上的花子头儿，也是这世道逼出来的！”

这一日萧宅与王豹家，两处都安然无事。彭元猜想晚上王豹这里必然会有人来，就应了王豹的盛情邀请，留宿在他家。

果然这夜方赤龙来了。他听了吴骥吩咐，当夜三更时分穿上夜行衣裳，带了单刀，径直来到王豹门口。此人虽是堂堂正正相府家将的统领，因是强人出身，溜门撬锁，拦路打劫，越墙绑架，都是拿手好戏。他初探王宅，是想弄清他那里是否藏着那三个，倘只王豹单独住着，就将他擒拿捆牢，掠回相府去拷问。

到了大门口，方赤龙听听里边没有动静，拔出小腿上插的匕首，用刀尖悄悄拨开门闩，又在门枢上点些油，轻轻推门进去。

第十九回

点金成石彭元弄术

画地为牢吴骥遭围

彭元躺在床上，听见大门响，心中高兴。他听了吴骥害王掌柜的事心中有气，正想好好整治他一顿。穿墙出来看时，见不是吴骥，大觉泄气，回到房里，依旧躺下。

那方赤龙进了院子，潜至东厢窗外，先侧了耳朵细听，凭那呼吸的声音，房内似仅有一人。他又舔破了窗纸向里窥探，打算证实两个小叫化子不在里头，他就下手劫王豹。

彭元只想睡觉，不愿多费功夫，用手一指桌上一个粗瓷的大茶壶，茶壶“呼”一下子破窗而出，只听得“噗”、“哗啦啦”、“咕咚”！“噗”是茶壶打在方赤龙脑门子上；“哗啦啦”，茶壶碎片四溅；“咕咚”一声，方赤龙栽倒在地。彭元又喊：

“有贼！”

只这一声，惊动了整个院子。先是王豹梦中醒来，也闹不清是谁喊叫，听说有贼，腾地跳起，抄起木棒蹿出门去。正房和西厢房里的人也都起来，各操了随手捞来的家伙，也有扫帚，也有门闩，也有条凳，都到了院里。看见一个黑衣大汉正在地上翻滚，众人齐声呐喊，手中各色兵器纷纷落下。亏得这个惯贼也颇有挨打的功夫，捂住头，运足气，咬紧牙，任凭木棒、扫帚雨点一般落下。

打了一刻，看那贼，一动不动，宅主人怕打死了人，喝

令众人住手。方赤龙忍住头上疼痛，乘机一个“鲤鱼打挺”跃起，纵身上房。众人空喊着“贼人跑了，贼人跑了”！“原来是装死，休让他走掉”！眼睁睁看着他消失不见。

王豹回房，见彭元兀自睡着，有些好笑。“到底是个孩子，还说来帮我呢，怕是自己被贼人背了去也不知道！”直到天明起床，他见了窗上破洞，才明白是彭元扔他的茶壶砸倒了贼人。

彭元起来，早饭已给他备好。他匆匆吃过，对王豹说：“吴骥吃了秃子兄弟一石，怕是打重了，伤还未愈，所以派了方赤龙来。如今他这一员大将也伤了，看来今日这两处都不会有事了，我还有些小事，今日要出去走走。”

王豹说：“公子有贵干，但请去办。我也要去魏志那里看看，怕那里又出什么纰漏。”

两人出门，街上分手。彭元一心想着王老掌柜受屈冤死的事，直奔花市街而去。

到了花市街上，打听老瑞祥号地址，人们居然还都记得。彭元来至门首，见好气派一片金银首饰店！再向里看，一个长着张猢猻脸、留着八字胡的瘦掌柜正在柜台里头拨算盘，把个大算盘打得“吧吧”直响。彭元一看就乐了：原来是你这个老小子呀！

他认出柜台里头的那位，正是他来京城路上，一贯钱买去他小金锁的刁钻掌柜。王豹说此人以京城为中心，在四周设了许多分店，蛛网一般，专网罗贱货，那么说，我也曾是粘到他网上，被他吸了血去的一只小虫了！

彭元走进店去，直奔这位瘦掌柜的。

这掌柜的正是铁算盘吴骥。

吴骅抬头，见进来一个穷孩子，立即丢开算盘，站起来应对。这金银店就与饭铺大不相同：饭铺里来的穷孩子是讨便宜的，金银店里来的穷孩子却是送便宜的。况且这铁算盘吃过许多穷孩子的大甜头，又见这个穷孩子胸前鼓鼓地塞着东西，分明是财神爷上门来了。

铁算盘手捻着小胡子，单等这穷孩子把东西掏出来，却不见他伸手到怀里。那孩子只是仰起头来问：“吴骅吴掌柜在店里吗？”

铁算盘吴骅微微一怔，反问他：“你找他何事？”

穷孩子说：“我是吴骅的爷爷，从乡间来的，给我孙子送东西来了。”

铁算盘吴骅勃然大怒，叫道：“哪里来的混蛋野种，到这里来讨便宜？”待要吩咐伙计打他一顿，又有一句“送东西来了”管着，看看那穷孩子张嘴要说话，权且忍住。

那穷孩子果然说：“你这人好没道理，怎么开口就伤人！我是吴骅的爷爷，碍你什么事？我是吴骅的爷爷，怎么就是讨便宜呢？吴骅的亲爷爷是我一个远房的哥哥，吴骅不是我的孙子又是什么？他要不是我孙子，我凭什么给他送金子来？”

铁算盘被那穷孩子说得有些糊涂，仔细看他，那眉眼似有些熟悉，哪里见过的。莫非我爷爷真有个远房的小兄弟？嗯，有与无有，都不打紧，倒是金子重要。铁算盘说：

“我就是吴骅，有事你就说吧！”

那穷孩子打量铁算盘一番，然后叹了一口气说：“看你相貌倒也像是吴家的子孙，怎么对长辈说话，全没一点规矩！难道当了金店的掌柜，连祖宗也不认了？你爷爷算是白白地疼爱

你了！他一个月前死了，你父亲那一辈人又因为闹瘟疫死了个精光，你们家，人都快死绝了……”

铁算盘听了他这番话气得直翻白眼儿，两手一齐颤抖起来。他祖父二十年前就已故去，怎么会五个月前又死了一回？他父亲虽说已经亡故，伯父、叔叔都还健在，几时闹瘟疫死得精光？这野小子胡扯八聊，全不着些边际，哪里是“送金子”，分明装样子来戏耍我，变着法儿骂人，我岂能容他撒野！

铁算盘嘴唇哆嗦着正要唤人，却见那个穷孩子把手伸进怀里，掏出一个沉甸甸的蓝土布小包袱，“咕咚”一声放到柜台上，又接着说：

“你爷爷吴有德一个月前死了，皆因你爹那一辈人都遭瘟死光了，你们家没有别的人……我跟你说话，你不好好听着，看什么呢？等会儿我自会打开包袱给你看！我再从头儿跟你说，你仔细听着：我那个哥哥，你爷爷吴有德，一个多月前呜呼哀哉了，你爹吴有仁那一代人又遭瘟死了个精打光，也没有人继承他的田产。你爷爷死前把我找了去，对我言讲，他的田产都留给你了，已找人变卖，因铜钱太多，不便携带，就都换作黄金，托我送到京城来交付与你。”

穷孩子说着，解开结子，掀起包袱一角，露出黄澄澄一堆金锭子来。

铁算盘登时转怒为喜，两眼放光。他伸手抓起一个锭子，仔细观看，确是足赤的好金，又估量了一下，这堆金锭子足有二百两。铁算盘一时惊喜得几乎晕倒，连忙将金子掩上，双手捧起，就要放进柜台。那穷孩子却用一只手按住包袱，说道：

“你也忒粗心了！这样做生意，怎能让你祖宗放心？也

不问问多少，也不看看成色，也不清点数目。叔爷我虽对你尽心意，远路送了来，到底是个穷人，你就不怕叔爷自己留下一锭？我这里现有你爷爷留下的遗嘱，‘变卖田产钱黄金二百二十两，全部留与孙儿吴骅’，都写在这上面了，下头的‘吴有德’三字，是你爷爷的墨迹。你就该先过目，再清点一下金子，我们交割清楚。”

铁算盘满脸堆笑说：“叔爷这话见外了！我信不过叔爷，我还信谁呢？漫说叔爷不会留下一锭，就是缺钱花留下了，难道孙儿还与叔爷计较不成？”说着，接过穷孩子递上的一张单子看。

旁边三个伙计原闲在柜台里没有事干，掌柜的办事，他们也不敢凑上来看，却都侧着耳朵，听了个清楚明白。此时几人悄悄互递眼色，都忍不住掩了口笑。先是叫人家“野种”，有了金子便称“叔爷”，自己一下子成了孙子！掌柜的家世，他们也略知一二，听得孩子说得并不对路，看样子是掌柜的要诈人家这一大笔钱财。可那孩子语多讥诮，嬉笑怒骂，又不大像个受骗上当的主儿，也就闹不清眼前唱的这到底是哪一出戏。

铁算盘看过之后，将那张纸叠好揣进怀里，又要收起那包黄金。穷孩子二次伸手按住包袱，说道：

“且慢，听了你活，我倒有些疑惑了：我哥哥吴有德对我言讲，他的孙子绰号‘铁算盘’，最是个会精打细算的，为了一个小钱儿，能与他亲生老子反目，连他自己店里伙计腰包里的儿文铜钱，他也要想方设法搜刮了去，因此对他孙子十分放心，相信他不仅能守业，还会发家，使得吴家子孙后代兴旺旺。可是看你这人却是个极大方的：一个远房叔爷私留你一锭大金都不计较。如此看来，怕是京城里另外还有个叫做‘铁算

盘’的吴骅。我若轻易将这金子给了你，日后那个真‘铁算盘’寻到我们上去，我哪里去弄这许多金子还他？”

这“铁算盘”的绰号，原是因吴骅为人极其贪婪吝啬，锱铢必较，那些嘲弄他的人与他取的，也并无人敢当面叫他。一日有个伙计背后叫了他听见，他大动肝火，竟将那个伙计打得皮开肉绽，从此私下里也无人敢讲。今日黄澄澄一大堆金子就要到手，他连孙子也肯给人当，何惧听上一声“铁算盘”！

吴骅立即从柜台里探出身去，凑到那穷孩子耳边说：“只我便是‘铁算盘’，京城里再无第二人的！”

那穷孩子摇头：“我拿的金子数目符实，是有字据为凭的；你便是‘铁算盘’却无人证明！”说着，自去包扎那一堆金子。

铁算盘急了，用双手按住包袱叫道：“我是‘铁算盘’，谁人不晓！”又举起一只手指指柜台里的伙计说：“不信你问他们！”

彭元有意让伙计们开开心，问他们说：“你们掌柜的说他是‘铁算盘’，可是真的？”

伙计们面面相觑，无人敢应。铁算盘用手指着他们骂道：“你们谁个不晓我是铁算盘，今日们都哑了不成！”

伙计中一个叫乔德仁的说：“我们掌柜的正是铁算盘！”另两个伙计忍不住，“噗哧”一声笑了出来。铁算盘非但不恼，反而高兴地对彭元说：“你看如何？须不是我骗你！”

那穷孩子似乎仍旧半信半疑，又问铁算盘：“你爷爷叫什么名字？”

铁算盘立即回答：“我爷爷叫吴有德！”

穷孩子又问：“你父亲呢？”

铁算盘说：“家父名叫吴有仁！”

穷孩子说：“却又作怪！——你爷爷叫‘吴有德’，你父亲怎么又叫‘吴有仁’？他就不怕犯讳？”

铁算盘心说：名字都是你讲出的，反倒来问我！你那样说了，我不照着说行吗？却也无可奈何，胡诌说：

“叔爷有所不知，家父原来并不叫吴有仁，只单名一个‘仁’字。家祖父挣得好大一份家业后，一日忽然对家父说：‘我能得以如此富有，都是沾了我名字中那个“有”字的光。你今后也不必避讳了，就把名字之前加个“有”字吧！’自此以后，我父亲就叫‘吴有仁’了！”

那穷孩子点头说：“这事确乎如此！并非我‘不知’才问你，不过试试你是否铁算盘罢了。看来你是我侄孙无疑，这包金子我也就放心地交付给你了！”

铁算盘一边双手颤抖着收金子，一边向彭元赔笑说：“也不是孙儿在叔爷面前夸口，孙儿是做了多年金银生意的，这黄白之物，一眼就看得出成色，一拿便量准了份量，哪里还消清点！”说道这里，心念一动：这金子明摆着是送错了地方，倘那一个铁算盘日后寻到乡下，这孩子岂不要说出我来？想保住这二百二十两黄金，须得想个万全之策，一不作，二不休，索性如此如此，这般这般……

看见那孩子要走，他急忙跑出柜台，一把扯住说：

“叔爷为孙儿的事，远路寻到京城，怎好就这样让叔爷去？叔爷定要在孙儿这里盘桓几日，逛逛临安。孙儿这就陪叔爷回家，备酒给叔爷洗尘接风！”

彭元夸奖道：“难得你一片孝心！只我还有急事，须得即刻离开临安……”敛起笑容，鬼鬼祟祟附到铁算盘耳朵上说：

“你这孩子也忒糊涂得紧！你爷爷那两百亩薄田、十数间破房，你难道不知？哪里会值这许多金子！是他念及没有许多钱财留给儿孙，到阴曹地府无颜见列祖列宗，这才干出一件图财害命的勾当。我当初也只不过替他跑跑腿儿，如今案发，他撒手去了，我倒成了主谋，只好连夜逃离！这京城难道是我久留之地？今后怕是要流落金邦了！”

说毕，他急匆匆转身出门。

铁算盘送出他的“叔爷”，欢喜得心几乎从胸口里跳出来。他既不再担心那孩子去寻另一个铁算盘，也不再担心真铁算盘回乡。偷偷看了那几个伙计一眼，立即从柜台里捧出那一包金锭子，溜进自己帐房。

他将门闩插好，坐在案前，兴冲冲将包袱打开。这包袱不打开还罢，一打开，只把个铁算盘惊得目瞪口呆：包袱里哪里是什么金子，都是河滩上捡的形似锭子的石头！

铁算盘直愣愣地坐了半晌，忽地跳起，打开房门，直冲到街上去。街上哪里还有那穷孩子的影子！铁算盘在人群里穿来穿去，只觉浑身发软，两腿打颤，这才垂头丧气回到店里。想起怀中还揣着他“爷爷”的“墨迹”，掏出来看，纸虽还是那张纸，原来的一大片黑字却变成了四句打油诗，写的是：

可笑铁算盘，贪财不要脸。叔爷连声叫，石头当作钱。

铁算盘看了，嘴里叫了一声，两眼往上一翻，直挺挺向后仰去。伙计们七手八脚把他抬进帐房，放到铺上。一个伙计见他口吐白沫儿，说道：“是一口痰塞住咽喉，不打紧的！”乔德仁手里捏着地上捡起的那张纸，又指桌上一堆石头，笑道：“哪里是痰塞咽喉，分明是财迷心窍，你们来看！”

几个伙计都来念那首打油诗，又摆弄桌上石头，趁着铁算盘还未苏醒，一通开怀大笑。

却说彭元离了花市街，回到萧宅去，见萧菱正在院子里教秃子剑法。彭元将方赤龙夜间去王豹那里窥探被打，以及王豹父亲的遭遇都讲了一遍。讲到适才戏耍铁算盘，秃子、萧菱都拍手称快，秃子说：

“只是还不解气。你就该将那一包石头都飞起，把那个铁算盘的脑袋打烂！”

彭元说：“也不好胡打一气。这事情主使的人还是吴骥那个家伙。我也是听了铁算盘的勾当实在气不过，先出一口气。不过还应再去那里，将王掌柜的店夺回，设法把吴骥从相府里调出来。”

萧菱听了，两眼闪光，双拳收紧，低声说：“单凭他害王掌柜那手段，我也要杀了他！”

彭元说：“闹市上怕有些相府的耳目，我们都去太惹眼。还是我一个先去，有了眉目，我自会回来叫你们。”

三人一起吃过午饭，彭元又回花市去。

走进店铺，见那个铁算盘皱着眉头，依旧在柜台里坐着，彭元笑嘻嘻问他：

“你没气死呀？”

铁算盘抬头，见是那个穷孩子，立刻站起来，用手指着他叫道：“好小子，你有谋财害命案，还拿石头骗我，我把你送官府里去！来人哪，快把他给我绑起来！”

铁算盘一喊，店里的伙计都跑来了。彭元依旧笑嘻嘻说：

“是我骗你，还是你骗我呢？我刚回到店里，收拾行囊要走，就有个姓吴的找我，说接了家乡的信，叔爷来京城送

金子来了。敢情那包金子是你冒领的！你赶快把那二百多两金子还我，我好给人家送去！”

铁算盘说：“好哇！先前我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这回可一清二楚了！原来你是看我开着金店有钱，想敲诈我，弄了一包石头来，胡编了一套吴有德、吴有仁——我认识他们是些什么王八蛋！你骗我把石头收下，接着又回来问我要金子。你知道爷爷我是干什么的！哼，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我耍手段骗人的时候，你还没生出来呢！你这样的小小把戏也想瞒得住我？——告诉你们把他绑起来，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几个伙计一听，他们掌柜说的倒是这么回事。他们掌柜的贪财，人所共知，现在一看，还有骗了他们掌柜的，这个穷孩子也就绝不是什么好东西。两个伙计上来要绑，彭元一挥手，仍嬉皮笑脸地说：

“慢着！咱们先弄清是谁诈骗再说！适才我问他他爷爷、爹爹姓名，他说是叫吴有德、吴有仁，还跟我讲了他爹为什么叫吴有仁。现在他可又说认识他们，说他爷他爹是王八蛋。”用手一指几位伙计说，“你们三位当时都在场，我说的可是实情？”

三个伙计默默点头，可是谁也没敢说话。铁算盘哼一声说：“到了官府，事情自然明白。你说的话空口无凭，我却有那包石头作物证！”说着，掏出钥匙扔到柜台上，吩咐一个伙计：“你去帐房，把那包石头拿来！”

伙计取来小包袱，“咕咚”一声放到柜台上。彭元说：“对啦，就是这一包！你赶快还我，人家还在店里等着我呢！”

铁算盘冷笑一声说：“自然是这一包，你们大家看看这是

什么！”说着，解开结子，打开包袱。

包袱一打开，不独是铁算盘，所有的伙计全都呆住：包袱里却是一大堆黄澄澄耀眼的金锭子！

彭元说：“你冒领了我金子，诡称是‘石头’，又反咬一口，想拿我送官，无非是想昧下这笔钱财！你适才说根本就不认识吴有德，这笔钱财，遗嘱上却分明写着是吴有德留给他孙子的。不是你诈骗，又是什么？”

铁算盘双手颤抖着拿起包袱里那四句打油诗，看时，竟仍旧是原来的一大片黑字，分明是有“吴有德”落款的那张遗嘱！

铁算盘恍如置身梦境中，却听那穷孩子对众伙计说：“倘若这堆金子确变成过石头，这事也不足怪，有道是‘多做亏心事，黄金变青石’。做买卖想赚钱，原也无可非议，你们掌柜的却放着正经买卖不好生做，一心设法坑害别人，讹诈拐骗，专弄那昧心钱财。说近的，我到你们分店卖自己的金锁，你们掌柜的以送官府吓我，讹诈不成，才用一贯小钱买了去。这到底还是桩小事。说远些的，却有件天理不容的冤死无辜的大案：你们掌柜的看中了瑞祥号这块宝地，竟自己造了假金镯子去栽赃，害得王掌柜家破人亡……”

铁算盘听得“金锁”恍然大悟：怪不得看着他面熟，原来就是两个月前卖金锁那个孩子！听到假造金镯，他这一惊可非同小可！哎呀，我和我兄弟私下里弄的这事，这孩子怎会知道！又听那孩子说：

“他干的这黑心勾当，天地不容，人神共怒，怕是变石头也不只是这包金子，他店里所有金银首饰、珠宝玉器，连同他分店的、家里的金锭子、银元宝，都不免要变作石头……”

铁算盘听说，不由转睛去看他摆放出来的首饰。他这一

看，脑袋里登时“嗡”一声响。只见那些首饰竟然真地都变了颜色，失去光彩，就如粪土的一般！他急跑上抓起一支金簪，那金簪竟一触就断了。他一件件拿起来看，或是泥巴的，或是石头的，虽都是原来形状，却一文也不值了！

铁算盘疯了一样，直朝后边跑去，到帐房里打开柜子，将里边银子一封一封撕开来看，哪还是银子？统统变作了石头！

铁算盘就如笼子里一只活猴子，从东跑到西，从下爬到上，这里看看，那里抓抓。见一店的宝贝都变作了废物，铁算盘双腿发软，摇摇晃晃奔到彭元面前，跪下来叫喊：

“小爷爷饶我！亲爷爷饶我！”

彭元闪开说：“这事同我没什么干系，是你自作自受。”铁算盘跪爬着追他，口里只叫饶命，彭元说：“你把你用毒计占了王掌柜的店铺都还与他家，或许还可补救一二。”

铁算盘立即喊：“我都还，我都还！”

彭元说：“你让王掌柜写了帖儿张在门外，说他诈人钱财，将那忠厚老实的人弄得声名狼藉，如今你须要恢复他名誉。也要你写个帖子张出，将你如何与吴骥策划陷害那王掌柜，如何在你作坊里造假金镯等等情形一一写出，贴到你店门前。帖子什么时候撤回，也要听王家的人说！”

铁算盘心疼他的万贯家财，却又怕将他这桩丑事张扬出去，心中不免又打起算盘来：“这样一来，我的店铺如何还开得下去？况且不与兄弟商量，将他说了出去，弄坏了他，我岂不失却了靠山？”

彭元见他犹豫，心想：“这样磨磨蹭蹭，几时才勾得吴骥出来？”也就不再等铁算盘回答，走上前去，照着铁算盘头顶

拍了一掌。

这一掌下去，铁算盘的眼睛忽然直了。他从地上站起，一言不发，搬起了个凳子就朝外走。伙计们也不晓他们掌柜的要干什么，一窝蜂跟了出去。只见吴掌柜把凳子摆在店门口，站了上去，朝着街上高声呐喊：

“过往君子暂请留步，听我一言！我吴掌柜姓吴名骅，人称‘铁算盘’。皆因我看着邻居‘瑞祥号’的生意好，心里头有气。我有个弟弟名叫吴骥，在宰相府里头当官儿，有一天他来我这里，听我说瑞祥号风水好，他就说：‘这有什么难？我保王掌柜那个瑞祥号，顺顺当当就到了哥哥手里！’他就出了个主意，让我在作坊里偷着造一副假金镯子，打上瑞祥号的印记，还伪造了一张瑞祥号的货票子。吴骥让丞相府刘大管家穿上阔气衣服，到了瑞祥号……”

铁算盘刚刚叫了两句，就有人围上来听，讲了不一会儿，店铺门前已围得水泄不通。那铁算盘将自己的阴私有头有尾地说了出来，说到了王掌柜含冤死去，又喊“过往君子暂请停步”，又从头讲起。就这样一遍一遍，只讲得口干舌燥，声嘶力竭，犹不肯罢休。

却说这日吴骥胳膊已完好如初了，想着方赤龙抓王豹未成，放心不下，怕王豹那小子去他兄长吴晔店里寻事：他如今有了同伙，自然不会像往日那样安分！想来想去，决定让秦孝去花市街他兄长那里看看，问一下店里可有什么事没有。

秦孝领命，径直奔花市街。走到离吴骅店铺还有十数丈远，秦孝就被人群众挡住，也不知前边发生了什么，硬生生挤了进去。他见吴掌柜站在高处直看脖子喊叫，心中奇怪，站出来听，正好听见“我有个弟弟名叫吴骥”，听了一会儿，秦孝觉得事情

不对，立即转身挤出人群，飞跑回到相府，向吴大人禀报说：

“大人的令兄有些不好了，怕是得了疯癫之症，正在店门外站得高高地向众人叫喊，胡说什么大人与他串通气，设计夺了‘瑞祥号’，逼死了王掌柜……”

吴骥听了，宛如一桶凉水兜头浇下。他干的这宗事，秦府之中并无一人知道，这样一来怎么得了！他也不敢带人，怕他们听了去，提起宝刀，只率秦孝一个，拔腿就走。

彭元看见人群中混着秦孝，心中高兴，见他转身走了，知道必定是去叫吴骥。看着铁算盘讲得唾沫四溅，围听的人兴高采烈，那光景胜似瓦子里说书，不由又看了一会儿热闹，然后才去相府来花市街必经的一条巷子里等候。

吴骥匆匆拐进这条巷子，抬头看见眉眼清秀的那个小叫化子站在墙边，心中一动：“莫非就是他弄的鬼？”想着，手中宝刀已出了鞘。

那小叫化子见了他非但不逃，反迎了上来，用手里一根小棍在他面前划了条半圆的线，笑嘻嘻说：“你可别过这条线，要不，我拿石头砍你！”

吴骥举刀，看看小叫化子忽然不见了，猛回头时，见他已绕到自己身后，又在地上划了个半圆，恰好将自己划在一个大圈子里。吴骥冷笑：

“这是何意？跟我耍这样小孩子把戏！”

彭元龇牙一乐说：“我怕你跑丢了，回头你们家大人找不着你！”说完就掉转身跑了。

秦孝拔刀去追彭元，追了几步，不见了彭元的踪影，回头看看，吴骥还站在小叫化子划的圈子里。秦孝心中纳闷，走回来看，只见吴骥眼睛直瞪瞪看着自己鼻子前头，用手上

下地摸，摸了几下，又仰头朝天上看。秦孝心说：“这事不妙，看样子，我们吴大人也要疯！”也不敢问他，只是躬身禀报：

“大人，那小叫化子跑了！”

吴骥并不理睬他，转过身去，沿着小叫化子划的圆圈子，驴拉磨一般走着，边走边用刀尖去探，对秦孝竟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秦孝慌了，大喊一声：

“大人这是怎么了？”

吴骥仍旧没有听见一般，将手中宝刀放在地上，忽地一个“旱地拔葱”，笔直地跃了起来。似乎他是要上房，却又不向房顶的方向去，所以虽跃得远远高过屋顶，仍然笔直地落下来，“咕咚”一声摔到地上。

秦孝慌忙上前去搀扶，不想脑袋撞到一个无形的硬东西上，“砰”一声响，顿时觉得两眼金星子四飞，一屁股坐在地上。他用手摸摸，额头上已经肿起了老大一个疙瘩，于是望着吴大人发呆。吴骥此时已自己爬了起来，仍旧不曾看见秦孝一般。秦孝暗叫：“不是吴大人疯了，就是我疯了！”

吴骥并不曾疯。他见小叫化子跑了，也无心追赶，急着要去花市街阻拦吴骅，堵住他哥哥的嘴。不料身子一转，鼻子前头竟有一堵墙挡着，再转回身去，也是墙了！霎时之间，他已陷身一道圆墙之中，抬头看看，这道圆围墙又极高，头顶上只一个小圆洞看得见蓝天，如同置身于一口干涸的深井之中。摸摸四壁，四壁滑溜溜；用刀尖撬撬，又极坚硬，纹丝不动。他试着从井口跃出，还没跃到一半就直掉下来，白白挨了一次摔。吴骥又气又急又是害怕，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第二十回

武夫神仙都作掌中玩物

鱼骨青蛙俱成席上佳肴

彭元急忙赶回萧宅去叫萧菱。萧菱二话没说，提了宝剑就走。秃子在后头紧紧跟随，一路上兴冲冲盘算着，怎么能够既让师父姐姐自己杀仇人，又能偷偷地帮上她一点儿忙。

三个人赶到巷子里一看，吴骥踪影也无！

彭元傻了眼：我那画地为牢之术，休说吴骥手下那几个家伙无可奈何，就是调来千军万马，怕也无法把吴骥救出去。一定是来了个什么高人，破了我的仙术，救走吴骥！再看萧菱，一只手抓着宝剑，另一只手紧紧握住剑柄，满脸是失望的神色。

彭元心中十分不忍，四周看看，低声说：“这事我没有弄好，让他逃了。姐姐千万不要着急，咱们一定能设法找着他。你和秃子兄弟先回去，我弄清这是怎么回事，再告诉姐姐。”

萧菱叹口气，接着一笑，反来安慰彭元说：“我看小元弟弟也不要着急。吴骥跑了，必然不会甘心，此人诡计多端，不免又调兵遣将，布什么圈套。你自己去找，我也不放心，索性咱们就一起回去，再想办法。”

彭元想再说，又怕耽误时间，答应了一声，跟他俩一起走。

三人走了一大段路，彭元一声不吭。秃子心想：“小元哥哥说大话，说这回吴骥没跑儿，可我们连影子也没见。小元哥哥顶爱说话儿，这会儿一句也不说，必是心里头难过呢……我得说几句，逗他高兴！”想着，秃子说：

“多半是你的圈子没画严实，他从那缝儿里挤出去了。你是好心，想着快让萧姐姐去宰他，忙中出了点小差错。这不算什么，老虎还有打盹儿的时候呢！下回再遇见他，准就把他圈得溜严，让他挤不出去。再不，你就把你小篮子拿出来，告诉他那里头有好吃的，让他自己去拿。他一伸手，你就用扁头风咬他，让他满地打滚儿，趁这功夫，让萧姐姐来，一剑刺死他！”

秃子说了半天，彭元只是闷着头走路，理也不理他。秃子心中纳闷，仔细看看。这一看，秃子傻了眼：身边走的那个孩子他根本不认识！

秃子一扯萧菱的袖子。萧菱正自沉思，转头看看，也怔住了：刚才明明是彭元，怎么一下子变了个人？正在这时，那孩子突然停住，向四周望望，叫了一声：“唉哟，我怎么走到这儿来啦！”叫着，掉头就往回跑。萧菱、秃子转身看，并没有彭元的踪影，两人也没办法，看看离家已不远，决定先回去。

其实彭元根本就没跟着他们走。他刚迈了三五步，扭头看见背后一个孩子走上来。他用手朝那孩子一指，见他跟上萧菱、秃子，自己就转身出了巷子，来到花市街上。

他想那个高人既然救了吴骥，他们就一定还要一起去铁算盘店里救他兄弟，我倒要看看那个救出吴骥的究竟是个什么样人物！

花市街上那一大群人早不见了，首饰店里头也不见吴骥，只有铁算盘又皱着眉头，坐在柜台里打算盘。彭元扭头看了他一眼，继续往前走，心里想：没些道行，要解救铁算盘也是万万不能的，这个也通晓异术的人到底是谁呢？

书中交代，这人是宰相府中新来的一个门客，姓吕名化，绰号“活神仙”。一日秦桧宰相同几个亲附他的大臣在御史中丞万俟卨府中饮酒，席间谈起长生不老之术，万俟卨笑道：

“‘欲知山中事，须问砍樵人’，要知长生不老之术，须问长生不老之人。”

秦桧说：“哪里有什么长生不老之人！”

万俟卨点头说：“丞相说得极是，长生不老之人，怕是没有。不过长寿的人，还是有的。我平日只道人生不过百年，不想也有近二百岁的。我门下有个新引荐来的老翁，是太祖乾德间乙丑年生人，至今年已是一百七十八岁了！”

秦桧盯住他：“有这等事？”

万俟卨说：“不是亲见，我也不信。那老翁虽然须眉皆白，容颜看上去却似只有四、五十岁光景。他常讲些我朝历代先王的盛事，因都是他自己亲历目睹的，讲出来有声有色，甚是感人。最奇的是这人有无穷法力，行走时也不穿门过户，只用手中小的一柄小小的宝剑一指，便是石墙也拦他不住……如此种种，一时也说不完，倒真是个神仙一流人物！”

秦桧问道：“此人现今可在府中？”

万俟卨笑道：“这位吕先生是个醉仙，最贪的是杯中之物，他自说到我这里不愿离去，是因我家的酒酿得好。今日席上开坛的都是百年陈酿，他鼻子嗅到香气，再不肯去街上游逛的！”

秦桧也笑了：“如此就请他席上来吃一盏何妨？倒想拜识

一面。”

万俟 吩咐左右：“去请吕先生来！”

少时，活神仙吕化摇摇摆摆从外面走了进来。席间十几位客人都停了杯盏仔细打量。只见进来的老人穿着件玄色的软缎袍子，腰间丝绦上挂着柄古香古色的小宝剑，足踩一双云鞋，露出雪白的布袜子，打扮得僧不僧、道不道。近了再看他脸，见他面皮细嫩，白里泛红，配上满头银发、两条银色长眉、一撮雪白的山羊胡子，倒真称得上是“鹤发童颜”了。

万俟 笑向老人说：“今天我请了几位客人来喝酒，知道吕老先生深好此道，特地相邀，就请吕老先生入席！”

下人陈上座位和一副杯箸。吕化瞟了秦桧一眼，笑笑说：今日有当朝宰相在此，小老儿却不敢坐下！”

万俟 皱起眉头，斜了眼去看请吕化前来的家人。原来，秦桧来他这里，他从不与无关的家人道及，门客更是不知，他此时是疑心去请吕化的家人多口了。

那家人给他看了这一眼，万分惊恐，跪下说：“小人只说‘大人有请吕先生’，并不曾……”

活神仙一旁呵呵笑着说：“大人不要怪他。宰相须不是谁人都做得的！就是改用了常人衣冠，那大贵之相也是改得了的么？”

万俟 偷眼看秦桧，见他拈须微笑点头，便向那家人一挥手，笑对吕化说：

“先生果然不是常人！”

吕化不答，只是将腰间的宝剑解下，交与万俟 大人身边的侍从，向秦桧一拱手说：“这剑小老儿从不离身，也带得惯了，一时疏忽，实实在地冒犯！”

秦桧道：“不妨事，老先生只管带着！”

吕化不再客气，接过宝剑又挂在身上，在自己座位上坐下。家人斟上酒。

秦桧问道：“老先生贵庚？”

吕化说：“小老儿略略痴长几岁，说出了甚是不敬，也不消说，也不消说！”看着像是客气，听起来不免有些卖关子的味道。

秦桧微哂，也不再问，只说：“请先生干了这杯！”

活神仙端起杯子，一仰脖儿，喉咙里“咕噜”一响，酒全下去了。

秦桧一笑，说道：“先生是个快人，再与先生斟上！”

家人斟上酒，吕化又端起，一仰脖儿，又下去了，就这样一连喝了三杯。秦桧见他咂着嘴，偷眼看酒壶，知道还嫌不足，笑道：“与老先生换个大碗来！”

吕化又喝了三大碗。

他喝酒时并不去吃新端上来的菜，只管把筷子伸进盛鳊鱼的大盘子里去。那盘鳊鱼原已动过筷子，他又频频递箸，不一时，只剩下了鱼头和鱼骨。万俟卨转头吩咐：

“再与吕先生烧两尾鳊鱼来！”

家人回说：“鳊鱼虽还有，却没活的了。”

吕化存心卖弄，遇这机会，怎肯放过？一旁插嘴说：“鱼还以鲜活的为好。你去与我舀一盆清水来！”

那个家人转身，不一刻，端了一铜盆清水回来。

众人也不知这老先生是何用意，一齐望着他，只见他拔出短剑，用剑尖挑起大盘子里一个鱼头连同鱼骨，丢进清水盆里，然后用剑搅动。见那鱼骨随着搅起的水涡旋动起来，吕化便抽回宝剑。那水涡不但旋个不停，而且越旋越快，后来竟溅出水

花，众人细看时，水里的鱼骨早变作一条二三斤重的活鳊鱼，摇头摆尾，挣扎着想出去。吕化提起鳊鱼，丢到地上，只见这鱼活蹦乱跳，煞是好看。

众人看了吕化的表演，一齐喝起彩来。秦桧也赞道：

“吕先生好手段！”

吕化又将另一条鱼骨也依法炮制，变成活鳊鱼，对那家人说：“就去厨下烧了，请客人尝尝！”

那吕化已有三分醉意，见众人对他尊重，连丞相也显出赏识神色，不免有些飘飘然。他见一个家人捧着一大盘清蒸荷叶丸子上来，又弄手段，用剑朝家人手上盘子一指。只这一指，盘中几十个荷叶丸子都变作青蛙，从盘里跳到桌上，四处乱蹦，一时间举座哗然。

那些青蛙跳到客人面前的空碟子中不再动转，众人看时，早又变作荷叶丸子，每人碟中四个，端端正正摆着。众人又喝起彩来：

“果然‘活神仙’，名不虚传！”

秦桧心中暗想：“倘我家设宴待客时，有这个老儿在座，席上倒可增添不少雅趣！”

闲谈时节，秦桧又问吕化：“吕先生有这样的宝剑，武功当也是不错的！”

吕化已有七分醉意了，摇头晃脑地说：“武功虽说平平，江湖上却也不曾遇到敌得过我这柄古剑的。不是小老儿夸口，但有人敢来万俟大人府中寻事，不论白天还是黑夜，纵然他肋下生着双翅，也休想再活着出这宅院！”

这话原为讨好万俟，让他将自己长久留在府中，却不料触动了秦桧的心事。行刺他的女飞贼至今未获，他睡梦中也不

得安宁，谁知什么时候，不速之客又深夜造访？席间增添雅趣到底还是小事，保住性命比又要紧得多了！想到这里，秦桧笑问吕化：

“我家的酒，怕是酿得比万俟大人的又好些，暇时也去我家吃几日，如何？”

万俟 顿时明白，笑向秦桧说：“这位吕先生酒量实在惊人，才这几日，窖中的好酒就被他吃去大半，我也没许多好酒与他吃了！丞相不嫌，今后就让他去相府里去做酒仙吧！”

秦桧笑道：“这要谢万俟大人盛情！只是君子不夺人之爱，我只是暂留吕先生到我家盘桓几日，日后定然仍送吕先生回府上！”两人哈哈一笑。

那吕化投靠万俟 原为攀龙附凤，如今又登高技，心中如何不喜？席散高高兴兴随着秦桧去了。自这日起，他就成了秦桧的门客。

却说这一天吕化见吴驥气急败坏，带着秦孝匆匆穿过庭院出去，心中暗笑：“这小子今日必是遇上了什么倒霉的事情，不然，何以那副鼻孔朝天的神气一下子不见了？”又一转念：“我只想看他笑话儿，怕是会弄得关系越来越僵。倒不如暗暗随了他去看看，万一是他有什么急难之事，我略施小术助他一臂之力，或者更利于日后在相府立足……”

这吕化自到了相府，秦桧对他待若上宾。秦桧在万俟府初次见到吕化，就对此人有几分喜爱。那日吕化见前来赴宴的客人中有一个神气十足的，带了四个彪形大汉，分明是换了装的卫兵，又见众客人对此人都唯唯诺诺，猜想是当朝宰相。他便向府中一个见过秦桧的人打听，果然不错，因此就有席上初见

的那番奉承话。秦长着一张马脸，不仅外人看着憎恶，就是他妻子王氏，有时也不免揶揄几句。偏那个“活神仙”一眼就看出这是“大贵之相”，做宰相的无疑，秦桧自然就生好感。请到相府，秦桧又为自己和一家老小的安危寄厚望于他，便显出有些另眼看待。吴骥见了这些，大觉别扭，也就对吕化百般挑剔，将他说得一无是处。听他自称是一百七十八岁，吴骥心想：

“别在爷这儿胡吹一气了！蒙别人行，我吴三刀是何等人？毛儿白就老？这么说，那鸭子、鹅、山羊都是老的了！”

看见吕化挂着宝剑，他也生气：“佩剑有你那么佩的么？弄了根小绳儿挂在身后头，走一步一敲屁股。亏得剑短，要是剑长，一走还不得一溜儿跟头？”看这剑的外观，倒真像是一柄古剑，“可也就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弄不好，到时候还说不定拔得出来拔不出来呢！”

及至亲眼看到宝剑出鞘，吴骥心中不免一惊：他哪里弄来这样宝物！但随之又发现老东西不会武功，便对人说：

“你看他，握剑也不会，倒像妇道人家灶前拿着烧火棍！”

吴骥是习武之人，一向蔑视旁门左道，虽看了吕化弄术，只是嗤之以鼻：“我在瓦子里看那变戏法儿的，比他变得还好看得多呢！”

吕化看吴骥的脸色，听他的话茬儿，知道人家没把他放在眼里。对吴骥的冷言冷语，他也只好佯装没有听见。他知道吴骥是相府中要人，自己初来相府，只能曲意奉迎，设法改变他看法，得到他好感，这样才能稳住脚跟。如果今天吴骥真有为难之事，他能搭上一把手，日后就好讲话了。

吕化暗暗跟定吴骥、秦孝。因这两人走得飞快，只把他累得气喘吁吁，一路上宝剑一下一下狠打着屁股，似乎也催

他快走。

看看要走上花市街了，吕化见一个穷孩子拦住了吴骥，在地上划了两个半圆，将他围住。吴骥错把这看作那穷孩子跟他寻开心，躲在大街拐角处的吕化却暗暗吃惊：莫非这孩子施“画地为牢”之术？这穷孩子要是真连宝剑也不用，单凭地上拣的一段枯枝就能施此术，那可就太厉害了！

吕化再看吴骥，果然就在圈子里打起转转儿来，无论如何，再不能出去。

一时间那穷孩子和秦孝都不见了。吕化从小巷子里摇摇摆摆走出，抽出宝剑，用剑尖在彭元画的线上划了两下，把吴骥拉了出来。吕化不过点点划划，里头吴骥感觉到的却全然不同，他先是听得轰然一声，见四周高墙坍塌下半截去，接下来才看见府里新来的那个吕化奋力挥动宝剑，只一下，就将还围着他的半截子墙基劈开，伸过一只手来把他拉出去。

吴骥心中感激，向吕化拱起两手，一躬身说：“多谢吕老先生搭救！”

吕化哈哈一笑说：“区区小事，何足挂齿！”说着，把剑插进鞘里。

吴骥心中有事，也无暇细说，又向吕化一拱手说：“我还有些急事，回到相府再与老先生道乏！”说完，转身就走。

吴骥到了花市街，远远就见前边人山人海，他走近了，分开众人进去，见他兄长正在里边声嘶力竭地叫喊：

“……我那吴骥兄弟跟我说：‘你自己也有作坊，就不能照瑞祥店金镯的样子，造一只假的？’我说我怕出事，我那吴骥兄弟说：‘你就放心大胆地干！你又不是不知我在相府里是什么人物，秦宰相待我，就如他的亲兄弟一般……’”

吴骥一听，脑袋“嗡”了一声，急抢上去，对他兄长低喝

一声：“你胡说些什么！”

铁算盘似没有看见他一般，接着喊：“我兄弟吴骥说：‘镯子里边的印记，也要仿照着瑞祥号的，不能有一丝一毫差别……’”

吴骥上前去扯他，铁算盘用手一拨，也不知这个瘦猴子一般的哥哥儿时学了武功，这一拨竟带着强劲的内力，几乎将吴骥拨倒。

看见他哥哥接着张开嘴又要说，吴骥右手去捂他嘴巴，左手拦腰抱住，那意思是要把他硬弄进店去。不料铁算盘竟抽冷子一口咬住他两个指头，狠狠叼住不放，若不是吴骥运气，手指头非让他咬下来不可！吴骥气贯二指，用力一托，手指拔出，铁算盘的门牙竟给带出一颗来。

铁算盘嘴角溢血，双唇染红，但毫不在意，接着喊：“我一听吴骥的主意不错，我就说……”吴骥也不再管兄长不兄长，就要用强，正在这时，肩膀上有人轻拍一下。吴骥回头，见一个白发老者，恰是吕化。

吕化说：“你闪开，瞧我的！”话还没完，宝剑早“刷”地一声，拉出鞘来。

吴骥一惊，接着一跺脚，心说：“杀就杀了吧！”却见吕化将宝剑慢腾腾举到铁算盘头顶上，放平，轻轻一拍。

只这一拍，铁算盘登时清醒，朝四周看看，也不知何以围着这许多人：“他们这是看什么呢？”用手摸摸嘴唇，看看手上有血：

“唉哟，我的门牙怎么掉了一颗？”

三人进了店铺，铁算盘把今天的事说了。吴骥不信，将店铺的首饰看了看，果然金银珠宝都化作粪土！吴骥强作镇静，

万没有想到那小叫化子竟有这等邪术！

吕化好奇，就来探问吴骥兄弟是如何得罪了那穷孩子的。用计夺下王掌柜金店的事固然不能说，萧家后代来寻仇的事也不便讲，吴骥只说那个女刺客深夜来刺宰相，是被他杀退的，因此怀恨在心，现在专与他作对；哥哥吴骅的仇家也与女刺客勾结，请了两个小叫化子来捣乱。吴骥又说：

“此事现在也无暇细讲了，待回到相府。我备上一桌酒席，酬谢吕先生搭救之恩，到那时再仔细与老先生说。小叫化子将我围住就走，必是回去找那个女刺客，回来对付我。丞相早已命官府四处查找这个女刺客，一直未查出下落，能得今日机会，也是不易——等会儿他们找我不见，必然回转，我暗暗尾随其后，就可探出他们下处，禀报宰相了。”

吕化听了，心中高兴：看来相爷这位心腹已经对我刮目相看了！他忙说：

“吴爷亲自去恐不大稳便，他们找的就是吴爷，吴爷回去，不是正中他们下怀？况且尊兄这里，怕也要您料理一下，查他们下处的事，就由我去办吧！”

吴骥一听这话，心里又来了气：听这口气，我倒真成了草包饭桶了！我暗暗尾随怎么就是“正中他们下怀”？你还不如明说我这一去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没回呢！你要真想帮忙，何不同我一道回那巷子埋伏起来，等他们到了，将他们一网打尽？不是你的邪术敌不过人家，就是你根本没想帮我的忙！我哥哥这里，我怎么“料理”？人家把金子都变成废料，你真有一样的本事，不会再给变回来？你老小子不是叫“活神仙”吗？

吴骥心里这么想，嘴里却说：“多谢吕老先生热心相助，恭敬不如从命，这事就多多拜托了！那个女贼是刺杀宰相的要

犯，吕老先生可以相机行事。我在家兄店里稍加安排，即刻赶回相府恭候佳音！”

其实吴骥根本就没打算自己去“暗暗尾随”，他起初打算给吕化几句好听的，再讲讲这个女贼如何重要，让吕化自己说出跟他一起去，施法把那几个人术擒住。偏偏吕化没这个意思，只说替他尾随那几个人，弄清他们住哪儿。吴骥也只好顺水推舟，捎带着让吕化“相机行事”，仍是暗示“你最好能施法术把他们抓起来”，后头的“恭候佳音”也是指的这个。

吕化听了，呵呵一笑说：“也不消吴爷一个‘谢’字。我也是相府的人，保护相爷，正是份内的事。吴爷就请放心，我定会吧贼巢在何处，查得清清楚楚！”

吴骥暗骂一声：“老滑头！”看看吕化，已经摇摇摆摆，走出店门去了。

吕化一出去，铁算盘就扯住他兄弟哭起来，叫喊着让兄弟给他做主。吴骥心烦，惦记着除去仇人，也没心思同他周旋，把他扶到房里躺下，自己拔脚就走。铁算盘哪里躺得住？见他兄弟走了，叹了口气，回到铺面里，看着他的“金银珠宝”落泪。

吴骥大踏步追去，见吕化摇摇摆摆拐进巷子。吴骥赶到巷子口，偷偷望去，正看见吕化走到适才小叫化子困住他的地方，拔出宝剑向路边墙上一比划，然后隐没墙中。

功夫不大，他远远看见一高两矮三个人走来，正是前次盈福巷那三个仇人！

几个人忽然站住发呆，必定是找不到他，一时没了主意。又见他们商量着什么，因为太远，也听不清楚。吴骥看看吕化隐没处毫无动静，心里动气，这只白毛儿老耗子钻进墙，倒老实得很！有本事，你也出来划上个圈圈，把他们三个围起来！

唉，果然能如此，我何至于再这般受苦！

吴骥正盘算自己应该如何行动，忽见适才划圈子围他的那个小叫化子又掉转身子，直朝自己这里走来，吴骥一惊，急忙将头缩回巷口，紧走几步，混入人群。那小叫化子似也不是奔他而来，一到花市街上，就拐了过去。吴骥看他又奔了哥哥店铺方向，捏了把汗，就在人群中悄悄跟定他。直到他走过了哥哥店铺，这才心中一块石头落地，又生新念：

“‘狡兔三窟’，或者他们在城里还有别的巢穴……我倒要看个究竟！”

吴骥走了一段路，跟着那坏小子进了小巷。看看是如意巷，不觉有些泄气。据方赤龙说，王豹是住如意巷的，他定是去王豹家无疑。这一“窟”，他原已知道了，自然觉得无趣，不过既跟踪了来，也不甘心两手空空回去。

看见那小子进了大门，吴骥在门外停步。他挨近门边，听见王豹同“彭公子”打招呼，吴骥点头：至少我今日弄清他姓什么了！再往下听，声音变低，什么也听不清了。有心上房，一则青天白日，过于显眼；二则对手又实在令人生畏，也就不敢造次。悄悄等了一刻，转身要走，忽听院里门响，像是有人出来了，吴骥跃了几步，溜进侧旁的窄巷，只听那个“彭公子”说：

“店里事发，吴骥那老小子必然要来你这里寻隙，怕你一个人孤掌难鸣，我就找来我兄弟，今夜都睡在你这里。萧姑娘的地方他们不知，今夜剩她一人，料也无事……”

吴骥听了，心中暗喜：我这一趟，算是来对了！今晚派来官兵，将这里围个水泄不通，凭你会飞石头、划圈子，我看你

能打伤几个，圈得几人！等会儿我再跟你溜达一趟，弄清你那个“萧姑娘”的藏身之所，分兵包抄，你们这伙子人就算一网打尽！

吴骥悄悄跟着那位吃百家饭的公子爷，再次来到花市街，看见他钻进一家竹器店铺。他候了不久，又见他扛着一捆长竹竿子走出来。吴骥暗笑，这必是分发给众化子使用的讨饭棍儿，只是长了一些，回去怕要一根根锯过的。看见他扛着那捆竹竿子在人群里挤，吴骥又笑：刚才总怕他在人群中消失，这回不必再担心，有了这个显眼的标记，再远也瞧得清清楚楚！

待到长竹竿子在人群里横出，拐进一条巷子，吴骥加快脚步跟上。到了巷里，吴骥看出他走路有些跛足，心中一动，再仔细看背影，似也比那位公子瘦些，又高些。吴骥急了，纵身上前，闪目一看，那人竟是个瘦小的穷老头子！吴骥一时又惊又怒，低吼一声：

“你也扛了竹竿子干什么！”

老头子原就心中不快，又累得不耐烦，听见质问，不由冒火：“你管得真宽！我扛竹竿关你屁事？”说着，“砰”一声把那捆竹竿子撂到地上，歪起头，挽了挽袖子，那意思是要打架。

吴骥哭笑不得，也不理他，转身跑回到花市街。花市街上，哪里还有那小叫化子的踪影！

原来，彭元走过铁算盘的店铺后，定了定神，发现吴骥远远混在人群之中盯着他。彭元心说：“好小子，你在这儿哪！你跟着我干什么，就不怕我再把你圈起来？”

他想，吴骥要盯梢，该是盯萧菱更要紧，现在不去盯萧菱，想必那个救出他的人去盯了。看来吴骥之流也不想现在动手，

因为今日花市街这事是我挑起的，吴骥没有准备。再说，要是暗随萧姐姐和秃子的那人想半路下手，吴骥绝不会不跟他一起。他们不过想分别弄清我们藏身之处，好带着大批人马去家里堵我们去。王豹住处早已暴露，萧宅也不可能长久保住秘密，索性将计就计，引吴骥这子上门去，让萧姐姐报仇！

彭元不动声色，改了去追萧菱他们的打算，直奔王豹家里。进屋后他把他去闹店及吴骥正在跟踪自己的事简略说了，又低声告诉王豹，让他今夜二更之前去萧宅相聚，至于出门时说的几句，却是故意说给吴骥听的。他回来路上进了竹器店，见一个瘦小的老人买了一捆竹竿子，正为店伙不肯收他钱中的一枚小铁币大发雷霆，就使了个金蝉脱壳之计，把吴骥甩掉。看见吴骥贼头贼脑，悄悄跟定那个瘦老头儿，彭元一乐，撒腿去追萧菱两个，一来怕他们万一出事，二来也为看看那个会法术的人到底有多大道行。

彭元虽然施展飞腾法，刹时就追上，毕竟是起步迟了，追到他们时，萧菱、秃子已经进了大门，将大门掩上。彭元隐住身形，用眼搜寻跟踪者，正见一个须眉皆白、满头银发的老翁，提着一柄宝剑，破墙而出。那宝剑剑柄虽长，剑身却不足二尺，闪出的寒光中蕴含着灵秀之气。彭元吃惊：

“这是件宝物！从这剑看，此人就不可轻视……”

那老翁从他面前走过，探头探脑地向萧宅院墙内窥视，彭元又想：“人却像个肉眼俗物！我又不曾隐身，他与我擦身而过，竟看不见……也不像是修炼出的童身，倒像是个白发的中年人，而且这一举一动，怎么偷儿一般？”

彭元要试他功夫，用手朝萧宅门内一指，大门内突然响起脚步声，接着，大门“格登”一响。那个白胡子老头儿识

不出是有人捣鬼，吓了一跳，即刻又朝墙奔去。彭元迅即用手朝墙上一指，将墙封住。也没料到，那个白胡子用剑尖朝墙一指，依旧隐没其间了。彭元吃惊：“我小觑了他……这个白胡子好厉害！”

吕化在墙中等了片刻不见大门打开，又走出墙来。对手的住处已然探明，他也不愿久留，将剑插回鞘中。彭元见他转身走开，拾起个小土块，朝他掷去，“噗”地一声，正打在他后脑勺儿上。

吕化吃一惊，停步拔剑，转过身来看，却不见有人，正愕然间，彭元又一指地上一块小石头，小石头直朝他飞去。这次石头却碰到他举着的宝剑上，铮地一声响，反倒飞回去，直奔彭元。彭元一闪身，石头打在墙上，砖末儿四溅。彭元心说：“好家伙，还有这么一手儿！”再看那个白胡子，站在那里茫茫然，似乎自己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彭元点头：

“此人倒不足畏，看来麻烦出在他这口宝剑上！”

吕化有些发怵，呆立了半晌，虽转身又走，剑却不敢再收入鞘内。彭元跟他走了几步，看见靠墙一个石墩，使了个搬运法儿。那吕化怕后头还有人飞石头，频频回首，不想脚下有个硬东西一绊，一个“狗抢屎”扑到地上，宝剑脱手，鼻子登时淌出血来。

吕化爬起先抢了剑，回头看看，见了那石墩，破口大骂：“哪个混帐东西把这玩意儿摆在路上！这不是诚心绊人又是什么？”一边骂着，一边气哼哼把宝剑朝下一挥。只听得“喀嚓”一声响，石碴横飞，那个石墩竟被他劈作两半！

彭元又惊又喜：“这剑不仅有神通，而且是件切金断玉的利器！可惜一件宝贝，落到这样一个俗人手中，他又助吴

驥，看来也是秦桧那奸相的帮凶，连宝贝都受屈辱了。我秃子兄弟学剑正学得起劲，恰缺少件称手的兵刃，这剑我秃子兄弟用，长短正合适，正该给我秃子兄弟！”

活神仙吕化匆匆离去，并不知背后有人正打他宝剑的主意。

第二十一回

酸秀才穷途得异宝

假公子酒肆获青龙

吴骥暗暗尾随彭元，除了想查出萧菱落脚处，在吕化面前挽回一些脸面，也是怕万一那老酒鬼有什么闪失，误了他的大事。不料追了半天，竟是个瘦老头子，知道自己又被姓彭的耍了，只好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到吕化身上，匆匆赶回相府。

他回相府等了不久，就见吕化大摇大摆回来了。看他脸上带着得意之色，知他定有收获。吴骥迎上去，一拱手说：“吕老先生辛苦！”

吕化哈哈笑着说：“哪里，哪里！也没费许多功夫，就找到那女子藏身之所，还访出了两个小叫化子姓名……”他又卖关子，从跟踪他们之始说起，絮絮叨叨，直讲到最后，才说出萧宅来。彭元和秃子姓名，原是他跟踪之前，在巷中偷听他们三人谈话时听来，硬说是潜入宅中刺探出的。至于有人扔土块打了他后脑勺子、莫名其妙地摔了一个狗抢屎等情，因有损活神仙尊严，只字未提。

吴骥听了，沉思片刻，即去相爷那里禀报，说已查出了女刺客下落。秦桧同吴骥计议了一番，为将两处贼人全部堵在巢穴之中，决定还是夜间行动。

活神仙吕化见秦府中家将们一时忙碌起来，吴骥也并没有“备上一桌酒席”酬谢他，只是进进出出，指手划脚，对

他睬也不睬，不免觉得十分无趣。吕化不想起酒席还则罢了，一旦想起酒席，肚里酒虫就都爬上了喉咙，齐声叫渴。他再耐不到晚饭时分，一个人匆匆走出相府，直奔繁华所在。

他知道“泰和楼”的酒最好，进入里边，挑了个清静之处坐下，要了一壶最陈的酒，喝了起来。

看看一壶快要喝光，吕化心中盘算：今日口渴得紧，这酒怕要十几壶才得够。都吃最好的，那要多少铜钱？待要换成次些的，这第一壶酒喝得十分过瘾，忽然换成次酒，不是淡水一般？有心施用搬运术去偷些好的来，又怕大庭广众之下，拔出剑来对着酒壶比比划划，会被别人着穿，惹出麻烦来。

这个吕化确是离了他的宝剑就一点神通也无。

他本是一个穷秀才，因屡试不第，看看谋取高官厚禄已全然无望，就在家乡教村学混碗饭吃。这人好吃懒做，尤其嗜酒，一年的几文束脩够做什么？又没别的谋钱手段，有时囊中空了，又馋酒馋得凶狠，不免就做些手脚。

后来有朋友荐他到一个巨富家中教一位小姐。那巨富是个珠宝商人，家资累万，余暇时也没别的喜好，搜罗了许多古董摆在房中赏玩。吕化到得这里，束脩虽然多了，开销却也随之增大，喝酒都要上好的陈酿，衣着也十分讲究起来，故此仍然时常囊空如洗，捉襟见肘。这人也不讲交情，虽然东家待他甚好，他却常常顺手牵羊，将东家古玩择那易藏易携的，带一两件出去换钱花。这事如何瞒得过人？不久他的东家就发现了，先将细小、值钱的东西收藏了起来，继而生了辞退这位不知自爱的先生之心。

吕化看着势头不对，肚里寻思：与其让你开口辞我，还

不如我自己先说出另有高就，不屑在你家哄一个黄毛丫头呢！想想这样白白走了有些吃亏，临行时又捞了一把。那些青铜古器虽然值钱，却笨重难携，看一个紫檀柜子里陈着许多兵器，择了一柄最短的古剑掖在长衫之中，在外面将衣带扎紧，溜之乎也。

休说是吕化，便是他的东家，也不知这剑是件有神通的灵物。吕化看中这件东西，是因剑鞘、剑柄上都镶着大小宝石，虽然看来宝剑年代久远，柄、鞘上的青铜已生出点点绿斑，油渍似都浸入饰玉中三分，但那些宝石都还熠熠生光，闪出绚烂色彩。吕化心想，没了钱花，就可剜下一块宝石去卖，三二年之内怕是不缺酒喝了！

吕化偷了宝剑，也不敢再留在家乡。上路才三五日，身上就分文也无，夜晚住进店中，打起宝剑的主意来。

他取出剑来反复观看，见剑柄一侧上部有颗晶莹碧绿的翡翠，竟有半个胡桃大小。吕化高兴：我就剜下这颗大的来先发发利市！当即就去帐房借来一把剪子，回到房里关好门，用心抠挖起来。也不曾想到，那颗大翡翠镶嵌得十分牢固，竟像生在上边的一样！

吕化怕再加力气会坏了这颗大翡翠，只好放下剪子。看看手上的污渍已沾在翡翠上面，就用手指去蹭，不料稍一用力，那颗翡翠似乎旋动一下。吕化用两指捏住，朝那方向旋转，翡翠竟然轻易脱落，剑柄上现出一个圆洞来。原来这颗翡翠底面琢磨出两个斜着的牙子，铜剑柄上那个圆洞的内侧铸出两个斜着的缺口。将翡翠按在圆洞上一旋，牙子恰恰咬住缺口，严丝台缝，难怪抠挖时生了根一般。

吕化心中纳闷：这是何意呢？莫非就为了不让人挖走，

自己要换钱花时取着方便？吕化就着烛火向圆洞里细看，里边似是塞着什么东西。他用剪尖轻轻一挑，挑出的是丝帛的一角。吕化放下剪刀用手轻轻揪扯，丝帛连绵不断。都扯出后展开，是宽一尺半，长有三尺余的一幅帛书。丝帛因年久已变得深黄，上面大篆书写的文字也有些模糊。吕化择了一句书写清晰的念了几遍，字虽识得，却不晓是何意，也就不知这幅帛书究竟何物，想来或是以隐语记的什么帐目，剑的主人怕人弄去，藏到了这里头。

吕化将那帛书丢到一边，抽出宝剑来看，只觉一阵寒气袭人，不由打了一个冷战。他虽念过几年诗书，却从不曾习武，对这冰条一般的青锋毫无喜爱之情，只想：这剑看来也是好钢打铸的，待到外面的宝石都卖光了，或者也换得来一坛好酒！

想到好酒，口中流涎，用剑尖点着案上一只大空碗，摇头晃脑地吟道：

“长铗归来兮，食无酒！”

不知怎么，接着又想起刚才念过的丝帛上那句莫名其妙的话，只这一想，忽然嗅到一阵酒香，定睛看那大碗，里边竟是洋洋欲溢的一碗醇酒！

吕化不知怎么回事，一时惊得目瞪口呆。静静地回想了一下，似是心中念诵了丝帛上一句话，又说了“食无酒”，酒就自来了。他满怀希望，又试着用剑向案上点划着，心中念诵着帛书上那句话，口里说：

“长铗归来兮，有酒无菜！”

定睛看案上，竟又摆出两盘菜：一大盘是切成厚片的熟牛肉，另一大盘是还冒着腾腾热气的炒肉丝。吕化早馋得嘴角流

诞，端起酒碗，抓着盘里的菜，吃了个痛快。

他刚刚吃毕，闻得楼下的菜馆里叫嚷，细听时，像是说不知谁人私自开了一坛陈酒，给吃夜宵的一位客人准备的两盘菜也被人端走了。吕化用衣袖抹抹嘴巴，弯身将两个空盘子塞到床底下，心中不但不慌，反欢喜得不知如何才好。

自此，吕化日夜钻研帛书上的口诀，把那些不知何意的话语一件件试来，才知那宝剑的好处并不只在搬运酒菜。转眼一年过去，吕化已能熟练地使用那件宝物，除去字迹模糊得实在无法辨认的十余行，他都倒背如流，作起法来得心应手。吕化依旧将帛书塞入剑柄上的圆孔之内，将那颗翡翠旋紧，宝物一刻也不离身。

这个吕化原是少白头，二十几岁时头发、眉毛就都变得雪白，此时有了神通，明明刚到四十，硬说自己六十五岁。他走了一处就多说几岁，两年功夫，竟长到一百七十八岁。他宝物在身，有恃无恐，有人不信他年近二百，他便略施小术，将人吓倒，不只无人怀疑他是太祖时人，反倒都称他“活神仙”。又听得人说有神通之人衣着也不同一般，便胡乱穿戴，弄得怪模怪样。吕化也不必担风险专搬人酒，这里驱妖捉怪，那里镇宅守院，处处都待若上宾，好酒好菜尽他受用。

吕化来到京城，又萌发了旧日做高官、享富贵之心，暗想：今非昔比，我有了这般神通，到朝中一个有权势的大臣家里当个门客，已并非难事，好歹让当朝天子也知我本事，有朝一日封我一个官做……想到堂上一呼，阶下百诺的赫赫威势，吕化不由心动神摇。

这人也是枉读了圣贤之书，全然不分忠和佞、贤与不肖，投靠到万俟 那里，心上十分得意。近日在酒席宴上露了两手

儿，又成了丞相秦桧门下，更觉从此可以青云直上。如今这般光景，让他为多喝几壶好酒在酒楼中用剑点点划划，他如何不思之再三？倘若被人识破，闹到宰相府去，那可就因小失大，断送了美好前程！

却说话神仙吕化坐在泰和酒楼中正自为难，忽然闻得一阵扑鼻的酒香，抬头看时，见邻座一个黑瘦的少年公子抱着个酒坛，正用一柄短剑挖那封口，虽才挖开一条缝隙，浓烈的芳香已经四处弥漫。吕化心想：“这酒家好没道理！我要最好的酒，他却不肯给我，怕我不给钱不成？”因问那个锦衣少年：

“公子这酒，可是这里买的？”

那黑瘦公子翻了他一眼，摇摇头说：“他这里哪有这样好酒！我一个同窗好友在我家吃了我家窖里的酒，硬说我的酒不如泰和楼的好。我便与他打赌，让我家人送一坛到这里来，让他买一坛这里最好的来比。只是我俩说了，自然不算，还要请这里的酒客都来品尝一番，看看究竟是谁的酒好。不想我在酒楼门前等了一个时辰也不见他来，想是他怕输掉那一千贯铜钱，不敢来了！”

吕化听了，喜从天降，涎着脸说：“我这人是最分得出酒的好坏的！同样的酒，一个窖了八十年，一个窖了八十一年，我只消一口，就尝得出哪一个是多一年的！”指指自己面前的酒壶说：“我这壶中恰恰就是这里最好的酒，公子不嫌，我就充作一个品尝、裁断之人！”

那位公子说：“我那个朋友不来，我也没兴致比较了。我已打发家人回去，这坛酒莫非我还自己扛回？少不得就放在这里，请这里酒客替我分担劳苦了。老人家既有此雅兴，就请这里入座，我已叫了几个小菜，少时就到，我再请几位这里的同

道，陪先生共饮！”

吕化忙说：“也不消有人陪，也不消有人陪！不怕公子笑话：这一坛酒，休说还有公子，就是只我一人，也不在话下！”

嘴里说着，端起酒壶，自移到少年公子的桌上坐下，用眼盯住酒坛，哈哈笑着说：

“初次相会就讨扰，惭愧，惭愧！”

那少年公子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请不必客气！”

且不说吕化自称的一百七十八岁，就是实际的四十二岁，这样一个十余岁的孩子与他

称兄道弟，也够他恼火的了。岂不知吕化这人“有酒便是爹”，非但不恼，反而笑嘻嘻说：

“多谢，多谢！既如此，我也就不客气了！”

老头儿拿过一只大碗就倒满酒，双手捧起，道了声“请！”，也不管那少年公子杯中有酒无酒，“咕咚咕咚”，先自己灌了下去。

一大碗喝完，吕化才咂着嘴说：“这酒像是比我那个好些……噢，一下子也说不清，我再再品尝品尝！”

他是怕有了结论，不好再喝，因此这酒虽明摆着比他的酒好，他仍说“好像”。接着，他又“咕咚咕咚”，品尝了一大碗。

这次碗刚放下，菜已炒好，一盘盘不断送上来。那吕化有了好酒好肉，哪里还肯住手？左一碗，右一碗，只喝了个昏天黑地。看看酒坛的酒只剩下个浅底，手伸向坛子，却再无力抬起，头也随即枕到这只胳膊上，一动不动，少时，鼾声大作。

吕化也不知自己睡了多久，待到睁开两眼看来时，桌上杯盘狼藉，那少年公子已不见了。店伙走过来，笑道：“客官好睡！”

吕化吃惊：这少年公子好生无赖！说是请我，他自己先去了。这桌好菜要多少钱！却不是要我来付？也无可奈何，自己安慰自己说：“酒是人家家里担来的，菜也是我吃了大半，我付就我付吧！”睁着惺松醉眼望着那店伙说：

“你快算帐，我还有事呢！”

伙计却笑着说：“客官原先那壶酒，连同这桌菜钱，那位小爷都已付了。客官可还要再喝壶好茶解酒？”

吕化摇摇头，站立起来，自回相府。一路上，摇摆得越发厉害，那宝剑敲他屁股也越发敲得狠。

岂不知他的宝剑已被人家掉换了，现在敲他屁股的已是假剑。

那个黑瘦的少年公子不是别人，正是秃子。

彭元尾随吕化，看他大摇大摆进了相府，即刻返回萧宅，将吴骥上当和吕化盯梢并已探明萧宅的事说了。彭元又讲他想将计就计，诱吴骥前来，萧菱点点头，咬牙说：

“这样很好。我看吴骥这贼多半要来这里，不论他几时来，我都在这里等候！他前次匆忙中去找你，因此只带了两员家将，这次可以从容调动人马，多半要派来大批官兵，你俩也不必守在这里白担风险。只要这次吴骥前来，我绝不让他回去就是！”

秃子断然不肯，说道：“怎么能让萧姐姐一个人待在这里！他越是来官兵，我们越是不能走。我小元哥哥不必说，就是我，也可以帮姐姐一些忙，多一只蛤蟆，还多四两力呢！就算姐姐先杀了吴骥，那么多官兵怎么办呢？”

萧菱凄然一笑说：“那时我也不怕官兵了！”

秃子还以为吴骥比几千官兵更厉害，彭元听了心中明白：萧姐姐是觉她活着就是为杀吴骥报仇，吴骥一死，她再

无挂念，可以从容去死了。就对付吴骥来说，她要单凭自己的一口剑，无论胜负，绝不许别人插手；就对付官兵说，祸都是她只身闯相府惹出来的，两个小兄弟被牵连在内，已为了她遭到不少麻烦，出了极大的力，虽然他们未必惧怕官兵，到底对方人多势众，兵刃如麻，万一有什么闪失，如何对得起这两个小弟兄？萧姐姐既然有这念头，怕是一句两句。绝难让她改变主意。这样一想，彭元笑对二人说：

“吴骥那老小子还不定来不来呢，这事可以慢慢商量。眼前倒有一件更为紧要的事要办。那个跟踪你们的白胡子，我看他道行有限，可手里头一柄宝剑却是件灵物，变幻无穷。那老家伙怕就是靠着这柄剑破了我的铁壁合围，救出吴骥去，解脱了铁算盘。他出入相府，又帮他们办事，看来是秦桧的爪牙。倘若相府里派了他来，我们也不知他宝器的虚实，一时被他制住，倒要吃亏。再者，他那剑除了能作法，还是件极锋利的兵器，我亲眼见那剑断石就如切豆腐一般。秃子兄弟学剑，正缺件称手的兵器，那剑身长约二尺，以秃子兄弟的身材，用那剑再合适不过！我们倘能在他们下手前先弄了那剑来，一来可免去后患，二来秃子兄弟也不必再用竹剑了。”

秃子听了，登时一跃而起：“我现在就夺他的剑去！”

萧菱听了，也无限欢喜，见秃子往外走，却上前拦住：

“不要胡来！你连那老贼的面貌也不识，如何寻得到他？”

秃子说：“相府里白头发、白眉毛、白胡子的老头儿能有几个？小元哥哥说他剑就挂在身上。我到相府门口悄悄等着，见他出来，我抱住他的大腿将他撂倒，解下他的宝剑就跑……”

彭元笑着点头说：“看来也是有些智谋的！”

萧菱着说：“这是蛮干！他见过你面，如果识出你，拔出剑作起来，你岂不要吃亏？这事还是你小元哥哥去的好，一则你小元哥哥认识他，他却没见过你小元哥哥；二则就是动起手来，你小元哥哥也有办法降服他！”

彭元一旁叫嚷起来：“姐姐又偏心！怎么怕他吃亏，就不怕我吃亏，焉知那老东西不认识我？多半我们三个到花市街前巷时，他就躲在墙里候着我们，不然，他怎么会跟上你们呢？我刚刚还说不知他宝器虚实，怕要被他制住，姐姐却一口咬定我‘有办法’，让我替秃子弄剑去！”

萧菱笑了，安慰他说：“要是这样，咱们再商量一个别的办法。我是看你比秃子兄弟本事大，心眼儿也比他多……”

彭元生气说：“这倒是说我好话，还是说我坏话呢？前番说我动心思捉弄他，这回又说是‘心眼儿多’！”

秃子在一旁说：“其实我小元哥哥又老实，又厚道。他总是向着我，什么时候捉弄过我？就说这剑吧，还不是我小元哥哥替我想着的！”

彭元忍不住“噗哧”一笑：“你少跟我来这一套！”又对萧菱说：“姐姐看见了吧，到底是谁的心眼儿多？这不是明明拿好话哄着我，让我替他卖力气！”

萧菱也笑起来，说道：“反正你们俩心眼儿再多，也还是两个孩子一一放着正经事情不办，一味在这里斗嘴玩儿！那柄宝剑到底该怎么弄来呢？”

彭元说：“我看就来个公平的，也不要他一个去，也不要我一个去，我俩一起出去，到时候再相机行事。我们面容怕是他都识得，需要先化化装！”

两人都把脸和手洗得干干净净，彭元取出花篮，掏出两套

阔家公子的行头，一时都穿戴好。萧菱又叮嘱了一番，两人出门。

他们直奔丞相府。到了门前，彭元让秃子到那条陋巷里等候，他自己隐住身形，想溜进去察看动静，得便就下手。也是事有凑巧，他刚迈步，就见吕化摇摇摆摆，从影壁后头走出来。吕化刚刚走下台阶去，台阶上头两个挎腰刀的护卫就相视而笑，一个低声说：

“昨夜张爷让我帮他抱一坛酒给这老白毛送去，老白毛抱着坛子，直喝到三更，今日睡到日头照屁股犹自不醒。可是看他现在猴急的模样儿，怕是又犯了酒瘾，去外头找地方吃了！”

另一个低声说：“留神被他听了去！那可是相爷的贵客……”

彭元返身回到巷里，告诉秃子：“你悄悄跟着巷外那个白胡子走，我随后就来！”

秃子尾随吕化到了泰和酒楼，看着他走进去，正不知应该如何，一回头，见彭元腰上挂着一柄到，手捧着一坛酒来了。秃子迎上去，笑嘻嘻地说：“我看是‘掉包儿’之计！”

彭元说：“我说你比我心眼多不是！”又说：“我俩一起进去，他容易认出来，你就回去等着好东西吧！”

秃子坚决不肯，说道：“我自己使的兵刃，倒是别人替我弄来的，怕会成了一辈子的心病，还是我自己去弄！”

彭元心想：“我这小兄弟是个有志气的！”也就点头答应，将自己路上已想好的计策，如此这般说了一番。

彭元见秃子抱着酒坛进店，也并不敢离去，他在泰和酒楼外等候良久，才见秃子喜滋滋、兴冲冲、贼溜溜地从门里走出来。彭元朝他腰里望一眼，果然挂在那里的变成了宝剑。

彭元携住他的手就走，边走边说：“我就知道你干这一手儿比我在行！”

秃子快活，也不怕他戏谑。他用手按着那剑柄，连偷看一眼也不敢，似是自己一看，别人也看见了。直到走回家门里，将大门闩好，秃子才“唰”一下子拔出剑来，把萧姐姐教会他的几招施展出来。

萧菱正等得心焦，听见门响，早跑出房来，见一片寒光闪闪，心中又惊又喜：“果然是件宝物！居然这样顺利地弄到手了……”

秃子见萧菱站在那里，立刻收了招式，笨手笨脚把剑插入鞘内，又从带上解下鞘来，双手捧给她。

萧菱握紧剑柄，拔出一段来看，见上面似乎有蓝色的暗纹，斑斑点点、条条划划，看不甚分明，翻转来看另一侧，也是如此，再将剑完全抽出，那些黑纹不见了，只是一片冷森森的亮光。萧菱心想，学剑的十年中，师父断断续续讲遍了天下名剑，却从未提起过这样一柄无名宝剑……看看剑锋，也如自己的“秋水”，貌似圆钝，实则锋利无比。她把宝剑由剑柄至剑尖，仔细将两刃察看一遍，竟无一丝一毫缺损处。从这剑外形看，也不知经历几朝几代，用了多少年头，上面却不见任何磨损的痕迹，又能如此完美无缺，这钢质的坚硬，也就可想而知。萧菱点头：

“真是切金断玉的宝物！可惜我叫不出名字……”

她将剑插入鞘内，交还秃子。秃子又将剑双手捧给小元哥哥看。彭元向他扮个鬼脸儿，接过宝剑，也抽出来看。

他的看的方法又不相同：将剑柄贴在自己鼻子上，剑尖斜向天空，眼睛从剑的护手直瞄向剑尖，看了一会儿，又扭动手腕。

秃子见他看法儿特别，也凑上来要试。彭元笑着将剑递给他：“只是要小心，不要削下鼻子尖，将来不好找媳妇儿！”秃子和萧菱都笑了。

秃子依照彭元的样子，刚一看就叫一声：“真漂亮！”原来，这样一看，剑身两侧各现出一条青龙，龙尾靠近剑柄，龙头却在剑尖。秃子又扭动剑柄，这一来，连赞叹也顾不上了——剑柄旋动，青龙就活了，张牙舞爪，似乎就要从剑尖上飞跃出去。

秃子不停扭着剑柄，还咯儿咯儿笑，看得十分开心。他的“师父姐姐”一见，顿时现出小丫头子原形，矜持全无，跳着脚，嘴里喊着：“给我看看，给我看看嘛！”手就伸上来夺。

秃子掉转剑来递给她。萧菱看了，也如秃子般欢喜雀跃。她问彭元：

“你怎么知道这样子看呢？”

彭元说：“我师父给我讲的各种宝器中，就有这‘青龙古剑’。适才我见秃子舞剑时，剑影里有两条青龙游动，想来或者是这剑，果然不错！”

萧菱说：“我也见了，所以先到剑上找，却看不见。我师父讲遍天下名剑，虽有叫‘青龙’的，却并没有这两条龙。”

彭元说：“这剑是个灵物，原不是俗世间东西，武林里数珍奇刀剑，自然也不会数到它，姐姐不知，也就不足怪了。可惜我们不晓口诀，这剑的奇异功能也就无法显现。”

秃子接过宝剑，双手抱在胸前说：“我也不要什么‘奇异功能’。全凭剑术高超，才是英雄。我只想跟萧姐姐学好剑法，也让武林中都知道有一把‘青龙古剑’！”

萧菱和彭元相视而笑。

第二十二回

悲泣阵阵喜得仇人头

欢语声声犹有未酬志

到了掌灯时分，丞相府分兵去捉贼人的布置都已完成。吴骥端了一杯香茗，坐在茶几旁歇息，想着是否还有什么疏漏之处。

他亲自窃听到今夜彭元、秃子都宿在王豹家，萧宅只剩下姓萧的丫头，决定自己去萧宅。姓萧的丫头是盘算他的主谋，剑法精妙，只要除掉她，群贼无首，事情就算解决。王豹不过是跟着瞎起哄，就算他真心报仇，也不足虑。今天引出萧家那丫头来，犯不上跟她讲什么武林的规矩，自己和方赤龙、秦义这两个武功最强的家将一齐上去，两把钢刀、一条花枪，把她当场杀死。两个给萧家保驾的小贼睡在王豹家，是个绝好的机会，就算姓彭的有邪术能冲出官兵包围，怕是他赶来也只有收尸的事好干了！吕化那老小子也不知哪里吃得大醉而归，原该让他去对付那两个小叫化子，谁晓他去成去不成。他不去也好，免得借官兵之力杀了两个小贼，他又去相爷那里臭表功。相爷早允了我荐我到兵部供职，这件事情办好，就向他讲明女刺客是萧承业之女，为报全家被杀之仇才来刺杀相爷的。我除了她，自然是件大功，也该荐我去朝里了。

想到这里，他忽然认定三五年之后，大宋朝的兵部尚书姓吴名骥，一时飘飘然起来。

可惜一声“吴爷”打断他好梦，抬头看时，却是活神仙吕化，只见他摇摇晃晃站在面前，拱着手说：“未将听令！”

吴骥皱皱眉头，却又站起来说：“老先生吃醉了！快请坐下。”

吕化扑向花梨木椅子，不是一把抓住扶手，早就一头栽到地上。他挣扎着坐好，哈哈笑着说：“正要靠那一坛好酒，与吴爷擒三个贼来！”

吴骥说：“这样小事，也不消烦劳老先生，我自己去足够了！”

吕化哈哈大笑：“你莫非还想让那小叫化子把你圈住，在里头转来转去？”

吴骥肚里冒火，心中骂一句“老混蛋！”嘴上却说：“那是我一时大意了，让老先生分神。今番我宝刀定不饶那姓彭的小贼！”

吕化正色说：“吴爷不可大意。那孩子随便拣起根枯枝就能施‘画地为牢’之法，绝不是个等闲之辈。他能施此法，必不限此法。比如吴爷手中宝刀，他略一施展，这刀即刻就到他手中了，吴爷还用什么去杀他？”

吴骥原就觉女刺客进相府那夜，他所获宝剑丢得蹊跷，听吕化一说，这说不定正是姓彭的小贼所为。这样一想，心生忌惮。他先前不把彭元放在心上，只因几番同彭元相遇，彭元都未对他构成什么威胁。此时回头想想，心中明白：看来他是有意让那丫头亲手报仇，并非不能，是不为也。一旦那丫头有了危险，他可就要伸手相助了。如果今夜行动中，我尚未将那丫头杀死那个小贼就赶了来，岂不麻烦？这样看来，吕化还是非去不可的……

想到这里，吴骥说：“我说不敢烦劳吕先生，只是因为老先生今日为我解围，又去查明了贼人下落，实实已过于劳累了。”

吕化说：“比起昔日擒妖斩魔，这算什么劳累！我来到相府，秦宰相对我这般器重，我却寸功未建，心中也觉不安。今日就去擒住刺客，让宰相得以无忧！”

吴骥说：“既然老先生如此热心相助，那就再顿劳先生一回。今夜一交子时，两处贼巢都有官兵包围。我已亲自查明，两个小贼并一个叫做王豹的贼人，都在王豹家里。老先生就去配合那里的官兵擒拿三个贼人……”

吕化应了。

去王豹家原是彭元设的疑阵。萧宅那里，王豹天黑后也赶到了，四个人商议对策。

萧菱初次与王豹面对面，她下山不久，也不惯与男人一处说话，眼皮也不撩一下。讲到今晚的事，萧菱坚持原来意见，让他们都躲出去，只自己一人在家等候吴骥。彭元、秃子自然不肯。争到最后，大家说妥，如吴骥来了，萧菱独自与他格斗，别人都在外面，只去对付官兵与吴骥的一帮助手。

到了深夜时分，萧菱早熄了烛，独自按剑坐在正房堂屋里。听听院中毫无声息，也不知那三人都藏在何处。一阵冷风卷过庭院，窗纸“呼啦”一响，寒气直透薄衫，萧菱后悔：那个王豹也还罢了，我何苦把小元和秃子也赶到院子里去？今夜这般寒冷，这两个孩子如何受得了？我只顾自己报仇，也就太没一个当姐姐的样子了！

又等了一刻，依旧只闻飒飒的风声。萧菱又想：“到这般时候还毫无动静，怕是今夜吴骥不会来了……我爹娘和姐姐兄

弟的深仇，何时才得报啊！”

黑暗里环顾四周，忽然觉得全身的血都涌上头来——十年之前，也是这样一个深夜，就在这屋子里，一场血腥的屠杀发生了。想到这事，顿时像看见吴骥持刀溜进门来，钢刀落处，血溅枕席，厚道慈祥的爹爹犹自血泊中挣扎，刀尖又送进亲娘的心窝……

萧菱静坐未动，皓齿已将自己下唇咬破，鲜血滴滴答答滚落下来。萧菱站起，用手背一抹，忽然听见院中“嚓”一声轻响。她正待从已剪开的一个窗纸洞里向外窥望，就听见一个低沉的声音说：

“出来吧丫头，你吴爷来了！”

外边话声未落，萧菱早踢开房门，纵身出去，一眼看出，来人虽然身躯高大，却不是吴骥。萧菱脚尖刚点到地面，那人单刀已戳向她咽喉。

在这同时，身后又“呼”地一声，似是花枪、棍棒之类兵器抡动，却非指向自己。萧菱缩身躲刀，听得背后“哎哟”一叫，伴随“咕咚”一声。她的宝剑原该随着缩身去刺对方小腹，忽觉不对，只好将剑向后一扫，身体同时旋转过去。这一转过，看见地上摔倒一个使棍的，虽已仰面朝天，棍子仍举在手里，另一个曲下身来的大汉，正从她胸前抽刀回去，以避免她这一扫。

原来，吴骥、方赤龙两个先从萧宅后头的窄巷里纵身上房。看看没有动静，方赤龙先纵身进了院子，转身朝房门喊了一声，冒称是吴骥，引萧菱出来，不由分说迎面一刀。吴骥见萧菱蹿出，立刻纵身下房，在半空就将宝刀尖对准了萧

菱脊背，想趁落势一下戳进萧菱胸里。不想人还未落地，靠墙处就抡出一棍来，棍带风声，正是“横扫千军”的招数，只不过吴骥还在半空，这棍扫向他双腿。吴骥不肯舍弃萧菱，并不回刀拨棍，只将双腿一屈，又立即踢出一脚，正踢在来人脑袋上，将他踢翻，刀尖仍指向萧菱。待到萧菱旋剑回身，他心疼刚修磨好的宝刀，这才撤回。

萧菱黑暗中辨清背后递刀的才是吴骥，丢下方赤龙不顾，直扑向吴三刀。在这同时，地下躺的那位使棍的已经爬起，抡起棍来，一个“泰山盖顶”砸向吴骥脑袋。萧菱近处看清，原来这使棍的是王豹！萧菱一咬牙，心说：“刚才我们是怎么商定的？”看见王豹一棍打空，身体朝前一倾，她趁势照他屁股一脚，免得他在这里碍事。王豹又“哟”了一声，这次摔个“马趴”。

原来王豹躲在暗处，看见吴骥背后偷袭萧菱，就抢上去给了他一棍。这一棍没打上吴骥，倒挨了吴骥一脚。王豹一时心里也翻起旧恨：好你个吴骥！你害死我爹，弄得我堂堂少掌柜变成个化子头儿！你今天送上门来，我还能饶你？也就全然不顾事先商定的，看着萧菱扑向吴骥，他也抡上一棍，不想却挨了自己人一脚。王豹心里直生气：就算我那个“横扫千军”没帮上你的忙，到底也为了救你呀！你不帮我也就罢了，怎么还踹我？你跟他有仇，我难道跟他没仇？那吴骥就归你一个人哪！你还讲理不？

看见萧菱不顾一切奔向吴骥，背后完全空虚，方赤龙心中一喜，抢上去就是一刀，就在这一刹时，自己背后黑影一闪，一股劲风到了项上。方赤龙一惊，回刀去搪，只听得“当”一声响，几点火星划过，手中刀顿时轻了，看看，刀只剩下半截

子。看来人十分瘦小，一时不晓多大年纪，什么人物？

此时，按照吴骥布置，从南面进院子的秦义、秦孝也撬开大门，一个使枪、一个舞刀，齐杀进来，直奔萧菱。彭元一直坐在墙角黑影中观战，看见萧菱踹了王豹一脚，不免叹气：“唉，萧姐姐这事也就太过了！”秦义、秦孝进来，他正想着“自己人打自己人”，脑中忽地一闪……哦，把这办法用到吴骥一伙身上也还不错！想着，用手朝秦孝一指。

秦孝吃这一指忽然停步，转身朝着并肩跑进院子的秦义就是一刀。秦义吃惊，用枪架住说：“你干什么？”

秦孝不答，拦腰又是一刀扫去。秦义只当他是黑暗中弄错了，大叫一声：“我是秦义！”

秦孝说：“我要砍的正是你！”

秦义冒火，一抖花枪，直取秦孝。两人顿时杀到一处去。秦义兵器沉重，枪法娴熟，才只战了五、七个回合，秦孝就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了。彭元坐在墙角说：“仗着武艺好欺负人可不成！就算他捡过我金子、抢过我宝剑，也不该把他杀了呀！”又用手一指秦义。秦义忽然说：“哎哟，我这只胳膊怎么抬不起来了？”秦孝气喘吁吁，一边进招儿一边说：“谁叫你往死里扎我？你两只胳膊全抬不起来才好呢！”

秦义只好一条胳膊使枪，两人正好打成一个平手。

方赤龙的兵器被削，一时找不到替换的，只用半截刀同对手周旋。对手显然十分高兴，得意地说：“上回我拿砖头砸你屁股，这回又砍断了你的刀……”

方赤龙听出娃娃腔这才知道，原来对手是盈福巷碰上的那个秃叫化子！方赤龙大怒，自以为那孩子绝非自己对手，

把手中半截子刀舞得呼呼作响，也没想到对手的宝剑十分厉害，刷刷几招，逼得他连连后退。方赤龙害怕：“这小东西有如此好的剑法！”想找空子逃开去寻刀。秃子把学会的十几招使完，胡抡起来。方赤龙又纳闷：“这是什么意思？有这么使剑的么？……”再看看对手确实不行了，于是半截刀一丢，抢上一步，掐住秃子手腕，就要夺剑。

秃子急了，大叫：“小元哥哥，他抢我宝贝！”

彭元指点说：“你使劲掰他手腕子！”

秃子依言，左手上去，抓方赤龙夺剑的胳膊。方赤龙胳膊粗壮，秃子抓不拢。方赤龙冷笑：“你再用些力气！”秃子到底摸到他手腕，紧紧握住说：“我用力气，你可别哭！”使劲一掰。

秃子是想掰疼他，让他撒手，也没想到“克吧”一声响，手腕竟被他掰断。方赤龙大叫一声，砰然倒地，疼得昏了过去。秃子自己也吓慌了，拣起宝剑，掉转头就朝彭元藏身的地方跑。

此时萧菱同吴骥战得难解难分。吴骥只想杀人，不再顾惜宝刀，猛地一搪，要把对方利剑磕飞。万没想到刀剑相交“当”一声响，自己登时臂膀酸麻，虎口生疼，宝刀几乎脱手。吴骥震惊：她哪里来的这么大力气！也不想继续周旋，突然打个忽哨。

忽哨声刚落，院墙外边一齐用长竿挑出无数白灯笼来，四面同时有火把举起，将院子照得如同白昼一般。灯火一照，萧菱看清四面的房顶和墙头上埋伏了无数弓箭手和戴甲的士卒，刀出鞘，弓上弦，也不知他们几时爬上的。萧菱心中一动：“这老贼要逃！”这样一想，一剑紧似一剑，把吴骥

裹在剑光里。

萧菱料得不错，吴骥正是要逃。按他计划，如果萧宅里另有别人，四个人又一时不能得手，他就一声忽哨亮起灯笼火把，再声忽哨四人一齐撤出，然后万箭齐发，把贼人全部射成刺猬。

只是现在他第二声忽哨再也发不出。他原以为即使不能单独杀死萧菱，至少跟她打个平手，再退一步说，就算萧菱占了上风，他拼力气突然施展出“三刀”绝技，暂压住萧菱，自己撤出院子也绝不成问题。万万没有料到，姓萧的丫头今天像是鬼神附体，剑剑送上来都灵动而且沉重！她原是体力不济，越战越弱，谁想今日竟铜浇铁铸的一般！

躲在墙外、房上的官兵和秦府家将原来只听院中“叮叮当当”一片乱响，及至灯笼火把齐明，他们全都胡涂了：院子里有五个人刀枪相交，奋力拼搏，一个大将负伤，四肢摊开仰天倒地，不知是死是活。这样一个怕人的战场，居然会有两个孩子靠墙坐着看热闹儿，还说说笑笑、指指划划，十分开心！相府的吴大人和一个女贼厮杀也还罢了，何以两个秦府的家将又在那里自己跟自己拼命格斗起来？最奇的是还有个围着他俩打“太平棍”的，一忽儿照使刀的屁股上狠敲一棍子，一忽儿又跳向使刀人对手那里朝脑袋打一棍子。那两个疼得哇哇怪叫，却谁也不睬他，只顾专心对付自己的伙伴，想置对手于死地，偏偏谁都无法得手！

萧菱燕子般东飞西腾，一把剑将吴骥逼得走投无路。她一边挥剑，一边忽地发出高亢的呼号：“你们听着！”

只这一声，院内院外顿时鸦雀无声，秦义、秦孝和打“太平拳”的王豹全住了手，连坐在墙脚的彭元秃子也都愕然。萧菱挥着剑，接下去又叫：

“就是这个吴骥，就在这个院里，也是三更时分，越墙而

人，杀了我一家！我父亲萧承业，为人忠厚，与世无争；我母亲薛氏，连只蚂蚁也不忍心踩死；我哥哥姐姐还是小孩子，小弟弟只有两岁！他们究竟何罪，霎时间血染枕席，都作了刀下之鬼？我现在，就要杀死这个残杀无辜的恶棍，为父母兄弟报仇，也为一切受他荼毒的人申冤。在场的知情人可以作证！老天可以作证！”

深夜之中，她的声音凄厉、激越，在场的人无不愕然。随着最后一个“可以作证”，萧菱双手握剑，竟似用斧一般，兜头直劈下去。此时吴骥早斗得筋酥骨软，见剑带风下来，使尽全身力气，用宝刀往上一架。

王豹听得萧菱控诉，复仇的烈火也“轰”地一声在胸中燃起。他全忘了萧菱的一脚，哇呀一声大叫：

“我也有仇，我也要报！”

双手将棍子高举过头，发疯一般抡过来。可惜他迟了一步——萧菱的剑砍在刀上，吴骥宝刀“嚓”一声断了。吴骥一侧头，宝剑从肩头斜劈下去，“喀嚓”一声，将吴三刀半个肩膀连同左臂一起削下来。吴骥一声惨叫，王豹一怔的功夫，萧菱早劈胸揪住正倒下去的吴骥，把他拖进屋中去了。

全场人都似痴呆了一般，僵住不动。少时，吴骥号叫声突然停住，屋内却传出那姑娘阵阵啜泣之声。彭元低声对秃子说：

“院子里还有他们三个人，你进去告诉萧姐姐，趁他们无法放箭，我们快撤！”

就在这时，大门内忽然闯进个白发白须的老翁，高叫了一声：“活神仙吕化在此，反贼杀了人，一个也休想逃走！”

吕化说着，拔出宝剑，朝前一指。这一指，他自己先呆住了：原来他手里握着的竟是一

把杀猪的刀子！吕化低头找剑，身上只挂着根木棒。

秃子原被刚才的场面吓得发呆，突然闯进个活神仙这么一闹，他又清醒过来，忍不住哈哈大笑：“你的宝剑在我这儿呢！”说着，扬扬手里的宝剑。

吕化又急又气：“好哇，你偷我东西！”

秃子说：“怎么是‘偷’？我用一桌好菜、一坛陈酒换的！还外带给了你一把杀猪刀，让你以后谋一碗正经饭吃，省着给奸臣当狗腿子！”

彭元笑着捅捅秃子说：“别说了！咱们现在赶紧把灯笼火把都打灭！”

秃子看一眼墙角一大堆碎石头，站起来说：“我说打人也用不着预备这么多石头嘛，原来是干这个用的！”

两人一齐念起口诀，用手指向灯笼火把。一时间碎石如同飞蝗，朝四面八方成群飞去，四周顿时变得漆黑一团。

带队的统领因下面有秦府家将三人，原就不敢下令放箭，此刻灯火初熄，伸手不见五指，哪里敢胡乱行事？只好派人再去寻灯笼火把，待到重新点燃起来，院子里除去倒地呻吟的方赤龙和堂屋萧家祖宗牌位前身首异处的吴骥，哪里还有人影？

却说彭元带着萧菱、秃子和王豹逃出萧宅，择僻静小巷行走，曲曲弯弯，直奔城外，虽然四人路上都不说话，心中却都觉无限轻松。出了良山门又行了半个时辰光景，四人方才停住。秃子先哈哈笑了起来，彭元问：

“你笑什么？”

秃子说：“我笑活神仙呢！”把这事向萧菱讲了，萧菱也破涕为笑。

彭元说：“我看这临安城一时怕是住不得了，不知列位以为如何？”

萧菱看了彭元一眼，又垂下眼皮说：“自然是如此。就是这里留我，我也不愿再停一刻，只是连累你们三个，弄得你们也无家可归……”

秃子笑嘻嘻说：“反正我和我小元哥哥腿肚子贴灶王爷，走到哪里都是家！”

王豹说：“我这里又有什么家！现在正该返回原籍去，告慰老父亡灵，让他老人家九泉之下含笑。”

萧菱的脸突然一红：“适才我也是昏了头，王壮士就请多多宽恕！”说罢一揖。

王豹说：“萧姑娘也是帮我出了这口恶气，我还没致谢呢！”

彭元笑对他说：“原想帮哥哥夺回店铺，今番也只好让你两手空空地回去了！好在来日方长，或者还有收拾铁算盘的机会。”

萧菱一手握住彭元，一手握住秃子，红了眼圈儿说：“我进临安城时，原不曾想过要活着出来。是两位小兄弟又让我死里逃生。此时我这条命也就不是我自己的了！如今奸人当权，世道不公，还有多少人在水里火里挣扎。我倒想用你们送给我的性命去帮助那些同我一般遭遇不幸的人，也算我对两位热心肠兄弟的报答！”

秃子发急说：“姐姐怎么说这样的话！你不认我这个徒弟啦？我还要跟姐姐学剑呢！”

萧菱微笑说：“那我就带上秃子兄弟。不过以后不许你再说什么‘师父’、‘徒弟’的话。我先回四川去禀明我师父复

仇事已了，以免她老人家悬念，你不怕跋涉，就同我一同去见她老人家，正好求她指点，那才是真正的师父呢！学成之后，我们便一同去浪迹天涯。”

秃子高兴，说道：“小元哥哥自然也同我们一起！”

彭元摇摇头：“我还有自己的事要料理，暂回苏溪一趟。事情办妥，我一定去寻你们。你能跟着萧姐姐，我也就放心了！”

秃子叫道：“你离了十日，我就觉得离了一年似的！你像鱼儿游进大海，全没地方找寻！如今天南海北，一旦分手，我到哪里找你？你到底有什么事要办呢？”

彭元一时茫然，自己也说不清有什么事要料理。苏溪老家有他父母坟地，是要看看的，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看来出分手之势已成，想起“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的话，心中涌起一阵悲凉。秃子兄弟和他已成了生死之交，手足情深，实在舍不得分手。但是他同萧姐姐一起，不仅能学成武艺，将来安身立命，而且还有亲人般温情，适足抚慰这颗饱受摧残的孤儿的心。

但他惆怅之中也并未忘记师父的重托。确也如萧姐姐所说，这不公正的世道中，还有许许多多的萧承业，许许多多的王先登。师父嘱他做的，也不过刚刚开始。

（上卷终）

第二十三回

侠士心肠蒸肉包果众腹

顽童脾气施小术揭骗局

却说彭元别了秃子、萧菱与王豹，独自一个默默向东南方向而去。他说返回乡里办事原是托辞，及至见秃子兄弟和萧姐姐终于消融在迷茫的晨雾中，一时生出不可名状的孤寂之感。

他对吴骥杀萧伯伯全家早生疑团，料想此事必与奸相秦桧有关，萧姐姐仓促间结果了吴三刀，此事就成了无头公案。看萧姐姐以为却了一生大事肩上轻松，也不便挑明此事，把她重新拖进苦海中去。有心返回临安城弄个水落石出，想想吴骥被杀，相府必然有场轩然大波，未必宜于探察，也不妨暂避锋芒，回乡去爹娘坟墓上看看。

因时时记着师父爷爷的重托，一路上不忘做些扶困济危的事，几日方能到达故里，他并不十分放在心上。看着眼前景物似曾相识，不免脑中又现出来时路上的狼狈情形。如今虽衣着较之当日还要褴褛，却有爷爷传授的技艺在身，大觉慰藉。秃子兄弟得了活神仙吕化的奇剑，又有个真心疼爱他的萧姐姐在身边，剑术自会大有长进，奔波的旅途上也断不会再有许多委屈，想到这里，心中欣然，再无一丝牵挂。

这日来到一个集镇，但见街上店铺毗连，行人熙熙攘攘，十分热闹。彭元东张西望，心想，这地方眼生，来时路上并不曾见过，倒要看上一看。

走了一段，他见前头围着一大圈子人，都探了头向里面看，不时嘻嘻哈哈。彭元猜想必是耍猴子、玩把戏之类，便也挤了进去。

原来里头是一个大腹便便、满面油光的胖子在打一个瘦小的穷娃儿。众人发笑，是因他那打法儿有些特别。他觑着空子就抽那穷娃子一个很响的耳光，抽过后便说一句：

“你这臭小子图的是嘴，我就只打你嘴巴！”

那孩子伸手护住左侧的脸，他又忽然换了手在他右侧打一记很响的，打了之后还是说那一句。穷孩子双手去护自己两颗，他却突然一躬身，双臂伸上猛地往下一扯那娃儿的裤子。那娃儿惊慌，忙伸手去提裤子，胖子乘机又“啪”地扇一个耳光，说“我就只打你嘴巴！”待到孩子去护脸，他又往下揪裤子。

那些围着看热闹的人见他打法儿别出心裁，只顾开心地哄笑，并无一个上去劝阻。

彭元见一个被挤到角落的卖筛子老汉摇头叹息，便凑上去问他：“这胖子是谁，怎么打人？”

老汉说：“也不过为儿文钱，忒过了些……”眼光朝地上扫去。彭元见那里丢着半个滚满泥污的包子，心中已然明白：这娃儿分明又是一个秃子兄弟！

彭元虽然心中动气，却并不上前劝解，只悄悄把手朝那胖子一指。

那胖子是人群后边这家大饭铺的掌柜，原穿着长袍子，此刻为动手方便，将袍子下摆卷将起来，高高挽在腰上。随着彭元一指，胖掌柜突觉腰间裤带一松，也不知怎么，两长一短共计三条裤子，竟一齐颓然坠地，闹了一个当众现丑。围观的人群始则愣住，接着轰然一声爆出一大笑。

那胖掌柜直似坠入一场恶梦中，及至弯下腰去双手提裤子，却又觉脑袋一震，“啪啪”两声脆响，也不晓是谁在他圆鼓鼓腮上赏了两记大耳光。急抬头看，近前并无一人。众人听得响声，又听胖掌柜“哇呀”一声叫，嘴角淌出血来，也都不晓出了什么事情。

直到胖掌柜在哄笑声里惶乱地系好裤子，彭元才从人群中走出，向他一拱手说：

“请了！不知这穷孩子什么事上得罪了尊驾，这样凌辱于他！”

掌柜的定下神来观看，见走上来的是个半大孩子，左边肩上打了大大小小好几块补丁，右边肩头补丁上又磨出口子露出皮肉来，前襟、袖口、裤角都撕成了碎条子，东一块西一片，说连着不像连着，说不连着可又没掉下来。掌柜的莫名其妙地当众出丑，心里正冒火，见出来个孩子挑眼，又是这么一副模样，益发忍不住恼怒。只是来人向他施礼，说话又文诌诌的，当着众人也不便立即施威。心中暗骂：“你奶奶的，凭你这德性也敢出头！少在我面前犯酸。叫人家‘穷孩子’，你自己倒是个十足的叫化子！”

掌柜的肚里冒火，口中却说：

“我这‘麦香居’里卖酒菜，为过路人方便，门首还摆了个摊子卖肉包子。这孩子身上一文也无，硬是从筐箩里抓出一个就吃，分明白日里行抢！我看不过，这才出来略施惩戒，免得再生这等事。三两个耳光换得好大肉包子，是他便宜了，你道是‘凌辱’，却不知什么道理！”

胖掌柜本也不屑于跟一个小叫化子说这许多话，他是为了让众人知情，所以不仅说得详尽，那声音也又尖又亮，以为

道理都在自己一边，摇头摆尾，十分得意。

却不料他刚刚说出“是什么道理”，裤带竟又一松，还没来不及去抓，三重裤子已颓然坠地。

胖掌柜吓得魂飞魄散，急忙扯上系好，哄笑声中慌不迭叫苦：今日这裤子作怪！纵然腰带齐齐断了，也不至于一下子都滑下去，有人扯着一般！这下子不但要吃店里伙计笑话，日后谁还敢再来我店里吃饭……彭元站在他面前一动不动，他自然想不到是这小叫化子闹鬼。彭元再次弄法，也不过提醒他：你自己倒说说这算不算“凌辱”！

彭元道：“尊驾既说是两清了，就放他走吧！”转身见那孩子被围在人群中双手掩面蹲在地上，要拉他起来。胖掌柜却一摆手说：

“且慢！我原本已要放这孩子走了，你忽然出来说话，想必是要替他付帐。”

彭元心说，这掌柜的果然无赖！也不想和他纠缠，问道：

“你这包子可是两文钱一个？”说着，伸手到怀里去。

胖掌柜说：“我这包子大，又是肉馅儿的，却是四文！”

彭元也不答话，怀中掏出四文钱来，递了过去。胖掌柜不接，反冷笑一声说：

“四文钱想买我一屉包子么？”

彭元诧异：“你适才自己说只拿了你一个的！”

胖掌柜说：“拿的虽是一个，坏的却是一筐！他适才将炭条一般脏手伸进我筐箩，油污的袖子又在我包子上拂过，弄得满筐箩包子都让人恶心。谁还肯花钱来买这样包子！”

彭元问道：“你这一筐箩包子有多少个？”

胖掌柜扭头去望门首的伙计，伙计即刻回道：“禀掌柜

的：筐箩里是刚出笼的一屉包子，总共八十个。”

胖掌柜向彭元冷笑：“你可听见了？”

彭元见依旧掩面蹲在那里的娃儿可怜，忍了忍说：“就与你三百二十文！我此刻肚子也饿得紧，正要七八十个包子去填。不过我要数着吃，缺了一个却要你退钱！”说着又将手探进怀里。不料胖掌柜又眨巴看小眼睛说：

“我倒不要你赔钱，只要你赔我八十个干净的包子！”

彭元心说，这肥猪可是自找不痛快呢！并不生气，笑嘻嘻说道：

“掌柜的，这事可就透着怪了！你做包子原是要卖的。如今我出钱将这一筐箩悉数买下，你如是个老实的生意人，再没有不高兴的，怎么竟生出这刁钻的主意，就不怕在场的列位明公笑话？”

这话说完，果然人群中议论纷纷。有人大声说：“这个掌柜确是胡搅蛮缠！”

胖掌柜并不惊慌，面向彭元，扬声道：“话不是这等说，小爷掏钱买我包子，我自然高兴。只是我在酒楼外卖包子倒并不在赚这几文钱，皆因卖包子时吆喝得热闹，又总有几位客官在我门前举着热腾腾、香喷喷的肉包子吃，就引来不少路人进我酒楼里喝酒吃饭，照顾我店里生意。如今小爷把包子一股脑儿买了去，我酒楼门前不免一时显得冷清，把里头的大宗买卖耽误了！”又压低声音说：“你若嫌去买包子麻烦，也可将这筐箩包子与我留下，虽然包子脏了无人来买，吆喝吆喝也可为我酒楼招揽顾客。你自然也就不必给我三百二十文，我只收你三百文就是！”

彭元肚里又生气又好笑，我打你个厚脸皮的肥猪！我当是

你存心斗气，原来还捎带着敲诈勒索！敲诈有钱人也还罢了，明明看着我是个穷孩子，还想把我掏光，你这心也就够黑的了！彭元仍旧笑嘻嘻地说道：

“三百文一个的包子我可买不起。我还是给你弄来八十个新包子吧！”

胖掌柜说：“我包子馅儿的配料有些个特别，你必须买来跟这丝毫不差的！”

彭元不再答话，挽了挽袖子，转身走向适才那个卖筛子的老汉，向他施礼说：“借老爷爷两个筛子用用，可使得？”

老汉早将胖掌柜恶迹——看在眼里，心中忿恨，虽不知这穷孩子借筛子何用，想来总是应付那无赖的，也就答应。

彭元谢过，先去拣来三块石头，在地上摆作鼎足之状，然后在老汉摊子上挑了三只最大的筛子，叠架在三块石头上。围观的人越挤越多，此刻都心怀好奇，直眉瞪眼看着彭元忙碌。卖筛子的老汉大惑不解：我还道是他要摆上筛子向众人乞求施舍，他这是要干什么呀？却见彭元又借走他一个屉帘，盖在叠架好的筛子上。胖掌柜一旁冷笑着说：

“我看你是也想在这里开个包子铺，与我一比高低，可惜只缺了点儿材料！我里头要面有面，要馅儿有馅，要不要派伙计给你送些出来？”

彭元并不睬他，只站在那里盯着笼屉似的一叠筛子自言自语：

“这柴有些湿，火可是不会赶劲！”

谁也没见他往底下放什么柴，哪里会有火？却见他说着说着弯下腰去，撅起屁股，朝着筛子底下吹起气来，这气一吹进去，只听底下轰地一声，红色的火苗子登时从石头中间蹿出，

不一时，三层筛箩间的缝隙间“哆哆”地喷出白气！

卖筛老汉心里一凉：我这三只大筛子算是完啦！胖掌柜和围观的人群尽皆呆若木鸡，一时间大气也喘不出了。

约莫一盏茶工夫，筛箩底下烟消火灭，声息全无，只四周缝隙还有丝缕白气逸出，袅袅升起。彭元转向胖掌柜说：

“这回用得上你伙计了：你让他们取来筐箩，收你的八十个包子。免得我先掀了屉，你又说包子脏了、凉了，同我胡缠！”

胖掌柜将信将疑，因急于看个究竟，向挤在酒楼门首观看的伙计们一挥手。一个伙计转身进去，立时提了个空筐箩出来。那伙计伸手揭开屉帘，一团白气散开，众人齐“呀”了一声：里边果然是热气腾腾雪白的大包子！

彭元扭头问胖掌柜：“你蒸熟的包子每个重多少？”

掌柜的呆愣了半晌方才回答：“每个是三两五钱，出入不过两钱！”

彭元说：“我的包子也如此，你去取了秤来称！”

掌柜的直着眼说：“也不消称了……”

彭元又说：“有道是‘包子好吃不在褶儿上’，这馅子好坏是顶要紧的。你总该掰开一个看看，送进口里尝尝，看看我的馅子可比你的差！”

胖掌柜不答，只顾直着眼睛发呆。彭元一乐：

“你既没什么挑剔，就让伙计收起包子，换了那一筐‘脏的’来。我这三筛包子总共九十。你须留下十个给我！”

伙计一五一十，拣足了八十个包子，只烫得“哎哟”连声，不时把指头送到嘴上去吹。彭元指指那伙计的手，对胖掌柜说：

“你这人实实的刁钻可恶！那孩子白细细的十指，你道是‘炭条一般’，只拿了一个包子，你就诬赖说满筐箩的尽皆脏

了。如今你伙计这样肮脏的一双手，偏又许他一个一个去捏，难道就不怕没人出钱买了？”

胖掌柜尚未完全清醒过来，那个伙计却先不服气了，叫嚷道：“你这小叫化子满口胡言！我每次拣包子前都要洗手，这手一天就不晓洗过多少回。你在那里瞎扯，还不如睁开眼瞧瞧！”

说是让彭元瞧，倒把双手举过头顶，为的是让众人都看得清。

这手不举还好，一举起来，全场又哗然大笑。只见他那十指全是污秽，真个如同炭条一般，看光景怕是有几个月不曾洗过。只有十指的尖端和手指肚儿是白的，显见是捏包子时把污秽都沾到包子上去了。这伙计还不省众人何以发笑，自己也看看，顿时惊呆，一溜烟躲进店里去了。

彭元将前两个筛子摆回老汉摊床，双手捧上第三个，对老汉说：

“多谢爷爷相助！也没有别的东西酬谢，这里十个包子，权作点心吧！”

彭元说着，恭恭敬敬捧到老汉手里。老汉细看自己筛子，外边虽经烟熏火燎，竟是一尘未染，里边蒸过包子，却些许油渍也无，三只都是崭新，犹如不曾碰过。老汉呵呵笑着说：

“我年过花甲，怪事也颇见过几桩。你今日之神技，却是闻所未闻，更不必说目睹亲见。这包子我就留下吃，为的讨个吉利！”

那胖掌柜见穷孩子这般手段，哪里还敢纠缠？灰溜溜回到酒楼，刚进得门去就听厨下大呼小叫，跑去看时，原来厨师揭开刚蒸好的包子，竟有一层笼屉空空如也，半个包子也没有了。

另有一层，看着缺少一片，数了一数，恰是十个之数！

胖掌柜心下明白，却哑子吃黄连，一声苦也叫不出。他已料出自己两番掉裤子，一次挨耳光以及伙计白净的手变作乞丐爪子俱是这穷孩子所为，倘若寻了出去，必定有更大苦头要吃。掉裤子出丑事小，如他一时恼怒，让我的酒楼也无缘无故着起火来，烧个精光，岂不要逼得我悬梁自尽？这样一想，就连探头向外看看都不敢了。

彭元转身寻那挨打的孩子，见他依旧双手掩面，蹲在地上，便拉住手臂，扯起他说：

“小兄弟，没事啦！这里一大筐包子呢，你多拿几个，回家去吃！”

待那娃娃放下两手站起，彭元吃了一惊。他先时看那两手，十指尖尖，手背上有几个浅浅的窝儿，就生疑念，此时看清他脸庞儿，只见明眸秀眉，小小一个红嘴巴，虽然双须被打得红肿，又有泥污掩盖，依旧辨得出女孩儿模样，皆因她穿了一身男孩子衣裤，竟被误认了。

彭元急忙松开揪住她胳膊的手，不觉后退了一步。那女孩儿忽闪着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看他，里边虽还流露出惊惶，却些许泪迹也无，显见他方才只是害羞，并没有哭。彭元记起秃子教他一条讨饭的经验：凡挨打时定要狂号大哭，想办法挤出眼泪，一则可减轻痛楚，再则可引人怜悯，或打者住手，或观者说情。这女孩子初学乞讨，也许还不知这诀窍。但小小女娃娃挨这般狠打，只是无声地忍受，既无一语求饶，又不流一滴眼泪，到底有些反常。也不知她是有些痴呆，还是天生的倔犟脾气。彭元轻声说道：

“原来是位小姐姐，适才多冒犯了！”

不料那孩子竟然满脸怒容，抗声说：“你胡说什么！”彭元不解，也不知自己“胡说”在哪里——是将一个男孩儿误当作女的，还是她确系女孩儿，只是不准自己讲出去。长得有些女孩儿气的男孩子也并不罕见，多半自己弄错了。如此一想，彭元拿出男子汉对男子汉的气概来，一指筐箩，哈哈笑道：

“我赔了他新包子，眼前这些，尽是我的了！”

又跨步到法箩前，揭开掩着的布片，向那孩子招招手喊：

“来！小兄弟，吃！”

谁知那穷孩子不但不动，反摇摇头说：“在下却不吃嗟来之食！”

彭元愕然，接着又心中好笑，看来这孩子也如我，是读过几天书的。你不吃“嗟来之食”倒也可敬可佩，怎么刚才却去吃“抢来之食”？皆因你硬要去吃“抢来之食”，才引出了这样一场麻烦。我原为让你吃个痛快，这才忙了半日，你小小娃儿何必满身迂腐的书生气！

看见那孩子已转身走了，彭元着急，灵机一动，追上那孩子说：

“这包子不吃，白便宜了那个肥猪掌柜的！我肚子此刻饿得咕咕叫，咱们一齐上去，抢他两个，你看如何？”

说着，突然转身，饿虎扑食一般抢上去，抓起一个就咬。

这一招儿果然灵验，那孩子也随着抢上，双手各抓起一个，慌不迭向口里送。

见他俩吃起来，多数围观的散去，只十几个穷汉围在那里，眼巴巴看着。彭元边吃边向他们说：

“几位叔叔伯伯如不见外，就请一齐下手，这样岂不更热闹有趣？”

那十几位原就等着彭元这话，听到邀请，哪个还肯“见外”？一哄而上，许多胳膊同时伸上筐箩。那孩子见状唯恐落后，益发吃得起劲儿。一时之间风卷残云，将一筐包子吃得干干净净。

那个孩子到底吃得文雅，比不过一群饥汉，他向空位箩里望了一眼，意犹未尽。彭元正要问他饱了不曾，他却双手一拱说：“讨扰了！”言毕转过身去，迈着四方脚步，摇摇摆摆去了，活脱一个穷酸秀才。

彭元见他消失在人群中，又是好笑又是感慨。虽说这孩子近乎痴呆，却看得出不是寻常人家子弟，多半也是家中遭遇什么不幸，以致流落街头，受这样委屈！再想一想，京师何等繁荣，不是也有数不尽的秃子、二狗沉在底层，饱尝辛酸？这里一个小小集镇，这种事又何足为怪！

彭元站立片刻，继续前行。看看一条街就要走到尽头，又见路旁有一大群人围着，里头吵吵嚷嚷，也不知谁又在这里动手打人。

彭元寻了缝隙钻进去看，却不是打人，只一个细高、一个矮壮的两条汉子，正站在那里一唱一和地直着脖子叫喊。那瘦高汉子穿戴整齐，黄脸上一双三角眼睛透出精明神气。矮粗的紫黑脸膛，一部虬髯，寒风里赤裸着上身，胸前一丛黑毛，浑身隆起着一块块精肉。只听得瘦高的说：

“谁也免不掉有个跌打损伤。”

矮壮的喊了声：“不错！”

瘦高的说：“切肉不小心，指头上‘嚓’地就是个口子！”

矮壮的接上一句：“我那笨婆娘，哪天切菜都得来这么两个！”

瘦高的说：“常有的事！”

矮壮的问：“怎么办？”

瘦高的说：“就两个字：不怕！”

矮壮的“砰”地拍一下胸脯，紧跟着喊一句：“不怕！”何以不怕？原来两人带着“龙骨止血膏药”，小帖的四文，大帖的八文，只消一帖，流血立止，一袋烟的工夫揭下，伤口完全愈合，皮肉上一丝痕迹不留！

这二人你一言我一语，只接得天衣无缝、滴水不漏，加之插科打诨，引逗得观众阵阵哄笑。说到紧要处，那瘦高的转身去地上摆的药箱中取出一把明晃晃的解腕尖刀来，照准那矮壮汉子的臂上就是一刀。臂上登时血流如注，那矮壮汉子一手掐住了胳膊呼痛不止。瘦高的却不慌不忙，将一帖膏药灯火上烤着展开，贴到伤口处，血流果然立即止住。

那瘦高汉子一直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此刻又朝人群中一指说：

“那位官人说了：‘这不新鲜！你那膏药是黏的，要照你这么用力，贴到屁股眼儿上怕是连屎也拉开出来，你那小小伤口，自然粘住，怎么还流得出血来？’好，你老人家说我是粘住的，我把它揭下来，你老人家再看看！”

口里说着，果然走上去，将那膏药轻轻揭下，又拿了块湿手巾擦抹几下。众人再看时，那矮壮汉子臂上伤口果然愈合，一丝痕迹无！瘦高汉子高声喝问：

“灵不灵？”

矮壮汉子朝自己伤臂上狠拍一下：“没的说！”

人群中有的喝彩，有的就掏钱买膏药。两条汉子一边收钱付药，一边犹自眉飞色舞，喋喋不休。瘦高的朝人群一指道：

“那位爷又说了：‘那口子是割在你们自己身上的，谁晓得有假没假？’”

矮壮的和一声：“我看是假的！”

瘦高的说：“那就请爷伸出胳膊来，我给您一刀！”

矮壮的说：“别害怕，咱们有药！”

瘦高的说：“这药白给爷贴！”

矮壮的一拍胸脯：“一个大子儿不要！”

瘦高的说：“揭下来膏药要是留下一点儿伤痕，”

矮壮的问：“那该怎么办？”

瘦高的一指矮壮的说：“让他给爷爷们学猪叫！”场内又哄然发笑。

两人边吹边卖，不一时膏药已然卖出了几十帖。彭元见那瘦高的汉子笑脸里藏着奸诈，矮壮汉子两颊横肉中闪出凶恶，心中早生出反感。他在临安乞讨，熟悉叫化子假装残疾的种种手段，又听刘大狗、秃子兄弟讲过江湖骗子弄虚作假的种种伎俩，知道这两个事先将猪尿泡浸软了粘在皮肤上，又在里头注入红水，将外面涂作肤色。用刀刺过，贴膏药时再用力一压，里边红水挤尽，自然不再流出。揭膏药时将那片猪尿泡一道粘下，肤上也就不留痕迹。听得他们又叫喊：“哪位爷敢试一试？”彭元顽皮的天性发作，应了一声：“我！”

两个卖假药的汉子同时吃了一惊，也没想到在这小镇上还真有个想挨一刀的。那矮壮的脸上显出惊慌神色，瘦高的却若无其事，瞟了彭元一眼，漫不经心地说：

“小孩子家休在这里胡缠，别处玩儿去！”

彭元跨上一步，腰里掏出串铜钱捧在手里，傻乎乎地说：

“不是胡缠。我真想买药！皆因我讨饭，常被狗咬，止血的药少不得要预备一些。前番碰到个卖膏药的，也是刀割了自己，血即刻就止，偏偏我买回去了全没一些用处！我去找他退

钱，不想那卖药的今日这里明天那方，早没了踪影。我的几枚铜钱，来得容易么？因此上学得乖了，今番宁可先挨上一刀试试，免得白扔了钱财！”

两人一听，这混帐小子是铁了心要挨这一刀了！已买了膏药的人巴不得有个人替他们试试真假；只为看看寻开心的人不肯放过这场热闹儿，于是众人一齐朝前挤。

两个卖假药的看看躲不过，只好使出最后招数。瘦高汉子哈哈一笑，向彭元拱拱手说：

“这位小兄弟真心捧场，我这里先谢谢啦！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试验。我这一刀下去，割轻了，在场的众位说我弄虚作假，割重了，难免有人骂在下的心狠手辣，我是宁可让人骂‘心狠手辣’，不让人说‘弄虚作假’！皮裂了，流不尽一腔热血；肉断了，还有骨头连着，这才更显出我这‘龙骨止血膏药’不是靠吹牛皮吹上去的！伙计听着：你换大刀来！小兄弟，请到场子里！”

他是心存侥幸，故意说得血淋淋，好把那娃子吓回去。那娃子却毫不犹豫，迈步直走进场子中间。

此刻矮壮汉子已去箱中取来一把明晃晃的刀子，交到瘦高汉子手中。瘦高汉子扯过彭元，高高挽起他袖子，横刀扬眉，喊一声：“列位官人看仔细！”又转向彭元喊道：“小兄弟，别怕疼！”三角眼陡地射出凶光，低声对彭元说：“你敢说穿，今夜去宰了你！”说时迟那时快，刀光闪处，彭元小臂上鲜血迸流。瘦高汉子放下刀，矮壮汉子早已烘开一帖膏药候在一旁，此刻连忙上前，给彭元贴好。

彭元觑得真切，心中暗暗好笑：“原来还准备着这一手儿！我谅你也不敢真割，你割破了，它怎么一时长得拢？岂不让那

些买了膏药的人活剥了你！”

原来，那把刀子虽然明光耀目，却是不曾开过锋口的。刀柄下垂了一根短丝线，线端是个指头大小的尿泡，里边满装着掺了蜂蜜的红水。瘦高汉子用刀在彭元小臂上一抹，恰恰将那尿泡压碎，就如进出鲜血一般。

彭元目睹了这把戏，场外众人哪里看得清？见这一刀割得重了，都惊得张大嘴巴。

两个卖假药的见这小叫化子并未声张，只道他被适才的话吓住了，心中暗暗欢喜：正是所谓的“因祸得福”了，不但于生意全无妨碍，少时揭下膏药给众人看，只怕今日带出的膏药还不够卖的呢！

两人再看彭元，却觉事情有些个不对。那孩子虽然一声不响，臂上的鲜血却从膏药底下不断渗出，滴滴答答滚落到地上。瘦高汉子心中害怕：莫非这钝刀子果真将他割破了？想想又不对。这刀在出山虎身上用过也不晓多少次了，从无闪失！纵然孩子皮肉细嫩，不比出山虎的，但那刀口钝圆，自己用时又虚拟作割状，实际不过一压而已，再无割破的道理！

孩子臂上的血却尽管流出来，越流越凶。人群中已响起嗡嗡声，都议论说今日这事要坏。瘦高汉子跑上去看，却见膏药已被涌出的血冲下，露出一条斜着的长口子，里边的肉都翻出来，鲜红可怖。穷孩子挽住破衣袖，只顾睁大了眼看自己那伤口。他脸色由红变黄，由黄变白，终于伸出一只手来，颤抖抖指着瘦高汉子说：

“你……你这家伙，白白害了我性命！”

孩子说罢，直挺挺倒了下去，卧在血泊之中。

人群一时大哗，有人喊：“这汉子说不怕人说他心狠，果然下了狠手！”有人叫：“快抓住这两个扭送官府，不要让他们逃脱了！”

两条汉子见势不妙，呐喊一声，各自从地上抓起一把刀子，向人群冲去。被冲的人群见二人来得凶恶，叫嚷着纷纷避开。

那两个闯过人墙，一溜烟走了。

第二十四回

社神庙中奇女子伏双虎

蓝漪湖畔呆郎中结三侠

话说两个卖假药的汉子挥舞尖刀冲出人群，刹时间逃得无影无踪。众人正不知所措，那个穷孩子却一骨碌从地上爬起，大喊大叫说：

“杀了人就跑，哪里有这等便宜事？我得找他们索命去！”

说完这话，撒腿就跑，转眼之间也没了踪影。

众人呆愣了半晌，这才乱哄哄一齐叫起怪来。这个说：“方才地上分明一大滩血，怎么此刻竟然一滴也不见了？”另一个说：“他是装死，不是真死，自然不见了！”又一个说：“刚才冒血，躺下，怎么能装？你倒装给我看！必是这两个凶恶的家伙过去伤了这孩子性命，他来这里显灵报仇！”几个从麦香居尾随着小叫化子来这里的人不免哈哈笑：“青天白日，哪里来的鬼魂显灵！这是一个异人……”如此这般，讲起麦香居前蒸包子的事来。

按下众人议论纷纷不表，却说彭元。他一时动了淘气念头，和两个卖假膏药的开了个小小玩笑，也不想他们竟一时拚命奔逃，连混饭吃的药箱子也弃置不顾。他心中已自有些不忍，哪里还会追他们偿命？不过是脱身之计罢了。

一口气跑到镇外，看看再无人跟随，彭元就路旁一块石

头上坐了，盘算着逗留一夜还是此刻就上路。工夫不大，听得远处有人谈论着走来，细看时，却是一高一矮那两个走江湖、卖膏药的汉子。看他俩各背了个小小包袱，必定是回客店里取了行李，匆匆去远处躲避“人命案”了。

彭元暗自好笑一笑，隐住身形，想再开他们一个玩笑。两人渐渐走得近了，只听瘦高的说：

“……也不过多流些血，哪里就死了！有那许多人在那里，自会有一两个出来料理……慌张什么？亏你还叫什么‘出山虎’！”

矮壮的说：“道是‘慌张’也不尽然，我们在每处小镇上不过两日两夜，如今正是该去的时候，何况又全露了底……”说着仍心怀鬼胎地扭头朝集镇的方向看。

瘦高的一笑说：“不过那桩买卖我还是要做。你若胆怯，就由我一个动手，只是到得临安，赚得五七百贯，你休看着眼热！”

彭元心想，什么买卖，这样大的赚头儿？莫非这两个卖假药的还兼作梁上君子，要去偷人家古董之类东西？

他原是要现出身形，让这两个不必担心“人命案”。看出他们并不担心，又想看看这两个到底要做什么买卖，便依旧隐着身形，跟随在他们后头。只听那矮壮的说：

“我几时说不干了？不干又折回去做什么？休说哥哥要分我一半，纵然是分文利市没有，我能让哥哥独自去担风险？……不过天色尚早，此刻就去，不免有些冒失。”

瘦高的说：“这不足虑！那破庙僻静，周围二三里没有人家。哈哈，你那半日不过卖出三四十帖膏药，我却跟踪出宝贝下落，价值数百贯！”又沉吟一下，低声说：“我只担

心货物扎手，路上叫喊出来。”

彭元不解，怎么他这价值数百贯的东西，居然还会叫喊？看来他们要偷的，竟是个活人了！又听那矮壮的说：

“这就要看你笑面虎的手段了！你脸上甜蜜蜜笑着，手里再递上一副金耳环、银镯子之类，怕她不乖乖地跟你走？你干这事，又不是头一回！”

瘦高的汉子听了，哈哈地发出一阵得意的狂笑。

彭元听了冒火：好小子，我当你们不过卖卖假药，混上几文糊口养家，原来还捎带着干劫持、诱拐良家妇女的勾当！今天小爷倒要看看你们有多大的本事！

又行了一大段路，两人拐向田野间一条斜径。彭元远眺，小径尽头处是一片树林。虽然天寒，万木凋零，树林依旧青翠碧绿，大约是松柏之属，远处看去也不甚分明。因为路窄，两个家伙一前一后，此时放开胆子，越发说得起劲。走在前头的笑面虎说：

“平日说我‘本事都在嘴上’，你又如何？只因她穿了男人裤褂，竟辨不出是个雌儿！”

彭元心中一动，又听矮壮的出山虎说：“十三四的娃娃，单就面孔，原也不易分别。”

笑面虎嘿嘿笑：“这就凭眼力高下了！我不但分得清今日，还断得出将来！你休看这个雌儿形体瘦小，脸上肮脏，这可是个美人坯子。凭那眉眼嘴巴、纤手细足，不出三两年工夫，准出脱得让京城里的王孙公子尽皆倾倒！贩人须不比卖猪，生猪虽也有轻重优劣之分，这一头同那一头，相去也不过几十文。论到雌儿，这一个同着那一个，价钱却可有百倍之差！京城的青楼里，都备着上千贯的铜钱，专候着我这样的货色呢！”

矮壮的出山虎却似有些担心：“天子脚下不比别处，万一走了水，不是耍子。”

瘦高的笑面虎说：“我那里自有门路，你只等着拿钱就是了！”

两人说着，话题转向如何绑架。商量一阵，大致是如果那个“雌儿”未归，两人就在庙里候着，如在，可装作偶然途经那里，进去歇息，两人自坐在院子里吃干粮，不必进殿，以免让她受惊吓，再看情形送些饮食与她，同她攀谈，套问她经历，然后诱骗她同行。笑面虎再三叮嘱，总以软的一手为上，非到万不得已，不可用强。

计议好了，出山虎高兴：“看这里荒凉情景，必然得手无疑！前日与哥哥进镇，不过指望赚上百十文，也没想到离去时顺手牵羊，发了个大大的利市！”

进了树林，两人不再说话。彭元四顾，见地势渐高，林中高高低低，有许多坟墓，石碑大大小小，东倒西歪，有些已没入枯草，只露着顶端。

再跟随两人朝上走一段，脚下竟没有路了，看那两人在树乱坟堆间一路纵跳飞奔，颇为矫健，显见武功都不弱。再行一刻，树木变稀，眼前出现一座破庙，两人慢了下来。

破庙围墙上红色墙皮大部剥落，露着黄土，庙门顶上匾额也不见了，只两个歪歪斜斜的锈铁钉子还留在上头。两虎互投个眼色，笑面虎大声说：“原来这里还有座庙！我可走得累了，你呢？”

出山虎说：“累倒也不累，只是肚皮饿得紧，就这里吃些干粮吧！”两人说着，迈步进庙门，不想有个活物突然由门内蹿出，似狸非狸，似鼬非鼬，把这两个吓了一跳。

跨进院里，殿外殿内一览无余。殿内空荡荡，只余正中一尊神像，虽然衣冠不整，一条胳膊已断，且泥巴脱落翘出一截木棍，残骨一般，却兀自笑得和善。院中只两株古柏，一东一西，将影子斜倚在墙上。彭元悄声跟进去，看着像是社神庙，又见神像台座侧面一堆稻草，上边有压痕，便溜进去看，这堆稻草端摆着一块圆石，看来也只容得一人睡卧。彭元疑惑：难道就独自栖着那个“雌儿”？

二虎呆立了半晌，脸上均现出失望神色。笑面虎低语：“看来她犹自在市集上逛……”

出山虎摇头：“你怎知她一定回来？这哪里像住人的地方！”

这也正是彭元想着的。听这两个贼人讲的衣着年纪，所说“雌儿”似乎便是市镇上那个不吃“嗟来之食”的穷孩子。那么说，她果真是个女孩儿了。这孩子流浪在外，无家可归，原非什么怪事，怪的是镇上哪里安身不好，她却择了这样一个荒僻之处过夜？这里便是白日也有些阴森森怕人，黑夜中哪个敢孤身一人睡在这里？我原说她挨毒打不哭不是痴呆便是倔犟，如今看来，她是个疯傻娃子无疑了！

那一边，笑面虎说道：“时候仿佛还略早了些，不妨就这里等等。”说着，殿前台阶上坐下，出山虎无可奈何，也和他并肩坐下，口里说：“我看未必有指望！”

话还未毕，庙门口人影一闪。彭元看时，正是那个因强取包子挨打的孩子。那孩子刚迈步进门，就向双虎一拱手说：

“两位兄台光临寒舍，不知有何见教？”

突如其来，这两个“兄台”都有些慌张，连忙站起。出山虎惊魂甫定，心里头欢喜：“小丫头片子，你还真来了！”

你还装什么小子？这回我也看出来啦！”正要开口点明，笑面虎一捅他胳膊肘，顺势双手拱起，满面春风说：“小兄弟休要见怪！我们去临安途经这里，因有些劳顿，进这庙里歇息，顺便用些带着的干粮。并不知道这里是公子宝宅，实实在在地冒犯了！”

你要装小子，我就拿你当小子，咱们好说活儿！我们还带着干粮呢，你想吃不？我跟你客客气气，可我得点明，这不是你们家。要不，我还怎么在这儿磨你上钩儿呢！——笑面虎以为自己挺高明，不想那孩子问：

“现在你可知道了？”

笑面虎一怔：“自然知道了……”

那孩子说：“既然知道了，那就请便吧！”说着用手一指大门。

笑面虎没料到这丫头会是这么一个刺儿头，看来慢慢诱她上钩的计谋不易实行，又见出山虎紫黑脸膛透出怒色，似要开口说话，急忙抢先道：

“公子万金之躯，请恕我直言，住在宝宅也实在是受委屈了。也不知公子是厌倦了纨绔子弟的日子，离家出走，还是遭遇厄运，流落异乡。我虽是个行商，也还懂些为人的道理，或者可以顺路护送公子回家。”

他一着急，把肚里筹划好的那点儿货色一齐兜出来了。那孩子忽然现出女儿神态，把头一歪，问道：“要是我无家可归了呢？”

笑面虎利令智昏，竟然觉察不出奚落的味道，即刻回答：“公子不必担心。我在临安还有一处买卖。我看公子也是个识文断字的，就去我那里帮我管管帐目，也强似这里受苦！”

那孩子又笑嘻嘻问他：“那是一处什么买卖呢？”

彭元躲在暗处，看那小姑娘与镇上所见判若两人，一时也觉得摸不着头脑。及至听到这里，心说，笑面虎啊笑面虎，你小子貌似聪明，实则蠢得可以！你看她毫无惧色、挥洒自如，像个三言两语就骗得了的么？单凭她敢独宿在这荒郊野外的坟堆中间，你也不该小觑了她呀！你可真白白闯荡江湖、经阅世面了！

果然，笑面虎还未及开口，那女孩子就脸色一变，冷笑说：“怕是一处拐卖人口的买卖吧？一个卖假膏药混日子的，休说没买卖，纵然有，谅也不会是什么正经买卖！”用手一指他鼻子说：“昨日你鬼鬼祟祟一路跟踪你家大爷到这里，大爷就知道你们没安好心。看在你们也流落江湖的份上，今天大爷只让你们滚蛋了事，不想你们他妈的贼心不死，自找无趣！”

彭元几乎笑出声来。他从没见过一个小姑娘一忽儿文诌诌像个酸秀才，一忽儿又自称“大爷”，讲出这样粗野的话来。

笑面虎一时愕然，不知如何应付。出山虎恶声恶气说：

“你知道就好！是个晓事的，乖乖地跟上我们走！”

小姑娘星眸一闪：“我要是不晓事呢？”

出山虎早忍不住，听了这话也不再答言，跨上一步，右臂舒展，直抓向那小姑娘。

以出山虎的武艺，五七个寻常大汉也不是他对手，万没想到他这一把竟然抓空，小姑娘倏忽间闪到他背后“砰”地就是一击。出山虎未及转身就觉下半身酸麻，双腿一软，竟摊在地上，一时挣扎不起。

笑面虎武艺远不如他伴当，见小姑娘只一个回合就把那

庞然大物放倒在地，自然不免惊慌，但他又不甚相信以出山虎蛮力会受制于这样一个小小女娃儿。或许是他这两口劳累太过，适才又因一个小叫化子胡搅狂奔了一阵，此刻转身太急一时自己昏厥。笑面虎脑里飞一样旋转时，已拉出童子护佛架式。

果然那女娃儿即刻逼到近前，也不管他什么架式，兜胸一拳。笑面虎只顾眼前这一拳，却不防那女娃儿另一只手又陡然探出，在他腰上一戳，这小子登时趴下了。

小姑娘环视四周，见那矮壮的家伙腰上挂着一束小绳，不由“嗤”地一笑说：

“肥猪过厨房，找着挨捆呢！”扯下来抖开，腰间摸出一把小小匕首，把绳子分作四段，将两人手脚都捆上。捆好后匆匆出去，少时回来，手上拿着几根显见是刚折来的荆条。

她用手一指出山虎说：“你不是要‘顺手牵羊’么？你家大爷今天倒要‘挥臂杀猪’！”随着这话，一根荆条夹着风声抽下。

荆条上尽是尖刺，只抽了一下便见红，三五下过去，出山虎布衫透出血来，斑斑点点，梅花一般。

出山虎疼得闷哼，小姑娘说：“却也像猪哼哼，只是杀猪时并不是这样叫的，你学挨杀时的猪那样叫，我就饶你！”

出山虎不肯叫，小姑娘就猛抽一气。出山虎实在受不住，又怕荆条的刺留在背上挑不出去，只好大声呼号，果然如同杀猪一般。

听到他叫，小姑娘歇了手说：“要是早叫，何必多受苦！”又转向笑面虎：“你这东西比他还要坏，学猪叫也饶你不得！”

用脚面一勾，把他翻转过来，指着他鼻子说：“你不是要送我金耳环吗？你大爷今天就先赏你几支荆钗戴戴！”“呼”地一声，荆条竟劈头盖脸打下去。脸上又不同于背上，只这一

下，笑面虎顿时成了花面虎。他尖声号叫：

“不是我讲的，这话不是我讲的！”

小姑娘说：“坏主意却是你出的，我打你比他轻，须不公平！”

说了又照他脸上抽。笑面虎嘶叫：“姑娘打瞎我眼睛了！”

小姑娘说：“你叫我‘大爷’！”

笑面虎嘶叫：“大爷饶我！大爷饶我！”

小姑娘说：“你放心，我手上有准头儿，绝伤不了你眼睛。”

说着又打了三五下，这才丢下荆条，拍拍手说：“你大爷今日中午包子吃得少了，没了力气，不然每个狗头还要重责十五。”

彭元听她讲的“顺手牵羊”以及“金耳环”之类，都是那两个家伙路上的话，不由暗叫了一声“惭愧”。也没想到自己只顾留神两人言谈，竟不知还有黄雀在后。看到小姑娘轻易制伏了双虎，彭元不由赞叹：怎么她有这样的好武艺？想起镇上挨打，便觉十分奇怪了。看到她打两个家伙打得十分公平，彭元觉得有趣：如果是我，我也必然是这样干的！及至听到“中午包子吃少了”，彭元觉得好笑，忍不住“嗤”了一声。

那小姑娘耳朵竟灵敏之极，蓦地回首，喝问一声：“什么人？”

彭元只好现身出来，笑道：“包子又不是不够，谁叫你假装斯文呢！”

那小姑娘见是彭元，脸一红，转身就朝外走。彭元待要揪住她，念头一转：“这是个女孩儿，须不比秃子！”

跟着走出庙门，小姑娘已然无影无踪，彭元惊奇：她好快的身手！

彭元回到里边，把地上趴着的出山虎也翻转过来，指指点

点说：

“她是出够气了，你们拿刀子割我胳膊的那笔帐可还没算呢！”

说着就从出山虎靴筒里拔出那把解腕尖刀来。那两个也不知他想每人臂上割个大口子报仇，还是要杀了他们，齐齐瞪着眼呆视他。

彭元弯身，却将他们脚上绳子割断，又依次一个个提起，削断手上绳索。手一松开，身子又软瘫在地，两人俱是如此。

这两个家伙见彭元不知哪里冒出来，听说话跟那丫头是一伙儿的，禁不住暗暗叫苦，全没料到竟是他们救星。两人出声哀求，让解了他们穴位。彭元笑笑说：

“这个我就爱莫能助了！你们硬是要将人家拐了去临安城卖钱，人家恼了，各赏了你们一下子，这一下还不轻，怕是要落得个终身残废。我也没本事医好你们，纵然有，怎敢惹那位大爷？他一不高兴，再跟我弄什么‘挥臂杀猪’、‘戴荆钗’之类，不是好耍的。也是你们罪有应得，哥儿俩就这里候着吧，少则三五日，多则十天半个月，总会有人途经这里，抬了你们镇上去。”

他故意将两人干粮袋与包裹提到他们面前，又丢下那把尖刀：“干粮节省着些吃，说不定日子长着呢！刀子也有用——夜间有野兽来，或许可以抵挡一阵，不过来的是狼群，怕也就无济于事了！”

两人齐声呼叫：“大爷不要走！大爷救命则个！”

彭元扭头朝他们一乐：“别害怕，我逗你们玩儿呢！她这招数只一个时辰的功效，不然她捆住你们作甚？少时自然就解了。如撞上那‘大爷’回来，你们诚心表明再不干这不光彩勾当，她自然不会再难为你们！”

出了庙门，彭元又循来时小径折回大路，一路上东张西望。自己也情知是徒然费神，却按捺不住好奇，想寻到那小姑娘问个究竟。她镇上挨打时那般怯懦，何以到了荒僻处又如此凶悍？以她的轻功，去豪富人家取几两银子什么难事，为何竟为一个包子人前受辱？放倒二虎，雷公打豆腐一般，怎么又被那胖掌柜整治得那样狼狈？自己将她救出困境，为什么她一句谢言没有，反而恼怒似地避开自己？凡此种种，他实在一桩也不明白。

思量之间彭元已跨上南北大路，回头朝集镇的方向望了一眼，转身奔向正南。他以为这一离去便将小镇连同那个小姑娘一起留在了后头，永难再见，却不知那个小姑娘早已走在他前边。

原来那个小姑娘姓谢名珠，是宣州谢家集人。谢珠的父亲谢敬一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自幼饱读诗书。他见兄长考中了进士，到西南偏远的地方当个县令，不断为官场纠纷苦恼，觉得仕途十分无趣，把求取功名也就看得淡薄了。因谢家集的镇上只有一个骗人的郎中，医术既不通，又漫天地索钱，镇上百姓颇以生病为苦。谢敬一激于义愤，备足了盘缠，竟只身远行访求名医，十八岁出去，游历了五年方返回故里。他一到家就在镇上行起医来，不久便声名传扬开去，由于在外曾得一个精通疡科的道士传授，在谢家集更成了救苦救难的活菩萨。

谢家集濒临蓝漪湖，湖边住着三百余户人家，专以捕鱼为生。那个渔庄里有习武的风气，不少渔人都有自家祖先传留的独门功夫。蓝漪湖对岸却是临县地界，一个叫龙王埠的集镇。龙王埠的渔村比这里的更大，人偏也喜爱舞刀弄棒，十分剽悍武勇。他们一口咬定谢家集渔村移动了湖面的县界标记，害得

他们“只剩下了屁股大的地方”，因而越界来这一边捕鱼。这一边哪里容得？双方就湖上争斗起来，一时间石如飞蝗，鱼叉穿梭也似地往来，斗到酣处，船只交错，各自跳上对方的船头，短兵相接，钢刀闪处，鲜血四溅。

一场械斗之后，忙坏了谢敬一。他虽对械斗大大地不以为然，却又似救死扶伤为己任，背着个药箱子，出了东家又进西家，连饭也顾不上吃了。

却说谢家集渔村中有个名唤乔聪的渔郎，武功十分了得。他又性情豪爽，乐于助人，在这一带颇有侠义之名。这一日大湖上面又生争斗，乔聪奋勇冲杀，出力甚多，最后到底寡不敌众，腹上被戳了一刀，抬回家来，他父亲乔大祥恭恭敬敬到镇上请了谢敬一来。

谢敬一赶到乔家，见那渔郎伤势甚重，叹了口气，摇着头道：

“兵者，残人之器，战者，戕民之举也！圣贤不得已而为之，缘何因这等区区小事轻易动用？纵然争执不下，也当官府里了断，自以刀枪相加，大是不该，大是不该也！”

几个旁边的人见他摇头晃脑讲出这一番话，忍不住掩口而笑。乔大祥却觉这话有理，连连点头说：

“先生这话极是，我也觉都是穷苦百姓，这样自相残杀，没有什么道理。我也曾几次居中周旋，他们却说我是谢家集的，必是要替谢家集出头争便宜，许多口舌都白费了。至于官府了断，却是先生不知底细了——寻到官府里去，谁家送的礼厚，便划归谁家的水域大。双方争抢着送礼，越送越多，白白肥了两县赃官的私囊。结果界标移来移去，两下里越打越凶。官府看出便宜，无事也挑唆我们厮杀。我竭力周旋而争斗不得停息，

正与官府私下里挑唆有关。”

谢敬一手脚一齐忙着疗伤，听到这里，不由生气：

“是正所谓‘坐收渔利’者也！贪赃而竟至于斯，可恼哇可恼！”

乔大祥见这先生虽不免迂腐之气，却也尊重事实，因此初次交往就有几分喜欢他。

那郎中看上去满身书卷气，动起手术来却十分泼辣，乔聪经他悉心治疗，转危为安。半月当中，他每天都来诊视换药，与乔家的人渐渐熟识了。

乔大祥还有个女儿，名叫乔聆，这年已十七岁。贫家女儿，又兼性活泼开朗，对陌生男子倒也不甚回避。先是爹爹命她给先生捧茶，后来熟悉些了，先生为她哥哥换药，她也坐在一旁观看，有时竟至纠缠不休。她问谢敬一说：“你可知道我叫什么名字？”

谢敬一看也不敢看她一眼，低着头道：“小姐芳名却是不晓。惭愧呀惭愧！”

乔聆说：“没人告诉你，自然不知道，这有什么惭愧的！我叫乔聆。你知道是哪一个聆字么？”

谢敬一说：“可是玉令之‘玲’？”

乔聆说：“不对。再猜！”

谢敬一说：“那便是菱角之‘菱’，灵巧之‘灵’，令羽之‘翎’，金令之‘铃’。”

乔聆说：“都不对！我是‘耳令之“聆”’。”

谢敬一仍低着头说：“这就是了！”

乔聆乐了：“‘是’什么呀，猜五个全错了！”又问他：“你知道我小名儿叫什么？”

谢敬一说：“惭愧呀惭愧，这个越发的不知了！”

乔聆说：“人家叫我铁观音！”

谢敬一说：“小姐差矣！铁观音者，以铁铸就之观音菩萨也。此称大类绰号，况乃‘人家叫’乎？断非小姐乳名！”

乔聆说：“你就别管是什么了，你说，大伙儿为什么叫我‘铁观音’？——喂，说话呀！”

乔聪在一旁说：“谢先生给我换药，你在这里胡闹什么！”

谢敬一连忙说：“不妨事，不妨事！”

乔聆道：“你看，人家谢先生都说不妨事了！”又转向谢敬一：“告诉你吧：叫‘观音’，是因为我长得好看。可是观音没我这么厉害，也没我心狠，所以前边又加了个‘铁’字——这都是别人说的。”

谢敬一道：“若是小姐自己说呢？”

乔聆道：“要让我说，我的心不怎么狠，还挺软的。拳脚厉害倒是真的，连我哥都打不过我。”

乔聪疼得头上冒汗，依旧说：“那是我让着你！”

乔聆叫道：“你瞎说！我打翻你，你从地上跳起来都急眼了！”

谢敬一连忙劝解，因说的尽是圣人的大道理，倒一下子就惹得兄妹俩都哈哈笑。

转眼一个月过去，乔聪痊愈。乔大祥特备了酒菜酬谢敬一。他入过明教，至今酒不沾唇，肉不入口，酒便尽由儿子代饮。那个乔聆在席上殷勤备至，而且首先提出要谢敬一来家里叙叙话。

乔大祥早看出女儿心思，却因门第关系不敢贸然开口向敬一试探，不想那书呆子郎中也钟情于乔聆，日后居然自寻了许多借口找上门来。乔大祥心中甚喜，一则合了女儿心愿，二则

他也爱敬一为人厚道，且一表人才。谢敬一父亲早亡，兄长又在远方为官，母亲唯爱子之命是从，终于成就了这门亲事。

婚后夫妻十分恩爱。铁观音在家做闺女时从不习女红，除去偶尔助父兄织织鱼网，整日价舞刀弄棒，万事都靠着母亲。到了敬一家里，虽然积习一时难改，却尽量设法为丈夫分忧。她家传的拳术隐含着一套打穴的技法，她自幼习练，对人体各部穴位自是十分熟知，嫁了敬一就向他学习针灸之术，协助丈夫行医。敬一对医治女患者一向忌惮，有了贤妻去代他应对，自然高兴。不料妻子并不管是女是男，一概承揽，不免令人有些个为难。铁观音也不睬他，只管钻研医术，治病救人，一两年内，竟在县内也小有名气了。

两人唯一的憾事是婚后三年还没个一男半女。铁观音乔聆有些担忧地悄悄问敬一：

“你也枉是个名医，就不能配一剂药给我吃吃？”

谢敬一摇头晃脑给夫人讲了一通“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不着边际的大道理，把个铁观音气得只想在要害穴位给他一下子。

又过了几日，谢敬一到底拗不过爱妻，给她开了个方子。不到半年，铁观音居然有了身孕，早不认敬一给她医治的帐，只说自己有本事。敬一对自己的药方原也疑信参半，并不争辩，只喜滋滋地盼着生个儿子，好教他读书，将来继承自己事业。

铁观音设半点儿三从四德的教养，看出他心意，抗声说儿子必须自幼习武，她要把家传的绝技悉数传给儿子，靠他男子汉的力气相辅，成个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英雄。这次谢敬一再不谦让，与她认真计较。两人争到面红耳赤，敬忽然醒

悟，闭了眼睛摇晃着脑袋说：

“不必争了！叭叭坠地，竟是个女孩儿，你奈她何？”

铁观音秀眉一挑，杏眼圆睁：“是个丫头，我杀了她！”

谢敬一不幸言中，生下的果真是个女孩儿。敬一初闻十分失望，待到丫环莲儿将孩子抱给他看，他见了皮肤红红的一个活物，手舞足蹈着哇哇哭叫，一时竟喜从心来，摇头晃脑地说：

“小心了，小心了！此物乃我掌上明珠也！”

铁观音也忘了要杀她，见她攥了拳头向空中胡乱击打，断定这小东西是她乔家拳的传人。她虽碰也不许敬一碰一下，却同意了敬一取的名儿：“谢珠”，正是“掌上明珠”之意。不过，这“掌”只是她乔聆之掌。

这个谢珠顽皮异常，到了六七岁上就出去招惹是非，把邻里一个十多岁的男孩儿也打坏了。谢敬一摇头叹气，以为“大不成体统”，铁观音却洋洋得意：“跟我小时候一样！”谢敬一认定“子不教，父之过”，设法教些礼仪给女儿。邻里看了都掩口——一个女孩儿家，竟是一派腐儒的言谈举止，怎不可笑？铁观音道他“糟踏了孩子”，严加禁止，独霸了女儿，日日教她拳脚工夫，倒把她“徒儿”莲儿冷落了。

谢敬一气恼，眼睁睁看着一个聪明伶俐的学生一天天变成个野娃子，却也无可奈何。幸而乔聆的老娘忽然瘫痪在床，乔聆回家去侍奉娘亲。谢敬一以为是“天赐良机”，哪里肯轻易放过？索性停了医业，整日教女儿读书。待到两年半以后他岳母大人归天，妻子再度接管爱女时，谢珠已然遍读诗书，人也变得斯斯文文，很有乃父之风了。谢珠喜爱男孩儿装束，夫妇两个倒是都不反对，只是一个要文，一个要武，依旧争来夺去。

第二十五回

民无生路乔大祥起事 胸有雄兵季三省纳降

谢珠失十三岁这年，谢家集出了一件大事。一日渔村里来了一支官军，声言要去湖上追拿反贼，须征用渔户的船只。谢珠的外公乔大祥这日恰到镇里看他外孙女儿。几个官兵闯进一个叫谢林的渔民家里，抬起院中刚刚刷了桐油的船就走。谢林从屋里奔走出拦住，赔笑说：

“这船是我们渔户赖以生计的。你们抬了去，让我们如何度日呢？”

官兵里领头的一人走过来。朝谢林上下打量一下说：“我们追剿贼人要用，你出来阻拦，莫非和贼人是同伙的？”

谢林一躬身说：“老爷取笑了！我谢某在这谢家集上也是个有名有姓的。老爷就在集上逐个去问，也断不会有人说我通贼。你们要借船用也无妨，只是烦劳你们写张字据给我，我这船也好有个着落。”

领头的军官恼怒：“竟有这等刁民！”看谢林身躯高大，威风凛凛，也不敢容他捞到兵器，突然拔出腰刀，朝谢林削去。

谢林以武功卓绝在谢家集闻名，平日无人敢惹他，哪里容得这样凶霸？登时勃然变色，也不躲闪，身形一变，倏地逼进那人怀里，兜胸一拳。这一拳打上，领头人闷哼一声，登时仰面倒下。官兵哗然，齐齐拔出兵刃，几个拖船的丢下那船，呐

喊一声：“小子反啦！”都涌上来。

谢林霍地转身，操起戳在苇垛上一柄鱼叉，抵挡纷纷递上的刀枪，一时搅作一团。

此时渔村内四处响起叫喊声。原来那支官兵并不止于征用船只，到得渔民家中，凡值钱的器物、衣服、首饰，都要“征用”。几年来官兵常来这里骚扰，渔村百姓早已耐不住。这里习武之风甚炽，青壮年都十分剽悍，岂肯受这样欺凌？一时间各自操起称手的家伙抵挡，和官兵打到一处。

功夫一大，渔民有些吃亏了。一则这支官军为数不少，都有利刃在手；再则村里作战不比湖上械斗。到湖面战场上的都是些精壮汉子，船上拼命就是，并没有后顾之忧。这里身边都有妻儿老小掣肘，又要顾及渔船网具和家中瓶瓶罐罐，难免投鼠忌器；三则各自为战，负担不均，互相间没个照应。总是以散漫之众应付有组织的官兵。那支官军也就利用对方弱点，一声令下，四下里纵起火来。

谢林初时并不敢伤害官兵性命，只把一支鱼叉舞得风雨不透，令那些恨不能将他一顿刀剑剁作肉酱的官兵近身不得。及至两名官兵将火把燃起，丢到他家屋顶和苇垛上，他立刻心急如焚。分身无术，若要救得屋内老小性命，只能给官兵一点颜色，将他们吓退。看看屋顶茅草已经腾起火舌，他变守为攻，身子陡然一探，鱼叉直取一个官兵肩膀。也是慌乱中出错儿，鱼叉竟刺进那官兵胸膛，“喀嚓”一声，那人胸上五个洞孔一齐喷出血来，颓然倒地，眼见活不成了。谢林有些后悔，见官兵惊得后退，刚要冲上房去救火，却见他幼子呼叫着从房门跑出。院墙外两个弓箭手正朝屋里放箭，谢林大叫：“回去！”话音未落，一根飞矢已射中那五岁娃娃的咽喉，从颈后透出足

有半尺长短。

谢林猛回首，盯着那放箭的士兵凄然一笑，手中鱼叉脱手掷出。那士兵倚在墙外一棵大树上，这一叉贯胸而过，竟将他钉在树上。旁边那个惊得呆住，还没弄清怎么回事，亮光闪处，脑袋已滚落地上。原来谢林随着鱼叉脱手，人也向墙外纵去，纵过几个士兵头顶时捞了一把钢刀，足未触地，刀锋已随着落势在那士兵项上一抹，将他杀死。

谢林疯了一般，向钉在树干上已死的弓箭手连砍了七八刀，又要冲回院内去杀。未及翻墙，已有二十多个士卒赶来，将他团团围住，是带队的军官闻听这里有个三十多岁的汉子骁勇异常，增派来的。

谢林渐渐冷静下来，看围着他的士兵越聚越多，有些担心，暗道：“再若迟延，怕今日就断送在他们手里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不如暂且避过锋芒，日后再图报仇雪恨！想到这里，抖擞精神，又砍伤了几个，杀出一条血路，择小道朝僻静处去了。

渔村里厮杀起来，有个秘密入了明教的青年渔人去找乔老英雄讨主意。这渔人名叫谢五，乔大祥近年在渔村悄悄组织人马，见谢五忠实可靠，就向他讲了世道昏暗，只有光明教才能拯民的道理，收他入了教。谢五跑到乔家门外，见乔聪正同几个官兵酣战，就舞起手中柴刀，助乔聪杀退敌人，问他说：“老伯呢？”乔聪说：“去镇上我妹丈家里了。”说完，又去追杀官兵。谢五也顾不上再说，直奔镇上。

乔大祥闻说此事，一言不发，站起身就走。乔聪说：“我同爹爹一起去！”把谢珠交给莲儿看管，跟着父亲出门。

两人到了街上，见谢敬一背着药箱，气喘吁吁追上来。乔

聆发急：

“你跟来干什么！”

敬一说：“此种事情，却少不得敝人！”

乔聆说：“刀光剑影，正杀得凶恶，你此刻去不是找死吗？停停我自然派人叫你！”

谢敬一摇头，慢条斯理地说：“那伤重的流血不止，岂不要呜呼哀哉？这须不是你针刺医得好的。上天有好生之德，你好端端让一个活人血尽而死，竟然安心么？有道是救人一命……”

乔聆怕听他啰嗦误事，转身就走。谢敬一知她允了，高兴地摇摇摆摆跟在后头。

刚走了几步，前头人群中小小身影一闪，似是谢珠。乔聆蹙眉：怎么都跟着添乱！脑里一转，又好笑起来：走时分明将她安顿在后院，怎会一时又跑在我们前头，必是看错人了，况且我又叮嘱了莲儿，难道她还能从莲儿手中逃出！

其实前头跑的正是谢珠。她听得官兵去外公家中抢劫，极想去那里痛殴他们。见母亲安排了小姨在后院看住她，知道小姨极听母亲的话，料也不能脱身，便故意装出心中并没这回事，钻进书房里坐下，摊开一卷《太史公记》，兴致勃勃读起来。

莲儿素知谢珠不读书则已，一旦读起来就一两个时辰不动，也就不再防范，自去忙家务。谢珠暗觑着小姨去前头，即刻站起，潜出房门。怕小姨撞见，纵身上房，蹿蹿跳跳，从一家屋脊上溜进一条小巷，直奔湖边。

莲儿回书房送茶不见了珠儿，又恼又笑：“鬼丫头！”准知道她是去渔村凑热闹，暗想：须不是我答应的，夫人追

问，珠儿必然自己承担，我倒正好借口找她，也去那里试试身手！

渔村里突然来了乔大祥、铁观音、谢珠和红莲这四个，形势一变。

乔大祥绰号万人敌，威风不减当年，铁观音也不必说了。那莲儿自十一岁到了谢家便得铁观音传授。铁观音到敬一身边没了用武之地，连个试招儿的对手也无，莲儿一来，她就一把抓住，硬要收她当徒弟。到她将心思转向爱女时，莲儿已跟她苦苦学过八年。谢珠四岁开始习武后，红莲仍旧要陪着演练，铁观音不在，她还须指点一二。到后来更要日日同谢珠过招儿，增添了实战能力。

其实莲儿实战能力早已大成。那铁观音收红莲当徒儿时，就盼她快些成材，好有个人是她对手。她极好胜，莲儿不下狠手她嫌不过瘾，莲儿打着了她，她又必还狠手报复，逼得莲儿每次同她交手都要拚上性命周旋。这样练出的绝非花拳绣脚，而是真刀真枪功夫，以官军那样粗浅武艺，如何抵挡住她？

谢珠虽然年幼，放倒的官兵却最多。她小小孩童，又赤手空拳，谁个把她放在眼里？待吃她一击动弹不得，后悔也迟了。她轻功又极好，东蹿西跳，倏忽间地下冒出来一般，知道这娃儿厉害也无法防备。

乔老英雄武功好还在其次，他是渔民的主心骨。他一出现，渔民们士气大振。他深知这样局面并非只靠勇猛能够取胜，与女儿合力从火中救出谢林一家与邻舍一家之后，即刻指点众人从自家宅中撤出，转移到南面芦苇荡里躲避。他发展的明教徒众虽然不多，却是几处都有，激战时不断有人来报告战况。乔

大祥及时点拨，一场各自为战的混乱厮杀很快变作有组织的自卫斗争。他想官兵无一人是本地的，人地两生，情况不熟，因此让众人且战且走，将他们逐渐引入蛛网一般纵横交错的河汉里。前后只用了一个多时辰，就将这支官军悉数解决。

天黑之后谢林悄悄潜回，到家一看，不独其余老小安然无恙，房子也得以保全，实在大出意料。他赶去乔大祥家里拜谢，却见乔老英雄同一个人匆匆走出，兜头就是一句：

“我正要去找你商量！官军这样了帐，如何肯放过我们？必须即刻就做准备。教里兄弟已来了几个，你同我再分头去找另外的。”

谢家集这次明教骨干的聚会，推举了乔大祥做首领，决定派谢五去与宣州农民义军郑魔王联系。乔大祥近年早已以明教将湖对岸龙王埠的渔民联合起来，恰在此刻他们也因与官军对抗，派人来谢家集求援。

一时间三处义军纠合到一起，以郑魔王为主帅，轰轰烈烈闹了起来。谢家集这一支渔民义军不仅多次大败官兵，还攻占了县城，把知县也捉来杀了。

铁观音乔聆凭着手中一柄钢叉，杀得敌人闻风丧胆。那谢敬一原就认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结识了脑后生着反骨的老渔人又娶了个女豪杰为妻，受了十六七年熏陶，早非当年的敬一。兼之老母病故，他兄长去朝廷做官后因得罪奸相秦桧，遭贬官到虢州当个小小县令，城陷被金兵杀死，他全没了后顾之忧，于是也背着药箱携了爱女跟随岳丈征战。他虽仍不乏呆气，于经史却极熟悉，知道许多古代战例，有时就作战布署上摇头晃脑说上几句，倒使在座的将领都惊服。乔大祥采取行动时遇有疑难，也就向他请教，一来二去，这个随军的

疡科郎中，倒俨然军师了！

那谢林虽成了重要将领，把这些看在眼里不免忿忿不平，心想你做了魔翁，便鸡犬飞升，女儿女婿统受重用，我武艺在你女儿之上，战功卓著，你却视而不见。这且不说，你女婿一只药箱两片嘴皮，难道也胜过我战场上拼性命？

谢林看谢敬一不顺眼，并不自今日始。他原和乔家是邻居，自幼同乔聪、乔聆一起玩耍。后年龄虽渐长，因乔聆天性开朗又极任性，依旧常和谢林一起说说笑笑。谢林以为自己仪表出众，武艺又是最好的，乔聆爱武，必是看中了自己，央了人去向乔大祥提亲。乔大祥让妻子试探女儿，得知女儿并无意于谢林；他自己看着谢林长大，也觉那孩子有些刁滑不实，便婉言谢绝了。

谢林并不死心，私念：“倒要看你哪里去寻个比我更好的。姑娘放老了，自然还要寻到我们上来！”没想到半路杀出个谢敬一。谢林看出谢敬一每登门，乔聆眼里便闪出异样的光彩来，心中又恼又恨：“原来观音也会动凡念！只是你也不想一想，他虽是个郎中，家里却世代为官，会要你一个打鱼的丫头？”待到那个小白脸当真和乔聆要好起来，谢林又转而恨那个小白脸。

时光荏苒，十余年转眼过去，他自己也有了妻子儿女，但那一段恩恩怨怨却依然在心里留下阴影。

元宵节过去；乔大祥所率那支义军又攻进建平县城。知县季三省换装逃走，被城里百姓发现，牢牢捆了，送到义军大营。乔大祥十分高兴，以为可以用来交换被解往宣州城的三个义军将领，将季三省交给谢林部下谢五看管，将自己用意说了，让他向谢林禀明。

晚上谢林城里逛够了回来，谢五将此事报告给他。谢林说：“你们好生看管，休教他跑了！”

掌灯之后，谢林忽想起这事，肚里寻思：“也不知县太爷这东西什么模样，倒不妨弄来消遣消遣！”喝令将狗官带来。

那知县被推推搡搡弄进来，地上站稳，一双眼睛只管盯住谢林看。义军士兵命他跪下，他哼一声说：

“堂堂朝廷命官，怎地倒要给反贼下跪！”

义军兄弟上去一脚，谢林挥挥手，冲着那知县哈哈大笑：

“我这里便是朝廷。我不让你做官，你便做不成官，我要砍下你狗头，你狗头即刻就落下来！”

那知县微微一笑：“你高兴，自然可以砍下我头来，不过你高兴也罢，不高兴也罢，你那项上人头，十日后必不会再留在你项上！”

谢林听这话蹊跷，心中一动，察看 he 脸上毫无惧色，倒是一副成竹在胸的神气，不免生出几分不安，也不好示弱，“唰”地一声将刀抽出。那知县说：

“你也不必虚张声势，我料定你不敢杀我。倘若你敢杀我，我这话岂不成了有意激你的？倒是我自寻死路了！”

说毕，哈哈大笑。

谢林心知眼前这人杀了，无异于了自己三员战将，乔魔翁决轻饶不了他；如不杀他，哪怕责打他几十军棍，自己也是威风扫地！暗道：“这个狗官究竟什么用意？”一时惶惑，举起的刀砍下不是，收起也不是。季三省假作不理睬，又微微一笑说：

“谢壮士也不须动怒。下官实是身不由己。食君之禄，自当为朝廷效力，并不是下官有意冲撞壮士。”

谢林把刀往案上用力一拍，扬声说：“我谅你狗官也不敢！”

口里虽硬，肚里气却全都泄了。总算对手没有死硬到底，还是给了他一个台阶下。再往下审，也不晓该说什么，怕一逼问，对方又使出这一招来。

谢林正自踌躇，听那狗官说：

“下官读书时，曾就学于一位星家，因此对星相之学略知一二。看壮士之面虽有阴晦隐现，却掩不住富贵之相。可惜今日晚了，灯下也看得不甚分明，且留下官一夜性命，明日与壮士看了相再杀，你看如何？”

谢林哼一声说：“大爷也累了，今夜权且寄下你项上狗头，明日细细审问了再杀！”吩咐义军兄弟：

“这狗官十分刁滑凶顽，你们怕是难以对付，就将他高高吊在我房内梁上，今夜我亲自看管！”

下面齐应一声，将知县押出去了。

谢林回去，打发房门前两个警卫的义军兄弟回去歇息，自进了院子正房。这院子原是县城一家豪绅的住宅，屋宇宽敞高大。谢林抬头，见那知县高高悬在堂屋梁上，不由心中好笑：我说“高高”，意思不过吊挂起他来，弟兄们认真，竟然真地挂得这样高，休说他无法挣脱，纵然挣脱，怕也要活活摔死了！

谢林见他全没了适才的威风，又恼他让自己为难，哈哈笑道：

“我原不知道什么叫‘青天大老爷’，今日方才明白！”

那知县听他嘲弄，只淡然一笑。

谢林见了这一笑，自己反倒笑意全无。看那季三省双臂倒剪，脖子都无法挺直，却处之泰然，脸上毫无痛苦表情，又想到提审时本要看他磕头求饶丑态，不料他镇定自若，将生死置

之度外，谢林不自忖：“原来当官的里头，也有这样的硬汉子……”却又不肯服输：“我倒要看看你这矮小瘦弱的书生能挺到几时！”

谢林自取了酒来，在案上自斟自饮，一边悄悄看他，等他开口求饶。那个县官显见极是艰难，额上冷汗不住滴下，却仍然脸色平静，只凝望着灯火出神。

谢林等得烦躁，脑里转起他适才的话来：他道我十日之内必然人头落地，是什么意思？莫非他有大批官军十日之内就要杀来的消息？说我脸上有“阴晦之气”，自然也指的这个，可为什么又说我“富贵之相”？他说这话时的神色，似是暗示我有话对我说。现在这里并无旁人了，为什么他仍不开口？他说他激我杀他，我也不敢杀，何以这样自信？难道他会知道乔老头子有令要留他性命？……这绝无可能，弟兄们都不知道，他怎么会知晓！忽地又想起：他似乎叫了我一声“谢壮士”，是知道我乃谢家集的人，是猜想的，还是有人告诉他？

谢林边思量边饮，看看一壶酒就要喝光，那知县依旧望着灯火，一声不响。谢林再耐不住，喝了一声：“喂，那个狗官，你怎么晓得我姓谢？”

季三省斜睨了他一眼，抗声说：“下官姓季，名叫三省！”谢林说：“我不管你叫什么王八蛋，只问你怎晓得我姓谢！”季三省说：“我不但知道你姓谢，还知道你唤作谢林，是去年才被乔大祥拉进吃菜事魔教的。只是你让我开口，须放我下去。就是审案，也不曾闻得一个坐着吃酒，一个吊在梁上的。”

谢林知道拗他不过，对他所言又满腹疑团，只好站起，将拴在隔扇上的绳子解了，放他下来。季三省全身酸麻，两腿发

软，刚刚站稳又扑地倒下，挣扎不起。谢林冷笑一声：

“这可真是‘煮烂的鸭子，只剩得嘴硬’！”

说着，谢林拔出腰间刀来，将他提起，割断手上绳子。

季三省脸上依旧设事一般，整整衣衫，竟踉跄几步，大模大样在一张雕花的紫檀椅上坐下。

谢林装作不理睬，自回案前坐了。季三省一笑说：

“你是谢家集人，家有六十余岁的老母在堂，还有一妻三子二女……”

谢林浓眉倒竖，钢牙紧咬：“我幼子却被官军杀了！”

季三省说：“自然官军不对，你倒不说你那一次就杀了官兵五人，伤的还不算！”忽然又压低了声音问道：“你这里说话方便吗？”

谢林正怒，喝道：“作休鬼鬼祟祟，故弄玄虚，有屁尽管放！”

季三省并不生气，依然低声说：“那些是是非非，且不论它，我们何以对你的底细洞悉若此，难道你就不肯想上一想么？你自以为入了明教就成了吃菜事魔的‘亲人’，必然同心协力，却不知内部早已众叛亲离！”

谢林虽然嘴上硬，却在未放下这个县官时就心神不定。此刻季三省几句低语，更如惊雷般在他耳中轰鸣。他参加明教是极秘密的，渔村里入教的并没几个，这个县官居然知道，而且知道时间！既然如此，他那“暗中已众叛亲离”的话就不免有些来头儿了……

见他沉吟起来，季三省又说：“你在谢家集杀死官军，早由你‘亲人’禀报到官府里来。你适才向我虚声恫吓我何以不

怕？皆因我被关押中就晓你们‘魔翁’要把了我去换你们被官军活捉去的三个小魔头。那向我禀报的人，到底是你的‘亲人’呢，还是我们的人？”

几句话说得个谢林毛骨惊然。“他知我姓氏也还罢了，知我家中详情就有些奇怪，他怎么还会知道我在谢家集杀了官军几人？今日这事更令人不解：这知县已被活捉关押也只不过半日光景，居然有我手下的人向他通风报信，告诉不会杀他，让他放心！今日看守他的都是哪几个？是谁私下里告诉他的？我原以为只要身在义军便可安然无恙，不想自己手下人里就有官军奸细，看来我的处境也就险恶得很了！”

其实事情并非完全如此。谢林参加义军后唯恐别人不知他的功劳，曾在几个将领面前吹嘘他在谢家集初次武装抵御官军中就手刃五人，伤了数十，以证明自己是这次举起义旗的先锋。后来此事被一两个将领传开，弄得几乎人人皆知，季三省参与审问时早从一个被俘的义军口中得到。至于季三省今日被关押还有他的人向他密报，就纯属季三省的“虚声恫吓”。谢林带兵不严，部属抢劫百姓事时有发生，乔大祥查问，谢林搪塞过去了事，并不处理。他自己就接受了部下不少金银和贵重首饰，如何去追查别人？至于他部下不守军事秘密胡说乱讲，更是寻常小事。今日看守室外一个送饭的义军发怨言说：“弄他娘一个狗官，不剥了他皮，倒好饭好菜供养起来！”一个跟义军大头目要好的看守不顾那头目叮嘱，只顾炫耀自己知道得多，说道：“这一个却坏不得。坏了他，我们被捉的三员大将哪里还有性命！”是以季三省知道。

这季三省是个有抱负、有心计的，倒也不是寻常的知县。自义军一起，他就时时注意搜集情况，研究敌情，细枝末节也

不放过。落到义军手里，他以为必死无疑，凝神观察动静。听到义军看守的话，他又萌新念：我丢了城池，两手空空，即使换我回去，也难免丢官，又有什么脸面见人？倘若宣州不以我为意，仍旧杀了押解去的反贼头目，我也仍旧难免一死，还不如自己周旋一番，豁出了性命，或许置诸死地而后生。听得看守谈话提到“谢头儿”，知看管他的是姓谢的率领的一支部队，又见他生得身材高大魁梧，猜想道：“莫非是一个叫谢林的？”

关于这个谢林，他所知不少，但谢家集这支反贼军中，姓谢的头领还有两三个，也不晓是不是他。盘算一番，季三省向刚换上的看守说：

“你去禀报谢林，说我有重大军情要同他说！”

那个看守瞪他一眼：“狗官放老实些！我们谢将军哪有工夫睬你！”

季三省暗道：“果然是他！”便将素日里得知的有关谢林的材料，前前后后，仔细回想一阵。“我就向他晓以大义，陈说利害，虽然成功的希望极小，到底强似坐以待毙。”筹划好了，就想大喊大叫，说有重大军情禀告，务必惊动谢林，同他厮见。偏巧这时谢林回来了，倒是他先要见识见识县太爷什么模样。在场义军甚众，季三省只试探他一下，也不便深说，以眼神暗示要单独同他谈。那个谢林似懂非懂，虽将他送进自己房中，却又吊在梁上，见面后恶言恶语。直到谢林耐不住同他讲话，这才算进入正题。季三省真真假假，连蒙带唬，意在攻心伊始，先当头一棒，将谢林打得心惊肉跳。

果然这一棒奏效。谢林强自镇定，说道：

“我这里怕找不出你们的人！是你想当然，胡编乱造而已！”

季三省看出他已深信，便不置辩，一笑说：

“就算我胡编乱造想当然吧，你谋反作乱、掠城杀人须不是假的。到得十日之期，我怕你全家七口的人头也抵不了这罪！”

谢林愕然：他再三讲这个“十日”，究竟是何意？季三省察颜观色，看出他心意，又道：“我也不必瞒你。你们围城，县里发了文书告急。州中回复的公文恰在今晨到了，要我们不必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圣上已新委派了镇抚使，率着十万大军，刻日抵达宣州。大军开抵这里需要多久？我讲十日，还讲多了。”

谢林心里更惊：宣州境内义军，总计不过万余人，又分作了三处，他们怎么竟派来十万大军？这狗官莫非吓我？

季三省站了起来走近谢林，声音压得更低：“我‘十日’讲多了，‘十万’却不曾多说。盖了大印的这份公文多半就落在你们乔魔翁手里，白纸黑字，明明白白写着。你不妨去找他问问，他或者为稳定军心，不向下面将领说。你是他亲信，问了他自然会告诉你。”

谢林忿忿然：“我是他什么亲信！”

季三省说：“如此更好！你何苦要同那乔魔头绑在一起受戮？那老头子运过茶，贩过盐，二十七岁时就在陆州入了吃菜事魔教，跟了反贼方腊杀人放火。你是个老实渔人，虽也伤过官兵，却是事出有因，谁个爱子被杀能不痛心疾首？圣上贤明，体恤民情，早有诏文下来，凡反贼中别有隐情者，一旦招安，都可赦免，有功的还要封赏……”

如此这般，说了一番，把谢林说得沉吟起来，连嘴唇子上

也不硬了。

季三省看出他心中动摇，更是附到他耳上，嘴里滔滔不绝，不外是反贼不肯回头只有全家受刖的下场，投向官府才是真正的“光明世界”。说到最后，还有“以谢壮士的才智、武艺，倘能投奔朝廷，就是大功。下官再见到壮士，怕是要以‘大人’相称了！”

两人渐渐谈得入了港。季三省一通恭维，谢林有些飘飘然，觉自己俨然大人，言谈中甚是倨傲。那季三省并不以为意，反而先前的狂骄全无，不仅将谢林当作了自家人，还毕恭毕敬，曲意奉承。

季三省莫须有的十万大军虽不曾来，义军却被搅了个天翻地覆。季三省派人秘密出城，宣州原有的一支官军二千人两日后包围了县城。谢林早暗中串通了两个义军将领随他反叛。他在城上从背后将乔大祥一刀刺死，率部城上砍杀起来。那两个叛将带领部下开了城门放官军进来，里应外合，并未费很大力气就攻下县城。混战中乔聪饮刃身亡，铁观音乔聆伤了右臂又身中数箭，被谢林追上杀死。谢敬一却被官军活捉了。

一家人中只有莲儿护着十四岁的谢珠逃出城去，投奔了郑魔王。七日后传来消息说城头悬出乔大祥、谢敬一、乔聆等十二颗人头。莲儿悲愤难以抑制，带了谢珠偷偷离开义军队伍，潜回谢家集。到了渔村，也不问情由，杀了谢林满门。莲儿杀人后并不逃离，找了个渔家隐匿起来，只等着谢林回家，杀他报仇。

这日谢林带着几个士兵回渔村来接家眷，万万不曾想一进家门，竟看见全家老小的人头依次挂在屋檐上，齐齐整整。谢林木然转身，却见一个二十八九岁女子手持利刃，满面冰霜地

候在门外。这人正是红莲。两人交手，莲儿虽伤了谢林几处，到底敌他不过，死在谢林刀下。

莲儿在谢林家拚死相斗时，谢珠被捆得粽子一般，塞在木柜中。原来莲儿得知谢林率人进村，立刻嘱咐谢珠，乖乖留在家里。她不嘱咐，谢珠未必知她去做什么，这一来反露了马脚。谢珠哪里肯放过为父母和外公报仇的机会？惹得莲儿恼了，将她放翻，结结实实捆绑起来。捆好之后床上一掷，拔出刀来指点着那家人说：

“谁敢放开，我就把谁剁作两截！”

言毕纵身出去。她也不想一想，你把孩子捆住，倘官兵寻到这里，不是现成的点心？那家人又不敢放开谢珠，只将她藏进木柜。果然谢林杀死红莲后怀疑还有别人，带着士兵，把渔村搜了个遍，幸喜没找到谢珠。这家人探听得莲儿已死，谢林正忙着办丧事，才放开谢珠，让她快逃。

谢珠自幼和莲儿要好。叫她“小姨”，却似亲姐姐般爱她，听得唯一一个亲人也死了，她哭个不休。那家渔户劝不止她，又劝不走她，只好陪着掉泪。谢珠直哭到天黑，才想到要寻小姨尸首埋葬，站起身来，将手上仅余的一只金镯子褪下，放在几上说：

“托府上宝柜之庇，留得性命，不胜感念！数日打搅，无以为报，区区小物，权作茶饭之资。倘能生还，他日自当厚报！”

说完一拱手，转身就走。那渔户留下她们，原因爱乔大祥，哪里肯收她钱？待到几上抓起金镯追出，那孩子早无影无踪了。

谢珠直奔谢林家中，见他院里搭着丧棚，灯笼火把通明，也没耐心再等，从一个士兵身上拔出刀来，直扑谢林。谢林冷

笑：“我祭台上正少最后一颗人头！”拔刀猛迎上来，就要斩草除根。

两人斗了近五十个回合，谢珠觉得不支，心想：“打不过你，等你睡下再来砍你脑袋！”把刀朝着谢林头上一掷，转身就跑。谢林拔腿追赶，跑了一段，觉得左腿发软，想起白日被那女子膝头上刺了一刀，料也追赶不上。回头看看，和他一道追赶谢珠的士兵只是呐喊“别让小贼跑了”，却不见移动多少，他骂了声：“废物！”悻悻然回转。

谢林料那小丫头既然逃命，必定远走高飞。岂料半夜里她又来了，先是偷走香案上祭的那女子人头，二次又向窗里探看。两次都被她逃掉后，第三次她竟又潜进院子，在灵棚里放了一把火。

谢林带着官兵回转宣城，谢珠一路跟踪，只搅扰得谢林日夜不得安宁。他虽有士兵守卫，却无作用，全不知谢珠是怎么近身的。她一见谢林就下狠手，近时用刀，远些就发暗器。她的暗器状似三股鱼叉，只是极小，钗子一般，三个尖锋都有倒刺，易进难出。谢林肩头中了一枚，剐了肉才拔下，还要庆幸不是射在颈上。谢林原以为追不上她是因自己身上有伤，及至伤愈。才知是自己纵跃奔跑功夫远不如这个小丫头，心下大骇。

在宣城又被搅扰了三月有余，谢林才有了摆脱灾难的时机。

原来季三省因纳降平贼有功，升迁了镇抚使兼知宣州。郑魔王兵败，率一支人数不多的骨干队伍，隐匿得不知去向。季三省要拔除隐患，派了细作四出打探郑魔王下落，并无个结果。谢林已查出莲儿、谢珠是从郑魔王那里来，向季三省献计说，

如捉住了乔魔翁的外孙女儿谢珠，当不难追问出郑魔王下落，即使捉不住，设法逼她逃走，后边暗暗尾随，也会寻到他们老巢。季三省以为可行，按谢林要求，给他选派了五个有上乘功夫的武林好手。

谢林亲自出马，将自己纳入其中，六人分作三组，立即在宣州城内行动起来。

这一来形势突变，谢珠从主动出击变成被动挨打。她与谢林正面对抗本非对手，何况谢林又添了个形影不离的扎手伴当。至于另外两组，谢珠只是设法避开，毫无同他们周旋的兴致。她只道谢林被纠缠得恼了，邀了朋友根除后患，并不知后头还有位知州季大人。幸而她不愿给郑爷爷增添烦恼，这才在宣城实在无法容身时向东南方向遁去。彭元撞见她抢包子吃，她正在被追击的途中。

第二十六回

人前出丑名武士碎卵

腹内乏物俏女儿骗食

却说彭元离了小镇，不慌不忙沿着大路向南去。到暮色苍茫时分，人烟渐稠，向前望去，竟是一座大城。彭元步入城内四面张望，心中高兴：这个地方，我却识得的！早知那集镇离此甚近，我也不在那里逗留那样久了……

原来这是富阳县城，彭元踏上这街道，此番已是第三次了。到底是个孩子，一时动了好奇念头，想去看看铁算盘的分店。再去那好心老者的铺子里吃一碗馄饨，听听他还议论些什么。

拐弯抹角，找到了那条大街。虽然已是掌灯时分，街上店铺多数还开着，行人来来往往，十分热闹。彭元正行，忽然有两个彪形大汉从他后头赶上，两人在他身体两侧，同时转过头来，仔细看他一眼。彭元望着他们背影，心中纳闷：

“虽说此城带出一个‘富’字，街上的叫化子也非什么罕见的物事，这般盯住我瞧，什么意思？”

又行了一刻，他已看见那好心老者的包子铺，不觉走到店门前，停步向里张望。

那老汉正忙着应对顾客，见门外站着个穷孩子，呆呆地向里面看，不觉动了怜悯之心，叹了口气，拿个包子出来，交到那孩子手里。彭元也不客气，接了包子就咬一口，嘻笑着又朝店铺里面走，嘴里还自言自语：

“我正要进来买碗馄饨吃，这包子或许是白饶的了！”

老汉忙跟进来招呼彭元坐下，赔笑说：“小客官休怪！

我只道是……只道是客官身上

不曾带着钱，所以多冒犯了。小客官要用些什么？”

彭元要了四个包子一碗馄饨，边吃边说：“也难得老人家好心！凡有叫化子来，老人家都这样开发么？”

老者道：“那如何开发得起！我只看到些饿着肚子的娃娃儿可怜见的，忍不住就给一个。那些吃油了嘴，走惯了腿的娃子，也不给的。”

彭元笑着说：“我身上确不曾带着钱，又是个吃油了嘴，走惯了腿的，但有小小金锁一只，做工也还精细，想把来换爷爷的包子吃！”

那老者怔了怔，仔细看看彭元，也笑了：“原来是故人！我适才听你说话就觉耳熟，只一时想不起是哪见过。”

彭元站起，向老者深深一揖说：“我那时的金锁，爷爷给几个包子也就换了。爷爷却说那锁是金的，我因此换得一贯钱作盘缠，才到得临安。”

老者慌忙打躬还礼，扶彭元坐下，说道：“也不消一提。我收下你锁，岂不是乘人之危？我指给你那地方，却指点得错了！”

彭元问：“那家首饰店如今生意如何？”

老者笑道：“说来也巧，恰在今日清晨，连牌匾幌子都摘了，似是盘与了别人……”彭元心中好笑，料想是失了靠山，铁算盘害怕，临安花市街的买卖不再做了。

老者同彭元用说了几句，自去忙着应对别的客人，刚一转脸，见门外又站着个穷孩子，呆呆地朝里边看。老者心里

好笑：“莫不成又来个卖金锁的？”笑着去望彭元，口里却“咦”了一声，那卖金锁的孩子竟不知什么时候溜走了。

老者怔怔，叹了口气：“这孩子看着也是个读书知礼的，几月不见就学得吃白食了，怪不得今日油腔滑调……”看他盘里还剩一个包子，两指捏了，走到门口对那孩子说：

“喂，那孩子，你拿去吃吧！”

不想那孩子不接，口里说：“在下从不吃嗟来之食！”脚却直朝店里迈。

彭元眼观六路，坐在里头吃馄饨，早见社神庙里扬长而去的那小姑娘摇摇摆摆向这里走来。彭元心中一喜：“她也来了！”怕她看见自己又跑，疾忙隐起身形。听见她仍旧“不吃嗟来之食”，彭元吃一惊：“这丫头又要抢！”见她在座位上大模大样坐下，彭元才松了口气。老者却凉了半戴儿：“又来个吃白食的，怕又是一碗馄饨，四个包子！”只好无精打彩上去，问道：“小客官要用些什么？”

那穷孩子眨巴眨巴眼睛，说道：“你给我来三碗馄饨，十二个包子！”

老者一听，吓了一跳。如若你也一碗馄饨、四个包子，今天我就认了。怎么一开口就这么多！老者无奈，硬了硬头皮说：“小客官休恼……你身上可带着钱么？”

那穷孩子眼睛一眨说：“自然带着！快去拿吧！”

彭元心想，原来弄到钱了！再看老者，也顾不上讲情面了：“老汉店铺不大，本小利薄……小客官果然带着钱，就拿出来让老汉看看如何？”

彭元不由笑了。这老爷爷确是个老实厚道的人。你就讲我店里吃饭要先付钱，不就完了？何苦期期艾艾，这般为难！

再看那女孩子，若无其事地伸手去怀里摸，那钱却总掏不出。彭元替她着急：看样子你身上也没钱！用手朝她怀中一指。

那女孩子忽然咦了一声，从怀里扯出一串铜钱，总有百文之多。老者面现愧色，连忙赔笑：“小客官多多包涵，是老汉多虑了……”

不想那孩子却惊叫一声：“这钱不是我的！”彭元摇头叹一声。老者也觉泄气，猜想这钱替别人带的，动不得：“你原说自己有钱的！”

那孩子只好又装模作样去怀里摸，怔了一怔，又扯出一串钱来。老者一笑：“这就是了！”转身给她取馄饨、包子。

这女孩子却坐下来瞪着桌上两串铜钱发呆，摇头晃脑说：“惭愧呀，惭愧！”彭元心说：“你算了吧！白吃老头儿的东西，你就不惭愧呀？”其实谢珠是想先吃饱肚子，让老掌柜打她一顿了事，并不知这老者是个不打人的掌柜。

包子端来，那位“小客官”两手各抓起一个，慌不迭地往口里送。彭元好笑，抬头向外看，两个大汉停在门口，正是刚才扭头盯住他看的那两位。其中一个用手朝小姑娘背上指指，向另一个递了个眼色，一闪身不见了。另一个刷地拔出刀，直奔店内来。

那小姑娘面朝里坐，似是未察，彭元急现出身来，惊叫一声：

“哎哟，要杀人，我害怕！”

一面惊呼，一面向外冲。店铺门面窄，两排桌子中间只一条小过道儿。彭元往外一冲，一头撞进那大汉怀里，竟把那大汉撞了个仰面朝天，刀也扔到大街上去了。彭元从他身上跳过，顺手把近门处灶上的宠屉盖子揭了提在手里，刚蹿

出店门，就朝右侧一扣。

埋伏在那里的大汉正准备对可能要溜出来的谢珠偷袭，不想黑乎乎、热烘烘一个东西突然扣到自己头上，眼前一暗又一明，看见一个孩子已然到了街上，他跨上一步伸手要捞住那孩子，才觉双臂被紧紧捆住——也并非真地捆住，是那笼屉盖子被他顶穿，宠屉圈圈儿从肩上滑下，把他双臂箍得牢牢的。

谢珠正吃得起劲，见面前闪出个人，正是躲在庙里那个男孩子，脑里一闪：“他怎么又跟来了？”接着听他喊“要杀人”，直朝外跑，急转身看时，一个持刀闯进的大汉已被他撞翻。谢珠识出那倒地的大汉，立即想到：“外头至少还有一个！”也从那家伙身上跃过。蹿出门外。她原以为门前要应付一场恶战，却只见屋里那家伙的伴当躺在街上，蛇一般扭曲着。那个男孩子正弯身看着他，哈哈笑呢！

彭元见那小姑娘出来，正正衣襟，向她一拱手说：“大爷别来无恙乎？”

那小姑娘也双手抱拳：“承蒙相助一臂，在下这里谢过。告辞了！”说完转身，大摇大摆竟自去了。

彭元原想同她叙谈几句，顺便问问这两个大汉是什么人，是不是也想“顺手牵羊”，不曾想到这位大爷只说了这么一句就扬长而去。彭元心里头有气：我替你打躺下两个、为撞人连脑袋都用上了，就“一臂”呀？虽说我帮你不图报答，你也不该这么一副神气！

彭元一赌气，转过身去，朝相反的方向走，故意大摇大摆，心说有这两块料留在这里，我也犯不上跟你打听！

卖馄饨的老者见自己铺子里躺下一个，心中不免发慌，移

灯过去细看，那大汉眨巴着眼睛。还不待他开口，那大汉已翻身坐起，啐了一口说：

“晦气，哪里钻出这么个冒失鬼！”

他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出店去了。

老汉自语：“原来那孩子不曾走，想是藏在桌子底下了……他躲藏起来做什么？那位拿了刀的、凶巴巴闯进的大汉分明来寻后来的那孩子。哦，是了！那孩子说钱不是自家的，必是偷那大汉的，被人家寻上来。那孩子虽然饿得凶狠，吃相不大好，却生得清清俊俊，又细声细语，女孩儿家一般。如是女孩儿怎敢偷一个大汉的钱？也亏得我还未及收他的钱！”

一边念叨，一边收拾桌上碗碟，却见那熟识的孩子适才坐的桌上有个字条儿，捻起来灯下看，上面写着：

匆匆不及面辞，老爷爷恕罪。坏了爷爷笼屉，幸勿见责。小钱两串，是我与小兄弟的馄饨包子和笼屉钱，如有多余的，日后来吃。彭元谨启。

老者看时，果然有两串铜钱摆在灯影暗处。他又念叨：“原来是弟兄俩……我好小气，怎么诬人不付饭钱……也不消这许多呀！谁晓他们还来不来吃……”说着用手去拿铜钱，铜钱却从手中滑脱。“却是如此沉重！”用力抓起灯下去看，那一个个小钱竟都是黄金的！

按下老者不表，却说彭元。他摇摇摆摆走了一段就隐起身形，回头看时，小姑娘身影早不见了，那两个大汉已走到近前。彭元正思量如何整治住他们，让他们讲出事情原委，却见远处墙面下一个小小身影一闪，正是那小姑娘。

彭元一乐：“你没走哇？好吧，这回我当黄雀，也让你当一回螳螂！”让过这两前一后的三个人，自己紧随在后。

两个大汉似乎心有余悸，一边慢慢走着一边闲谈，漫不经心似地向四面张望。他们时而停下来说话，眼睛却依旧向四处转。彭元心想：这两个可就好比白日里的两虎老练得多、机警得多了。再看他们后头暗随着的小姑娘，一头狸猫也似，从一处阴影里倏忽闪进另一处阴影，既没让对手发现，又紧紧咬住不放。彭元心中佩服，又有些不解：他们要抓你，你敌得过就把他们俩收拾掉，敌不过就溜之大吉，这样偷偷跟着，算怎么回事呢？

拐过几条街，两个大汉像是放下心来，加快脚步，头也不再回，直走到一个挂着串白灯笼的客店，两人门前各向路两端看看，闪身进门。那小姑娘待他们过去，擦身向门内望望，竟一纵身上了房顶。彭元自语：“咱可不干那翻墙越脊、偷偷摸摸的勾当！”直朝门内走去。

他原看清门内柜台上坐着个人打盹儿，不想那人机警，他刚一走过，就突然睁开睡眼，站起来说：“客官住店么？”

彭元急忙隐住身形。店里一个伙计听掌柜的招呼客人，急迎出来，看看并没有人，心道：“刚才掌柜的分明打鼾了，他这是说梦话呢！”嘴里却不敢讲出来。掌柜的说：

“我清清楚楚看见一个矮身材的客官走进来，怎么忽然不见了？可不要溜进个贼来！”

彭元肚里说：“翻墙进来的不是贼，走正路的倒成了贼，你这掌柜的也忒不公平！”一直走向里面。

过了穿堂，是个小小庭院，正房里明晃晃点着灯，里头有人低声说话。彭元抬头，见那小姑娘伏在檐上灯光射不到处，

知道就是这里了。他挨身到窗外，听得里头有人说：

“……那孩子分明武功高超，一羊头撞上我胸口，我登时闭过气去。这也亏得是我，换了别人，怕是肋骨齐齐地断了！他劈头用屈盖套住张爷双臂，竟似木桶上打的一道铁箍，是我用了刀才撬下的！”

彭元察觉屋中不止两三人，忍不住想看个究竟，使个穿墙术进入室内，贴壁站住。

说话的人正是他一头撞倒的大汉，旁边站的是那个吃他笼屈盖子的家伙。屋子正中椅子上坐着个三十四五岁的人，身材魁梧，脸膛黑中透出红来，浓眉毛，暴突眼。他衣着虽然平常，像个风尘仆仆的行商，坐在那里却显出几分威严，阔背斜倚着椅靠，眼光中带着嘲笑神色。他身旁椅上还坐着个花白胡须的老者，一张清瘦的脸略嫌苍白，嵌在上面的一对黑眼珠儿却炯炯有神，来回打量着地上站着的那两人。

居中坐的那个身材魁梧的人说：“一路上也没见那丫头有什么同党，怎么这时候凭空冒出来了？难道郑魔王知道那丫头就要落到我们手上，派出个保驾的？如真是他派的，那他就太没见识了——竟然又派个孩子来！”

那老者转过上身，笑道：“有道是来者不善，谢大人倒不可小觑了这人。以李爷、张爷的手段也让那小子逃掉，怕那小子也是有些来头的。况且郑魔王不派人则已，果真派人来，恐怕也不会是一个两个，总以小心为上。”

那位“谢大人”的嘲笑眼光顿时收敛，也转过身去对那老者说：“黄老英雄所见极是！”又转向地上站的两个大汉说：“李爷、张爷，怎么不坐下讲呢？”站起身来让座儿。

就在这时，窗纸“嚓”一声轻响，说时迟，那时快，那位谢大人身躯一侧，一支闪亮的小钢叉“铮”地一声钉在他椅背上，入木三分。

屋内四人一怔的功夫，外面又“哗啦啦”一片响，似是屋瓦坠地的声音。李、张两人愕然，姓黄的老者却哈哈大笑说：

“得手啦！”

话音未落，屋门大开，两条汉子扯着一张渔网进来，网里挣扎翻滚着一个活物。彭元看得真切，里边裹的正是那个小姑娘。

姓谢的向姓黄的老者一挑拇指，大声说：“姜是老的辣！不是黄老英雄，今日又让她逃脱了！”

黄老者捻着花白胡须呵呵笑道：“功劳须是陈爷、徐爷的。难为他们白日里赶路，夜晚还要伏在屋顶上挨冻。”

客店掌柜同两个伙计闻声跑来。黄老者说：

“我们来捉回一个携重金逃走的家奴，不关你们事。今夜多住了人以及毁你店里的东西，走时多把与你们钱就是，你们去吧！”

店主人面带疑惑，大约是不明何以抓这样一个小小娃儿要来这许多人？何以把屋顶的瓦也弄下一大片来？似又惧于这群人高大凶悍，张了几次嘴巴没有讲出话来。姓谢的却让店主派人到外边给他们叫一桌酒菜来。

黄老者附到那位“谢大人”耳上说了两句话，姓谢的连连点头道：“如此烦劳老英雄了！”黄老者推门出去。彭元打量那孩子，见她眼睛只盯住那个姓谢的看，像是要挣脱开几只大手上咬他一口，也不知什么道理。心想：“她果真是个逃出的丫环？怎么一声不响……”

倒也不尽因为她身上没什么“重金”，看那举止言行，就不像是个下人的身份，何况又有什么“郑魔王”之说。看见几个大汉一齐上去对付一个娇小的女孩子，彭元动气，待要整治那几个，转念道：我再听听他们说些什么！

几个大汉将小姑娘捆好丢在墙角，已有两个饭馆里的跑堂送酒菜来，一个提着一摞大食盒，一个抱着一坛酒。酒席摆好，几人坐下候着。少时姓黄的老者从外进来，围桌坐的五个一齐站起。黄老者一笑：

“四下里都搜寻一遍，倒也没什么可疑迹象。”

彭元明白：“这是到外头找我去了！”

那姓谢的给几位斟了酒，举起手中杯说：

“今日我们三路人马齐聚在这里，实属不易，又终于大功告成，为给各位庆功，请饮了这杯！”

姓黄的老者说：“也为谢大人庆功！”

几个人欢然举杯，都一饮而尽，接着热热闹闹吃喝起来。黄老者向谢大人敬酒，说此番大人又立新功，可喜可贺！谢大人饮了，又向黄老者敬酒，说这功劳首先是老英雄的：怎么就这样神机妙算，设下伏兵就即刻得手？黄老者谦逊，说道：

“我们一向分兵，今日聚到一处，十分显眼，我料这小女子必然侦得我们的店。她已途穷，无可遁逃，狗急又跳不过墙，反咬一口是必然的，这个谁也想得到的，并非黄某有什么独到之处！我饮这杯，还是为谢大人指挥得当，徐、陈二爷擒拿有术！”

那位“徐爷”是个黄面皮的精壮汉子，此时举杯站起来说：“我不过举手之劳，倘不是铁网陈爷一张神网疏而不漏，天衣无缝，早吃这小妮子溜了，这酒该陈爷吃的！”

那个“铁网陈”即刻站起，说道：“徐爷过谦了！是徐爷一飞蝗石将她打倒在屋脊上，我才网住了她。这几个月来我们哪个不向她发过暗器，又有谁打中这丫头了？看来‘流星徐’的美称也真是名不虚传了，就为徐爷干了此杯！”

在座人纷纷举盏，将酒喝干。那位谢大人哈哈大笑道：

“要说功劳大，我谢林说句公道话：谁也比不上李、张二位！不是这二位把贼丫头当作尾巴拖到这店里来，我们一时怎捉得住她！”

这两句话引起哄堂大笑，李、张两人虽也讪讪地跟着笑，脸却涨红，十分不自在。看来并非他们俩有意将小姑娘引来的。

酒喝到酣畅，几人又论起武功。谢、黄、徐、陈四人互相吹捧，李、张两个不但没人夸奖，众人提到他俩，还多有嘲弄的语言夹杂其中。因谢大人第一个向那二人说俏皮话儿，别人讲起他俩也就毫无顾忌，只弄得他俩面皮红一阵，白一阵。

休说这两位听着不受用，就连彭元也暗暗替他俩不平了，心说：你们也别瞧不起人家。我撞你们谁一头，你们也得照样躺下，不信你们就试试！笼屉套住了拿不下来新鲜哪？要不是我念口诀放松，他拿刀也别想撬下来！

彭元不平不过私自念叨而已，那两位可就行动起来了。姓张的说：

“适才李兄说那笼屉圈子是铁的，不免言过其实。不过我撑了几下没有撑断，确也觉出怪异之处。就算那孩子套在我身上的是这东西吧，恐怕也未必就挣不断……”

说着推开椅子走向墙角，扯起红木高几旁一个鼓形石凳。他将石凳在几上轻轻放倒，双臂伸进石凳底下空洞里，然后转过身来将双臂缓缓举平，突然间喝一声“嘿！”随着吆喝声双

臂一分，只听“喀嚓”一响，石凳竟从中间劈作两片，砰然落地。

除了那姓李的，在场众人都显出惊讶神色。姓张的接着说：“我也就不知那圈子是何物所制的了。列位或者见多识广，知道这县城里用什么材料制作笼屉。”言毕，与那姓李的相视而笑。姓李的说：

“据小弟所知，制笼屉不论南北，用的材料怕都是一样的。这怪异多半出自那孩子身上，就连他脑袋也怪得很。设若他的脑袋是石头的，照这样子撞我一下……”

说着伸出一只大手，从地上捞起半片石凳，向后一抢，接着又朝前抢圆了胳膊，猛向自己胸前砸去。只听得“砰”一声响，那块足有七八十斤的石头竟在他胸上撞碎，“哗啦啦”散落在地上。以硬功碎石原也不足为奇，奇的是碎了的石头都是指甲大小的块块儿，他胸膛反激出的力道有多大，也就可想而知。

姓李的拍拍身上石屑，一笑说：“我见那孩子的头撞上来，就这样运足了气迎上，他居然把我撞倒，你们说，这孩子是不是小麒不得呢？”

这两人谈笑间露了两手功夫，不说艺惊满座吧，至少也挣回一些面子。

谢林脸上轻蔑之态似略有收敛，举起酒杯说：

“张爷、李爷硬功惊人，可喜可贺，就干了这杯！”

众人一齐举杯。谢林一仰脖喝干了，接着笑道：“适才李爷说运了气去迎那孩子的头。被他撞倒，或许是方法不十分得当。依我之见倒应该用爪力去抓他头，就是这样——伸出一只手说：“徐爷飞蝗石惜我一枚用用！””

姓徐的黄面精壮汉子立即解下暗器袋，将袋子“咕咚”一声放到桌上。众人看时，里面都是鸭蛋大小的石头，只是比鸭蛋要圆，个头儿十分整齐。谢林拈起一枚，攥在手心说：“我不信那小子的脑袋比这个还硬！”说着，突然“嘿！”地大喝一声，五指紧紧收拢。

彭元在那张、李二人显露功夫时并不想捣乱。这个名叫谢林的小子却令他十分憎恶，也不知是因为那小姑娘对他的仇恨情绪传染给了自己，还是因为看他狂傲的神态不大顺眼，早想整治他一下。见他要把石头捏碎，彭元暗叫了一声：“不行，这可是我脑袋！”于是用手朝他一指。

谁都断定谢林必然一举碎石，都准备喝彩。不料谢林“嘿”过之后，手狠狠捏住不放，脸却红了。他一时觉得手中这颗圆石钢球子一般，纹丝不动。他心中发慌：“糟了，今天要现眼！”二次将全身力量运到五指上，又大叫了一声“嘿！”但石头依然毫厘无损。

谢大人急了，又连“嘿”了三次。这三次石头没变样儿，他自己倒变了：脸也紫了，脖子也粗了，脑门子上豆粒大的汗珠子不住地往下滚。

众人要笑又不敢笑。李、张二人适才听了他冷言冷语，却忍不住要说话。张爷说：

“今日跑得累了，好好睡上一夜，明晨再捏不妨。”

李爷说：“你别打谢大人高兴，多半这块石头太硬，再换一块试试！”

谢林大人知姓张的是挖苦地，浓眉微皱。听了李爷的嘲讽，忽地脑里一转：“这些石卵天然生成，河边久历冲刷，质地疏密并不尽相同，换上一块未必不是个办法……”

谢林应了一声：“就依你！”将圆石丢回袋里，又拈出一枚。这次他将吃奶的力气也使出来了，一咬牙，一瞪眼：“嘿！”

只听得“噗”一声响，石头应手而碎，众人齐声喝彩。再借灯光细看，有些个不对头了——他指缝里淋淋漓漓往下淌的黄东西是什么？

谢林本人自然最先明白，转向徐爷，口吃地说：

“你，你暗器袋里怎，怎么还装了个生鸡蛋？”

众人再忍不住，齐声哈哈大笑，就连搦作一团丢在墙角的那小姑娘也极是开心，纵声大笑。流星徐心中纳闷：“谁在我暗器袋中装了鸡蛋？就算是有人跟我开玩笑，难道它在石头中挤挤撞撞，竟会不碎？”将袋里圆石翻了一遍，也不见还有鸡蛋。

谢林狼狈已极，就连黄老者好心递上手巾让他擦去满手的蛋清蛋黄，也觉是对他嘲弄。他已精疲力竭，再去碎石，显然无望，只好紫涨着面皮坐下来，恨不能将屋里众人都一口吞下，免得他们传扬出去，成为终身笑柄。

众人也不愿僵着，那黄老者先换了话题，说这里老酒端的不错，走时倒应携上一坛，铁网陈明白他用意，待要接上去讲，忽听墙角上说：

“你们怎么不谈论武功啦？边谈边演，煞是好玩儿。我还想再看一回武林的大英雄捏鸡蛋呢！”

众人扭头，见那个小丫头满面鄙夷地盯着树林。黄老者心里一惊：“这丫头找死呢！”果然谢林霍地站起，一指她说：“我废了你！”随手去桌上暗器袋里掏石头。那小丫头喊：“比捏鸡蛋更丑的事我还没说呢！你为捞个官儿当，向官府里出卖

了义军，杀了我父母和外公，简直连猪狗都不如！”

谢林早将石头抓到手里，向她头上猛掷过去。这一掷力道极大，又相距甚近。眼看那孩子就要脑浆迸裂。黄老者未及阻拦，脑里一闪“完了”！

谁也没料到，石头半空里斜了，“当”一声打在墙上，又反弹回来直奔谢林。谢林急将头一歪，石头偏偏歪打正着，“叭”一声敲在谢林额头上，登时见红。众人惊呼一声，再看谢林，身体晃了晃，双手扶着桌子站稳。幸喜反弹回来力道已减小，这一击只将他额上敲出个血疙瘩，也有石头大小。

谢林“唰”一声拔出刀来，黄老者早蹿上扼住他手腕：

“谢大人息怒！季大人还等着问她话呢！”

一句话提醒谢林，他闷哼一声说：“等我慢慢消遣她！”

倘那孩子再回敬一句，这事就不好收拾，幸喜她一声没响。众人放下心来，不约而同朝墙角瞥了一眼。只这一瞥，六人一齐呆住。

墙角捆着的那孩子，竟然踪影全无！

黄老者“噗噗”两口将蜡烛尽皆吹灭，黑暗里捞起一把椅子，打开房门先将椅子掷出，接着纵身到院子里。其余五人也跟着纵出。

第二十七回

孤儿相怜荒村话旧事

歹汉互疑野外拚刀枪

彭元从这六个官不官、匪不匪的家伙言谈中已然听出个大概。乘他们察看谢林的伤势。悄悄提起那孩子塞进床下。那几个吹熄了灯冲出去，彭元即刻解了她身上绳子，两人伏在屋内等待。那些人出门的出门，上房的上房，留下两个院内搜寻。院内搜寻不见，这两个也追出去了。彭元两人这才从容走出。

他俩一路飞奔，穿过几条街道，到了僻静所在。彭元看看再无被那伙人发现的可能，停了下来，抢先向那小姑娘一拱手说：

“在下相助，区区一臂，当不起一个‘谢’字，告辞了！”说完，转身就走。

那孩子却从后头追上来，口里说：“小哥哥不要生气，小哥哥不要生气……”一副忸怩的女儿之态。那文诌诌、酸溜溜的秀才架势也不知哪里去了。

彭元三番两次救她，她并无感激之意，看来不近人情，但是也自有她的道理。在镇上酒楼前抢包子，掌柜的打她出气，气出够了，自然也就了事，偏彭元多事，出来和掌柜的喋喋不休。她看出那掌柜的刁钻，觉得不便走开。人家是为我站出来排解，我抬脚一走，掌柜的可能把气撒在他身上，弄不好打他一顿。我得守在这儿，万一掌柜的用强、我可就顾不得许多了，

把掌柜的放翻在地，让他脱身。

这么一等，功夫就大了。谢珠着急，“碰上两个追寻我的家伙，我还好溜掉，倘若聚来四个，事情怕就难办。我丢了性命事小，以后还有谁替我杀那谢林呢！”

彭元以为她没吃饱饭全是假斯文，实际上她当时一半心力用在观察动静上。

第二次在庙里她已然将那两虎收拾完毕，就想走了，彭元又突然冒出来，她怎么还敢逗留？

第三次，也就是适才在那老者的馄饨铺里，她背朝街坐着是怕谢林的腿子一眼识出她，两耳却耸起，注意外边动静，因为她路途上就发觉有人跟踪在后，进了城又和李、张两人打个照面。城里街上人众，易躲易藏又易溜，那两个只凭蛮力的废物点心未必能把她怎么样。彭元偏偏跑来又撞又砸，闹了个不亦乐乎。谢珠从小不喜别人助她，“我又没请你，你不是多事么！”在这种情况下。她对彭元讲出“相助一臂”，已经够难为她的了！

这次却不同了。她知道自己同时落到六个强敌人手里，再无逃出魔掌可能。她嘲笑谢林固然出于仇恨，也为了激怒他，使之一刀杀死自己，免得多受折磨。再没想到那男孩子第四次出现，有勇有谋地将自己救出来。听彭元说了“区区一臂”，就转身要走，知他不满，心中不免歉疚：他原都是好心，也难怪他生气……于是追上彭元。

彭元见她这样，反觉有些过意不去，停住脚步说：“他们抓你，到底为了什么呢？”谢珠自己似也不甚了然，歪头想了想说：

“那六个人里头有个叫谢林的，是我仇人，另外五个，像

是他找来的帮凶。这六个汉子分作三伙儿，在宣城时就开始追我。我在宣城跟他们周旋了一个多月，到底呆不住了，就逃出城来，不想他们紧追不舍追，我今天碰到这两个，明天又碰到另外两个。我有时往东南走，有时又折回去，反反复复，就有和个月过去。我先时还以为这几个都是谢林那家伙的好朋友，今天看他们勾心斗角，又不像了。那个叫黄子善的老家伙又说出个‘季大人’等他们抓我回去，这么看，谢林那狗贼死命要抓住我恐怕还有别的原因。他们如要杀我斩草除根，不要说这一路上，就是在宣州城内，也早杀了一一他们多少人哪！我也奇怪，为什么只想活捉。”

彭元说：“他们要捉你，你远远地逃走就是，怎么还寻到他们到门上，捉迷藏似的？”

小姑娘眼里闪光：“还用问？我要杀那姓谢的报仇呗！”

彭元又问起结仇始末，小姑娘四下里看看说：“这里不便讲话，如不嫌弃，就请到寒舍一叙如何？”

彭元好笑：又来了！看那小姑娘十分认真，也不便笑出来，说道：“如此就去府上打扰！”想起那小姑娘在她镇郊的“寒舍”里对二虎下逐客令，一时觉得受宠若惊，不胜荣幸。

两人说着，不觉已到城外旷野，又走了许久，才来到一个荒村。

荒村里一片黑暗，并无一处灯光。这里休说人语，便犬吠也不闻一声。细看四周房子，多数没了屋顶，一片断壁残垣而已。也不知这显然一度人口密集的村子是遭了天灾，还是被入侵的金兵焚毁。乱石碎瓦触目皆是，配上几株高大的枯树。天边一钩冷月，倍显凄凉。

谢珠领彭元绕过一截土墙，进入一个小屋中。这小屋没

了门，因原就不设窗子，倒也避风。谢珠请彭元坐下，转身出去。彭元坐的不过一块土坯，再打量四周，就连社神庙中那样一堆稻草也没有。

谢珠回来，抱着一束枯枝，拣出几支架好，打燃火绒点着。小屋里火光闪闪，顿时有了暖意。

彭元好奇：“贵公子在这官邸住了多久了？”

谢珠“嗤”地一笑：“这半个月里是初次来。不过半月之前同那几个坏家伙周旋时，曾在这屋里住过的。”

彭元也笑：“如此说来，自称是宝邸，也并非虚言了。”

谢珠说：“那是自然！”也在一块土坯上坐下，伸手烤火，又笑道：“这住处却是第一紧要的，要选避风遮雨处，还要隐蔽安全，让几个坏蛋寻找不到。”

彭元点头说：“这我就明白了。你前番惩治双虎的所在，那般荒凉僻静，人迹罕见，原来是为躲避这一伙子！”

谢珠点头：“正是！”

谢珠将自己身世与如何同谢林结仇的事细说了一遍。说时语调平静，一边慢慢地向篝火上添加枯枝。彭元倒听得肚里升腾起怒火，愤然说：

“这个谢林如此下作！早知是这样一个黑心的家伙，不该这样轻易放过他！”想起谢珠晚饭也不曾吃好，同她商量说：

“我这里还带着些点心，如若不嫌，就和我共进，公子意下如何？”心想：这回不是“嗟来之食”了吧？

谢珠笑吟吟点头。彭元提了小篮子上来，也不知他从哪里取出的，将点心一包包掏出来。

谢珠吃着点心说：“也有一年没吃到这样的美味了，真好吃！只怕是也和集上那包子一样，不知是哪里搬运来的！”

彭元问她：“你怎么知道是‘搬运’来的？”

谢珠说：“我郑爷爷军中有个道士，他说自己能为无米之炊，架火烧起空锅来，果然揭开锅盖就有热气腾腾的白米饭。可惜厨下的米因此少了，连刚担来的水也少了一桶！郑爷爷仍旧无法靠他法术解军中除粮之忧。”

彭元说：“提到集上事我倒想请教：你为什么狠狠打那刁钻的胖掌柜一顿？”

谢珠说：“母亲教我武艺，一向告诫不许动手打未习过武艺的人。那胖掌柜虽说是先动的手，我抢他包子又在他动手之前。我怎好吃了人家东西还要打人家？”

彭元想起这事犹自不平：“他岂止打你，他还……还甚是无礼！”

火光中谢珠脸色蓦地更红：“他一直当我是男孩子。如他知道还敢那样子，我不杀了他才怪！”又嗤地一笑，低下头说：“只有笑面虎那个坏蛋认出了我，偏你也跟他一样！”

虽是笑谈，彭元仍有些狼狈，转开话题，说道：“那为富不仁的赃官豪绅也多得很，你轻功卓绝，来去飘忽，去他们宅里取些不义之财，是什么难事？何苦用挨打去换取吃食！”

谢珠叹口气说：“义军吃穿用度，原也有些要取自官府，只是队伍一大，鱼龙混杂，约束稍有不周处，就有人借此营私。有些根子本不正的如谢林之流，更是寻常百姓家也去抢掠，我外公以极严的军令也禁绝不得。他说禁止不得别人也罢，自家子女亲属却断不可有这等事。家父听得百姓怨言，更是十分愤慨，屡屡说好端端事业，怕要断送在这些败类手上了，对我和小姨，则再三告诫，无论从谁那里，绝不可私取一文。虽然家父已归天，生前教诲却不敢稍违！”

彭元点头。那位谢敬一先生虽不过一个郎中，这事上倒是有见识的，令人钦佩。只是他“非礼勿取”的大道理于谢林之辈身上丝毫不起作用，于自己爱女却成桎梏，害得她徒有本领身无分文，沦为乞儿又“不吃嗟来之食”，竟是死路一条了！想到这里，不由出神。

谢珠问起彭元身世，彭元也将秦桧如何害得他家破人亡，自己如何在舅娘家艰难度日，如何在临安城沦为乞丐，如何与秃子结成好友乃至萧菱姐姐不幸遭遇，都讲了一遍。

谢珠凝神听着，时而流下泪来，时而鼓掌称快，两人说得十分投契。枯枝燃尽了，谢珠就去爬上树采折，彭元见她高兴，也不搭手，由着她去尽地主之谊。

谈笑间，东方已然发白，两人又饿了。彭元取出花篮。谢珠却说：“我适才已是‘旅店臭虫，在家吃客’了，怎好再讨扰？你且稍待！”转身出去，少时便回来，手里倒提着一只狸子，狸子颈上插着一支闪亮的小叉，沿着叉柄向下滴血。谢珠挽挽袖子，动手剥皮，收拾干净后，就在火上烧烤起来，不一刻，香味扑鼻。她扯下一只后腿，笑嘻嘻捧给彭元，嘴里说：

“荒村野舍，无以待客，权且充饥，彭爷休嫌怠慢！”

彭元双手接了：“谢兄太谦！就是临安城中，哪里去寻这样美味？”咬了一口，果然鲜嫩，便大嚼起来。

两人说笑着，吃得十分欢畅。看看一只狸子就要吃尽，彭元问道：“谢兄还想继续同他们纠缠么？”

谢珠眉毛一扬：“须是他们同我纠缠！这样也好，倒免得我费力去寻了！不杀了这个谢林，我绝不罢休！”

彭元说：“既如此，我就再助你一臂！”

谢珠恼火：“这事不用你管！”

彭元兴叹：又是一个萧菱！只是我不助你，他们人多势众，哪一天又把你围住，用网捕了捆作一团，你怎么办呢？心里虽这样想，口里却不敢说出。她是女孩儿，不比秃子兄弟，也不便找借口和她同行。看来只好暗地里跟缀她，由着她去撞，几时再遇凶险，我再出头相助……

那谢珠不再说话，恹恹地，只望着余烬出神。彭元料她倦了，也不便再逗留，偷偷将一串钱放在土坯上，站起身来抱拳一笑说：

“在府上搅扰了一夜，身上也烤暖了，肚子也吃饱了，就此告辞！”

谢珠并不挽留，站起身他送到门口，也一抱拳说：“原该再请彭兄小坐片刻，只怕彭兄倦了，同我一样想睡上一觉，就此别过。彭兄前途多自珍重！”说毕，转身回去了。

彭元大觉泄气，转身依然奔城里去。这一夜两人谈得投契，似已引为知己，谁知分手时这谢珠毫无惜别之意，不但没有，倒像是被客人搅扰得厌烦的主人，一听客人告辞就显出轻松的神气。彭元暗说，好哇，你就连“小坐片刻”也不愿意了！那意思明明白白：你困了，想睡觉。如是暂且分手，也还罢了，却又有“前途多自珍重”的话，分明不想再同我见面。我倒是什么地方惹你讨厌了呢……

彭元走出一段路，这才回过头去又望望。因离得远了，已辨不出那错落交叠的一群黄土断垣中究竟哪一间是谢珠栖身的。晨曦之中，那里笼罩上白雾，倒像是家家炊烟，有无数生命在里边活跃着了。

他又行走了一刻，天光已然放亮。上了一条路，正想着谢

珠火光中一双小手旋动着烤肉的情景，忽觉前边大树后人影一闪。

彭元眼尖，早看出是昨晚以臂撑裂石凳那个大汉。眼睛一扫，见路旁枯草丛里也伏着两人。彭元精神顿时一振：你们几个小子本事不小啊，居然寻到这里来了，也真难为了你们！我没睡，怕是你们也一夜没睡。我不睡没关系，你们不睡怕是要精神头儿不足，出点儿毛病！你们瞧见我了，就别当是我没瞧见你们，还跟我玩儿什么捉迷藏呢？

彭元装没事儿，一直挺着脖子走到那棵大树下才一屁股坐在地上，嘴里说：

“昨天晚上我也从这儿走，一点儿没觉得害怕，今天天都大亮了，怎么从这道儿上一走心里就发毛，怦怦地一个劲儿跳呢？噢，对啦，昨夜是我们俩一起走，今天可就剩下我自己了。万一树后头草堆里躲着什么人，把网朝我脑袋上一扣，那可就算玩儿完！”

说完看看没什么动静，他又自言自语：

“把我网住，一刀把我杀了，这也没什么。大丈夫男子汉，能怕死？我最怕不杀我，捆起来拿鞭子抽：‘你说，你小子到底把姓谢的丫头藏在哪儿了？’这就极糟！说出来吧，对不起朋友；不说吧，还真疼得难受。再者说，那几个小子看着像草包饭桶，其实都有点儿真本事！有个小子硬把石头桶子用胳膊劈裂成两片，还有个小子，抬起一大片石头来就往胸脯子上抡，‘啪’一下子就拍成石头末子了！最厉害的还是个姓谢的老小子。他那功夫简直了不得，一咬牙、一跺脚，好家伙，硬把个鸡蛋捏得粉碎，满手流汤子！”

正说得起劲，猛一抬头，吓得哇一声大叫：“哎哟，你

们要干什么！”

眼前正有五条大汉、一个花白胡子老头儿，手里持着兵刃，一步步向他逼近。

彭元满脸惊恐，两手撑着地，屁股蹭着向后移动，蹭着蹭着，抽冷子跳起来向包围圈外冲去。谢林和黄老者两人没拦住，那孩子竟从他们两人中间，兔子一般蹿了过去。

他朝荒村那边跑，已跑出很远，像是察觉不对，忽然又掉转头，想夺路往这一边逃。姓李的大汉横刀阻拦，见那孩子情急中低头冲来，不由大怒：“你还想来那一手儿！”挥刀朝他直撞来的头上砍去。黄子善急叫：“留他性命！”却已来不及了。钢刀正砍在那孩子头上，只听“当”一声响，像是砍中了石头。姓李的愕然间，那孩子已冲过去了。

六人同时拔步，一齐追上。那孩子边跑边叫：

“救命啊——！他们六个大人欺负我一个！救命啊——！”

如在闹市，他这么一喊还真够让人为难的：明摆着六个大人手里都持着兵刃，死乞白赖追一个赤手空拳的孩子。但这里休说是人，连狗也不见一条，几个人同时想：

“让你叫唤去吧！”

六条大汉都紧追不舍。倘若彭元站住脚同他们周旋，这几位未必不心存忌惮：昨晚李、张二爷吃亏，料来不是假的；六个人守着一个俘虏，竟然丢失，多半也是这孩子所为。刚才更是亲见李爷砍他脑袋一刀，居然没事一般。但是这孩子却拼命奔逃，想是技穷，他们又人多艺高，胆气便都壮了起来。

几人里，白净脸的黄老头子轻功最高，三纵两跳就超越了另五个，跑到最前头。看看就要抓住那孩子肩头，那孩子

突然跌倒。黄老者收脚不住，正绊在那孩子身上，头前脚后，直飞了出去。姓黄的不是等闲之辈，借着摔势在空中一翻，以为这样可以双足站稳。免得在谢林和几个后辈面前出丑，万没想到自己一双脚半空中似被人抓住，跟头翻了一半，竟“噗”地一头撞在地上，几乎把头戳进腔子里去。

黄老者爬起，头皮也抢破了，鼻血也流出来了。老头儿抬眼寻那孩子，见他已爬起抢到自己前头，只是腿一瘸一拐，看来也摔得不轻。

黄子善肚里思量：“我不把他擒住，今日这脸面就丢尽了！”他将身一倾，又追上去，纵纵跳跳，二次到了彭元背后，剑交左手，瘦骨鳞峋的右手弯作鹰爪之状，抓向彭元后心。

说也奇怪，明明爪已及身，收拢起来却是空的，连续数次，都是如此。黄老者细看那孩子奔跑的腿，顿时明白：原来他摔得右腿不敢沾地，接触地面轻轻一点，立即换成左腿，因此奔逃中身体总是一倾一倾的。抓的几次都恰逢他后背猛向前倾，故此抓空。

他试着再抓，依然如此。黄老英雄又胡涂了：怎么他不换腿的时候也抓空呢！

此时不单是黄子善胡涂，另外那五个人也都胡涂了：我们奔跑了这许久，怎么还在这地方转悠？这不还是那棵大树吗？莫非我们跑的不是直路？

再看前头，那孩子又摔倒了，黄老头儿二次绊在他身上。这回老头儿摔惨了，连宝剑都扔出去好远。那孩子跳起，把宝剑抢到手里，气急败坏地叫喊：

“你死追到底，我跟你拼啦！”

他把宝剑举过头顶，朝着黄老头儿就砍。黄老英雄闪过几剑，后边五个人也追上了，二次把这孩子团团围住。几个

人一看这孩子剑法，忍不住都笑了。这小子虽然脑袋硬，看来却全不像习过武功的。他拿着那把剑，倒像攥着根烧火棍，胡抡乱舞，休说什么剑法，他就连剑锋在哪里也弄不清，竟平着往人身上拍，跟打板子似的！

不过说来也奇怪，他这一通胡抡竟把黄老英雄弄了个手忙脚乱。看老头儿那意思是想空手夺刃，将那孩子生擒活捉，却又一时无法近身。五个人见那娃娃不过如此，都想自己立功，将他捉住，结果自然是一哄而上。

黄子善见他们齐杀上来反而心中着急：为追这孩子，我连栽了两个跟头，如今宝剑也在他手里。倘若这五个里头有谁将孩子制服，把宝剑交还我手里，那我接了剑，可就只能往自己脖子上一抹了！——难道今后还有脸面再立足江湖？

黄子善边躲宝剑边向众人喊：

“你们都退下，这小子交给我了！”

张、李、徐、陈不敢违拗，各自后退了数步。谢林虽也退下，却说了一句：

“我看这老废物未必擒得住那孩子！”

话出了口，谢林陡然一惊：天爷奶奶，这话我怎么竟说出声音来了？怕是不妙！

果然，黄子善突然纵出圈外，白脸变青，盯住了谢林问：

“谢大人这是何意？”

谢林窘态毕露，嗫嚅着说：“我并未想说出，是一时失言了……黄老英雄休怪！”

彭元见黄老者住手，也就不再砍他，将剑往泥土里一插，走过去指指划划说：

“他的意思是讲，他心里想着你是个老废物，根本就抓不

住我，可是嘴里并不想说出来。”

说着，又转向谢林道：“这个就是你的不对了！你心里想着黄老英雄是个老废物，谁也管不着你。可是你在大庭广众之下喊叫出来，别人可就都听见了。在场有这么多人，人人都会想：‘原来黄老英雄是个老废物啊！’这还不算，不但他们当黄老英雄是老废物，他们必然还要告诉别人，这样一来，岂不人人都要说人家老英雄是老废物了？这还不算，大家伙儿还要说：‘姓谢的说黄老英雄是老废物黄老英雄连大气儿也没敢出’。这话传扬出去，你让人家老英雄以后还怎么见人呢！”

谢林早听得火冒三丈，一提刀，逼到彭元面前：“你小子公然在这里挑拨是非，我先宰了你！”

黄子善纵身一跃，拦住他说：“且慢，我已说过这小子交给我料理，你真不服气吗？”

谢林无奈，又退下去，盯着黄子善，心说：“你这老东西好不知羞！看我们把他围住了，你又逞能！有本事，你刚才干什么来着？那孩子是诚心给你下绊子，你当是我们看不出来？跑着摔倒了，应该往前摔，有往后摔的吗？分明是他跑着跑着往后一蹲，这才把你老小子绊个跟头！你他妈的挨人家一撞，差点儿摔成一个窝脖儿烧鸡，居然还第二次上当，连手里的家伙儿也让人家弄去了，不是老废物是个什么？亏你还厚着脸皮跟我耍横。我要是你，我干脆一刀把自己捅死！”

谢林心里一边这么想，嘴就一边滔滔不绝往外说，声音还真洪亮。那四个伴当大吃了一惊：“谢林这家伙今天是怎么了？是不是费了好几个月功夫好不容易抓住那丫头，又让她逃了，这家伙一时气迷心窍，得了失心疯？姓黄的是什么

人，也是轻易能得罪的？”谢林哇啦哇啦说完，自己也凉了半截儿：“这下子算完蛋了！我今天这是得了什么病，怎么心里想什么，嘴就情不自禁地往外倒？”

想要把话收回去，已然迟了。黄老者闷哼一声，左臂封住门户，右手直取谢林咽喉。谢林不肯当众示弱，把心一横，刀刃一转，削向黄子善右腕。黄子善抽臂的功夫，彭元已从地上拔出剑来，掷向老者，嘴里喊：“老头儿接住你家伙儿！”

黄子善接剑在手，气焰更高。谢林挺刀迎战，丝毫不敢怠慢，两人叮叮当当杀到了一处。几个人待要阻拦，哪里阻拦得住？彭元退到一旁，笑嘻嘻说：

“二位慢慢地斗，仔细别碰着。真刀真枪，碰着了可不是玩儿的！我跑累了，找地方歇一会儿去……”

铁网陈一见那孩子要溜，手往腰间一摸，解下一个小小包袱，双手一抖，竟有张大旋网直朝彭元头上罩去。那孩子被罩在网中，粗声粗气喊：

“你胡闹什么！”

铁网陈冷笑：“胡闹的还在后头呢！”用力一扯，网里人登时滚倒在地，被缚作一团。

铁网陈动作熟练无比，紧接着跳上去，一脚将人踩住。姓李的跑上，着急说：“你可真真胡闹，罩张爷干什么！”急忙解网，将张爷放出。

铁网陈一时呆住：活见鬼了，我明明罩住那穷孩子，怎么忽然变成了姓张的？

张爷跳起，用手指着铁网陈鼻子叫：

“还他娘的自称什么‘铁网陈’！连你亲老子也要网住了用脚踩么？”

铁网陈满脸溅珠，一时下不来台，也用手指着张爷鼻子说：“老子网的就是你姓张的鸟汉子！”

姓张的哪里肯受这窝囊气？一抖手里三节棍，劈头盖脑打去。铁网陈闪过，拔出腰间短刀，直逼到姓张的胸前，两人拼命厮杀起来。

彭元心说：“还有两位，也别让他们闲着！”乘着流星徐不备，闪到他面前，照他肚子上就是一拳。流星徐痛得倒吸一口凉气，翻眼问身边的李爷：“铁网陈爷网你好朋友，干我屁事！你为什么打我？”

李爷清清楚楚看见穷孩子打他一拳溜开。你看见了，告诉他“不是我打的”不就完了？可是他恶声恶气地说：

“你小子别他妈的找茬儿！昨儿晚上你就跟我过不去，冷言冷语，说什么居然让个孩子撞得躺倒爬不起。我乐意让他撞！你管得着吗？我在地上躺着碍你什么事？那是人家饭铺的地盘，又不是你们家地方！”

流星徐更恼火：“噢，你肚子让人撞了，就想在我肚子上找回去呀？我一石头打翻那小丫头有功，你看着生气是不是？还弄块大石头砸自己胸脯子显威风！你家徐爷没见识过是怎么着？那玩艺儿连大街上摆地摊儿卖狗皮膏药的都会！”

李爷瞪眼说：“你卖狗皮膏药！”

徐爷说：“谁卖谁知道！”

两个人越吵越凶，李爷抡刀往他头上招呼，徐爷举软鞭招架，终于也打了个难解难分。

彭元盘腿坐在地上看了会儿热闹，心中开始着急：“怎么她还不来呢？”有心去叫她，又想那丫头刁钻古怪，说不

定一叫她，她嫌我多事，反而故意不来。我刚才大喊“救命”，就为让她听见。要么是困极了，睡得太死；要么是我一走，她也从小路溜了，去城里头找谢林……

彭元越想越沉不住气，纵身跳上大树，朝着荒村方向看。这一看他就乐了：

“她来啦！”